

# 炉灰中的懊悔——约伯记详解

## 目录：

### 序言

#### 第一章 概论

- 一、约伯记与诗歌书
- 二、本书的作者
- 三、写作的时间
- 四、约伯其人
- 五、本书的主题
- 六、本书的贡献
- 七、参考书目

#### 第二章 神与撒旦的辩论

- 一、受苦前的约伯
- 二、第一次考验
- 三、第二次考验

#### 第三章 三个可贵的朋友

- 一、朋友相会
- 二、约伯与三友言论的说明
- 三、约伯多言的原因
- 四、约伯的哀歌

#### 第四章 第一循环的辩论

- 一、以利法的言论
- 二、约伯答辩以利法
- 三、比勒达的言论
- 四、约伯答辩比勒达
- 五、琐法的言论
- 六、约伯答辩琐法

#### 第五章 第二循环的辩论

- 一、以利法第二次的言论
- 二、约伯第二次答辩以利法
- 三、比勒达第二次的言论

四、约伯第二次答辩比勒达

五、锁法第二次的言论

六、约伯第二次答辩锁法

七、总结第二循环辩论

#### 第六章 第三循环的辩论

一、以利法第三次的言论

二、约伯第三次答辩以利法

三、比勒达第三次的言论

四、约伯最后的答辩

#### 第七章 一个新的声音

一、以利户的为人

二、以利户的言论

三、以利户发言的结果

#### 第八章 神与约伯的辩论

一、神发言之时

二、神第一次的言论

三、约伯对神第一次言论的反应

四、神第二次的言论

五、约伯对神第二次言论的反应

#### 第九章 疑团尽消，皆大欢喜

一、更深的友谊

二、更美的结局

尾语

## 序 言

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以利法说：「人生在世必遭遇苦难」，意思就是说，世间没有不受苦的人。这一句话，相信大多数人都同意的。苦难的种类很多，它们大多都是些令人难以明白的人生不幸经历。但是在各种苦难中，义人受苦，更是叫人不解，甚至感到愤怒和沮丧。约伯记便是一本解释义人何为受苦的书。神借着本书，将这个奥秘的幔子揭开，使我们得以窥见其真相；并且借着约伯，向一切为义受苦的人，指出了一条「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」的途径。因此，约伯记应当是人人都当细心研读的一本书。

约伯记的篇幅相当长，一共四十二章，在整本圣经六十六卷书中，它的文字却是独具一格。除了首二章和末了一章是真实故事的记录外，其余三十九章全是有关苦难问题的「辩论记录」，可见要用言

语把苦难的奥秘解开，是多么的困难。本书指出，义人受苦最主要的原因，乃是撒旦对义人的攻击，但是这一件事却是经过了神的许可和限制，为要使他得益处，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：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」（耶二十九 11）。

既然义人受苦是一件与灵界有关的事，所以就不单凭人的思想和理论所能解释的。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说来说去，从无一人将矛盾指向「祸首」——撒旦的头上。对于苦难的来龙去脉，始终如在云里雾中。所以本书指出，要明白义人受苦的究竟，必须灵眼被打开，看见苦难后面的秘密根源，并且若要胜过苦难，必须靠超属灵的能力，血气之勇，是难以持久的。

约伯在苦难的「夜间歌唱」（卅五 10），他说：「祂虽杀我，我还要信靠祂」（十三 15），这歌唱显出人的尊荣，这歌声也使仇敌——撒旦听见发抖，逃之夭夭。

苦难也使约伯最后俯伏在神面前说：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」（四二 6），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，神许可撒旦攻击约伯，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。

约伯记虽可使我们明白义人受苦的真相，但是并不保证我们都能有得胜苦难的把握，因为在知道真相的同时，还须我们在对神的认识上，以及信心的长进工作更深追求的工夫。

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，要坚固你的弟兄。」（诗一一九 71）

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」（罗八 28）

焦源濂于加州福瑞门镇

一九八〇年三月

## 第一章 概论

### 一、约伯记与诗歌书

从结构言，旧约圣经可分为四大部分：

- 1、律法书：自创世纪到申命记，共五卷。
- 2、历史书：自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，共十二卷。
- 3、诗歌书：自约伯记到雅歌书，共五卷。
- 4、先知书：自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，共十七卷。

从写作时间言，摩西五经写于以色列立国开始之时；历史书则陆续写于以色列国初兴到亡国的各个不同的时期中；诗歌书大多写于以色列国的黄金时代（唯约伯记例外）；先知书则大多写于以色列国的衰亡时期。

由此可见，国家的简历，须要神的律法；国家的富强，必多有赞美；而当国家衰微时，就须要先知的警戒与教导。我们个人的经历何尝不是如此。

约伯记是五本诗歌书之一，因其大部分都是以诗的形式写出来的（从第三章到四十二章六节）。由

其内容看，我们可以说：

约伯记乃英雄的诗歌  
诗篇乃是敬拜的诗歌  
箴言乃智慧的诗歌  
传道书乃人生的诗歌  
雅歌乃爱的诗歌

又有人称这五本书为智慧树，如此，我们就可以说：

约伯记乃认识苦难的智慧  
诗篇乃得着能力的智慧  
箴言乃处世为人的智慧  
传道书乃人生道路的智慧  
雅歌乃灵交的智慧

这五本书所探讨的内容，都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，有非常密切关系的问题：

约伯记指出：义人受苦之谜，只有神才能解开。

诗篇指出：得能力的秘诀，乃是祈祷。

箴言指出：作个真智慧人，必须敬畏神。

传道书指出：幸福的人生，必须从年幼时起，纪念造物主才能获得。

雅歌书指出：与神相交的最短途径乃是爱。

## 二、本书的作者

圣经学者对于这一点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：

传统的说法，认为作者乃是摩西。可是本书诗的风格，却与摩西所写的其他诗歌不同。

又有学者主张，本书的作者乃是约伯本人。甚至有人认为这个约伯就是雅各的孙子、以萨迦的儿子（参创四六 13）。但是这个说法却不能从圣经中找出丝毫的左证。

若是约伯果真是以萨迦的儿子，他的晚年就距摩西的时代不远了，甚至可能在一短时期中共同生存过。因此，有人认为本书是约伯和摩西二人合作写成。换言之，约伯写了其中大部分的言论，摩西补充了约伯受苦的前因与后果。可是这种说法仍然不过是一种无法证实的猜测而已。

因此，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？迄无定案。不过，我们根据本书的内容可以肯定，这位作者必定具备下列几个条件：

1、他必曾领受深奥的属天启示；因他知道天上神宝座周围所发生的事，得知神与撒旦的对话，并且了解约伯受苦的秘密根源（伯一、二）。

2、他必有圣灵所赐的智慧；因为他能把约伯和朋友们的辩论，全面而又详细地记载下来。不然的话，他必是这个大辩论会的参与者之一，或者至少是一位热心的旁听者。

3、他必是一位犹太人；因为所偶的旧约圣经都是犹太人写的，保罗也说：「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」（罗三 2）；再者，本书原是以非常优美的希伯来文所写的，并且书中凡提到神的名字，都是惯用犹太人的

称呼——「耶和华」。

4、他必是一位博学之士；因本书作者不但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，并且从本书内容所涉及的天文、物理、博物以及人生哲学等学问的探讨言，他必须也是知识渊博的学者。

因此，根据以上诸点，圣经学者认为本书的作者不是约伯，便是摩西。他们如此推论也不能说是毫无理由，只是没有办法证实而已。

### 三、写作的时间

本书写作的时间可能是全部圣经六十六卷中最早的一卷书。因为书中根本没有提及犹太人的礼仪、风俗、祭物、祭司、节日等等于摩西有关的情节，显然是写于神颁布律法给犹太人之前。

再者，书中计算财产的方式，是以牛羊牲畜的数量为标准；而约伯的寿命也与亚伯拉罕、以撒时代之人相当。并且书中提及约伯为他的儿女献祭，这也显明是在律法之前，与挪亚和亚伯拉罕时代之人，家长执行祭司职任的风气相似（参创八 20，十二 7）。因此本书可能写于主前一千八百年至一千七百年之间。

### 四、约伯其人

曾有人认为约伯不过是一位虚构的人物，而本说所有的情节也并非事实，因他们认为书中所记的人和事都太玄妙、太神奇，以致不信是真实的事。他们认为本书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作者以戏剧性的描写，解释一个人人都感到困惑的问题——「义人为何受苦」。

这种说法，实际上是出于不信圣经的启示，也不信圣经的见证。因为圣经明明指出，约伯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，并且以他为古时著名的义人和能忍耐之人的模范（结十四 14,20；雅五 11）。

约伯这名字的意思乃是「受苦」、「遭灾」（afflicted）。他的确经历了一般人所未曾受过，也是难以忍受的大灾难、大痛苦。但是他终于靠着无伪的信心，从苦难中出来。他的经历安慰了无数无辜受苦的人，因为借着约伯他们知道，苦难乃是撒旦对义人的攻击，而神许可撒旦攻击他们，乃是因为祂对义人的尊重和信任，深信他们绝不会因苦难而变质，并且祂要借着撒旦所加的攻击，将义人带到更高的属灵境界里去。

### 五、本书的主题

本书探讨的主题是「义人为何受苦」？这个问题不仅困惑古今的世人，实在也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厉害的挑战。按圣经的启示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全能的，也是全爱的，但是祂却容许义人受苦，这不能不世人对祂的全能和全爱发生疑问。若神果真是全能，是否因祂的爱心不足，以致眼见义人受难折磨，也置之不理；若祂果真是全爱的，祂一定不忍心见义人受苦而不予解救，但是事实上似乎又显出，祂对受苦的义人爱莫能助，我们又怎能相信祂的确是全能的神呢？这实在是一个费解的问题。

对着这个问题，约伯的三个朋友，坚持「因果报应」的说法，这也是一般人所常有的想法。因此他们对约伯的劝勉，非但错误，反而使约伯蒙受不白之冤，使约伯觉得他们仿佛是在他的伤处加盐，另他苦上加苦，却又有口难辨。

对义人而言，若是能明白受苦的原因，他忍受苦难的力量，也可以大大加赠。但是事实上义人最难以忍受，也是令义人难以测透，也是义人本身百思不得其解的。这就是这种苦难令人最难以忍受，也是令义人最容易灰心和跌倒的地方。

为了解开这个苦难之谜，神特别拣选了约伯——古时一个最完美的人，换言之，也是一个最「不应该」受苦的人，神容许魔鬼无情地攻击他，使他受了旷世少有人能忍受的大苦，并且在他受苦的时候，神似乎也隐藏起来，不将苦难的原因告诉他。但是神深知约伯必能以坚强无比的信心，忍受苦难，胜过疑惑，使义人受苦的真相大白，以致让后代千千万万为义受苦的人，大得安慰，大得力量。

从约伯的经历，我们可以知道义人受苦的真相乃是：

1、在有形的苦难背后，有一个隐藏的，属灵气的魔鬼在疯狂地攻击义人。牠不仅是想使他的身心饱受煎熬，牠更重要的目的，乃是摧毁他的信仰。

2、义人所受的苦难，事先都经过神的衡量。祂知道义人所能承受的分量有多少，才容许临到他的苦难实际的分量有多少。并且祂深信，义人必会胜过苦难。

3、义人受苦若是羞辱魔鬼——罪恶的元首——的奇妙途径之一，也是羡慕义人尊贵的途径之一。

4、义人受苦时，神虽可能隐藏，但是并未将他遗忘。祂乃在暗中照顾他，并且预备更美之福奖赏他。可惜的是，义人在受苦时很难觉察得出神的爱心。不过，只要他忍耐到底，必会发现，神实在并非使他徒然受苦。

5、没有苦难，约伯实在会以为自己攀登上灵性的最高峰，似乎已经「得着了」，没有什么再可追求的了。但苦难开了他的灵眼，使他看见属灵的新境界。所以苦难也是引领义人推进更深、更美的属灵世界的导师。

## 六、本书的贡献

由于约伯记解开了苦难之谜，以致使许多义人得知：

1、好信徒不免受苦；受苦的含义可能有三，即试探、试验、试炼。试探的来源是魔鬼，其起因是嫉妒，目的是败坏义人。试验的来源是神，动机是出于尊重和爱心，目的是使义人长进。试炼则是指苦难受受苦之人本身所产生的作用而言，因苦难能炼去他的渣质，使他更纯洁，以致达到成圣的地步，满足神的心意。

2、信徒越好，试炼越重；约伯是古时最好的圣徒，却忍受了非常的试炼，为什么如此？一方面是因为平常的苦难，对约伯而言，根本不足介意，因此完全没有试炼的意义。另一方面，非有他这样坚强的信心，不可能忍受如此猛烈的试炼。对一般人而言，不用说家破人亡，即使是些微病痛或钱财的损失，就会使他不住地怨天尤人了。所以最属灵的信徒，往往是经过极大的苦难而造成的。

然而这话的意思，却不是说没有受过苦的人，绝不可能成为属灵的信徒。因此受苦，因此信徒切不可因怕受苦而不敢作个好信徒，要知道神不喜欢任何人白白受苦，祂使人受苦，总有必须的理由。事实上，许多人连受苦的资格都没有。

3、信徒越经试炼，信心越加坚定；苦难如同使者，有它使命。也许它会摧毁我们的事业，但是却能建立我们的品行。眼泪常是望远镜，能帮助我们看见那遥远的容美天家。雅各说：「你们落在百般的

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」（雅一 2~3）。彼得也说：「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，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」（彼前一 7）。

## 七、参考书目

- 1、圣经要义第四卷；贾玉明着，晨星书屋
- 2、圣经研究（第三册）；史诺·巴斯德着，种子出版社
- 3、约伯与友人；罗培信着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
- 4、JOB, by Francis I Andersen, IVP.
- 5、Why Me God? By Robert Sekper G/C Publication.

# 第二章 神与撒旦的辩论（约伯记一 1~二 10）

## 一、受苦前的约伯

### 约伯记一 1~5

乌斯地有一个人，名叫约伯；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 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五百对牛，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奴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，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，与他们一同吃喝。筵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；因为他说：“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 神。”约伯常常这样行。

约伯生长于乌斯地，即以东地之南，阿拉伯半岛以西的地方。从以上五节短短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粗他是当时一位最完美、最令人羡慕之人，因为他具有：

- 1、美满的家庭；他的家产极其富裕，若以今日价值计算：

羊七千只；约二十一万美元（每只以三十元计）。

骆驼三千只；约六十万美元（每只以二百元计）。

牛三千只；约四十万美元（每只以四百元计）。

母驴五百只；约四万美元（每只以八十元计）。

总共家产净值一百二十五万美元。可见他必是当代的首富之一。

从儿女言，他育有七男三女，个个循规蹈矩，且彼此亲爱，这实在是富有家庭所难拥有的幸福。

从朋友言，他也与一般富翁所交的酒肉朋友不同，他有一些正直且博学的患难之交。俗语说：「观其友，知其为人」，这也证明约伯的为人是何其美好。

- 2、尊荣的地位；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，是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。难怪魔鬼蓄意要打倒他，因为若将约伯打倒了，连带也会使许多人跌倒。主耶稣曾警告门徒的领袖彼得说：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……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叫你不致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，要坚固你的弟兄」（路二十一

21~22)。所以作领袖的人必须谨防撒旦的攻击，若不小心，不仅自己身败名裂，还会绊倒多人。若是坚贞不移，甚至是失败后肯回头，也能坚固许多的弟兄。

3、充足的智慧；从他儿女彼此相爱的生活，和他对儿女的教导，以及从他朋友的辩论看，都可发现他不仅极其博学，并且大有实际的人生智慧。

4、美好的灵性；神指着他二次在撒旦面前见证说：「我的仆人约伯……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」（一 9，二 3），这是极其不简单的事。「正直」是指心里纯洁，没有弯曲。约伯对神、对人的爱是无私的、毫无虚假的。比犹太人的先祖雅各最初的信心实在美得太多了（参创二十八 20~22）。

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」也是他蒙神喜悦，和属灵生活长进的秘诀（参箴一 7，九 10）。约伯不但自己如此行，并且也关心儿女的灵性，时时暗中为他们祷告，又在适当的时候，对他们施与正确的教导，他实在是一个信仰与生活打成一片的模范信徒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约伯是当时最好又是最幸福的人，因为人人所羡慕的幸福，他都兼备了。

## 二、第一次考验

### 1、天上第一次聚会

约伯记一 6~12

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但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但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但回答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 耶和华问撒但说：“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你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”撒但回答耶和华说：“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；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；他必当面弃掉你。” 耶和华对撒但说：“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” 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

作者在介绍了地上的约伯后，开始将我们的眼睛转移到天上去，他要我们知道，天上的神、众天使、以及撒旦都注明在约伯身上。

(1)「神的众子」(一 6)乃是指众天使而言(参诗八十二 1、6)，因他们是神所造的属灵活物，所以称为神的众子。又因都是传达神使命的，所以又称为天使。此外又称为「天军」(诗八四 1)、「守望者」(但四 13、17)。他们的工作之一，是为承受救恩之人效力(来一 14)。

这些天使时常会在神的面前，至于多少时间聚集一次，圣经没有明言。只是指出「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」。可见神是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、治理者，天使时时聚在祂面前敬拜、听命、并报告工作。

(2)撒旦的出现(一 6)在天使的聚会中，「撒旦也来在其中」，表示祂并不属于那些「侍立」在神面前的那些天使之中，但祂却偶然也会突然来到他们中间，并且每一次出现，总是心怀不轨，寻找陷害圣徒的机会。

a、祂的名字；虽然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撒旦的工作，但那里却没有说出祂的名字。本段经文是旧约首次提及祂的名——撒旦。这名字的意思是仇敌、攻击、控告、抵挡，正表明了祂的性格。祂是神



与人最大的仇敌。除了撒旦这名之外，圣经指出牠另外还有不少名字，如：明亮之星（Lucifer 赛十四 12~14）、魔鬼（启十二 7）、别西卜（太十 25）、世界的神（林后四 4）、世界的王（约十二 31），比列（林后六 15）、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（弗二 1~3）、控告弟兄的（启十二 10）、试探人的（太四 3）、恶者（太十三 19,38；约壹五 8）等等。这撒旦，天上虽没有牠的份，但幽暗的世界，以及有罪之人却都在牠的掌握之中，所以牠能洋洋得意地对神说：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」。

b、牠的性格；撒旦的性格与神完全相反。牠不懂什么叫做恩慈、良善、爱心、温柔等等美善的恩赐，因为牠是众善的仇敌（徒十三 10），牠喜爱控告（启十二 10）、说谎、杀人（约八 44）、布散纷争（太十三 39）；牠狡猾（林后二 11）、邪恶（太十三 18）、骄傲（结二十八 1）、残忍（路八 29）；牠最喜欢离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牠是罪恶的根源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牠制造死亡，从这一角度而言，可以说，牠掌握着死权；牠诱人犯罪，以致死后人成为牠和死亡的奴仆（来二 14）。牠苦害人的方法层出不穷，不住用各种方法欺骗人（林后十一 14）、捆绑人（路十二 16）、试探人（太四 3）、对福音的传扬百般阻挠（徒十三 10）；当人听了福音后，就竭力将神的话从人心中夺去（太十三 19）。

c、神为何容许牠存在？撒旦是如此邪恶，神为何容许牠存留到如今呢？千万不要以为是因牠太猖狂，以致神一时无法使牠就范。神的权柄与能力无限，要消灭撒旦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。神所以容许牠存留到如今，实在乃是出于神无限的智慧，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有以下几点原因：

(a) 为了造就信徒的信心与生命（雅一 12；彼前一 7~13）。牠是信徒的方面教员。

(b) 为了使信徒谦卑，牠的攻击，常使信徒不敢骄傲自满，必须紧紧依靠神，才能平安度日（林后十二 7）。

(c) 为了使信徒学习争战，以便将来得奖赏（约壹二 13，四 1~6；启二 7~11,17）。

(d) 为了彰显神的大能（太十六 17~20；林前四 9；弗二 7，三 10），因祂能使软弱的人得胜撒旦。

(e) 为了使罪人悔改，许多人因受苦得以转回到神的怀抱中（林前五 1~6）。

(f) 为了得救的人数尚未满足（罗十一 25）。

(g) 为了神的儿女还未预备好迎见主的再来（启十九 7）。

虽然如此，但神并非无限期地容牠存留，牠的结局早已注定是灭亡的。

d、牠的行踪；神在此问撒旦：「你从哪里来？」并非指神不知牠的行踪。这句话乃含有质问的语气，意即「你作了什么坏事来？」撒旦的回答：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」——充分显露出牠的性格。牠回答的话含意如下：

(a) 骄傲狂妄：任意而行，洋洋得意，似乎使神无可奈何。

(b) 失丧不安：坐卧不安，无处栖身，仿佛龙中野兽。

(c) 狡猾诡秘：遍行四方。神出鬼没，使人防不胜防。

(d) 忙碌不息：到处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（彼前五 8）。因此人若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，易被魔鬼所逞（民十一 4；撒下十一 2）。

(3) 神的荣耀（一 8）；约伯为人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，就成为神羞辱撒旦的器皿。所以神能借着约伯向撒旦说：「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……」。这样的称赞，无疑使得撒旦嫉妒、愤恨欲绝，以致千方百计地寻求毁灭约伯的途径。可惜的是，世界上像约伯这样的信徒很少。昔日所多玛城找不

到十个，今日恐怕连一个也难得了。

从「你曾用心……」这句话，也可以看见三个令人安慰的事实：

a、神自己曾用心察看祂的儿女，因祂关怀属祂的人。所以大卫说：「我几次流离，你都记数」（诗五十六 8）。这样的关怀，是何等的安慰！但撒旦的「留心察看」，却是寻找攻击我们的机会。

b、神称约伯是「我的仆人」。其实约伯并非神所呼召的先知（现称传道人），但是他却是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神的人，神寻找这样的人，看重这样的人（约四 23，十二 26）。

c、神是无所不知的；神对约伯的认识，远超过他的朋友，他自己，甚至远超过撒旦。可见撒旦究竟是 被造者，是有限的，祂既非无所不能，又非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。祂受时间、空间、和全能神的控制。

d、争论的中心（一 9~12）；撒旦用污蔑的口吻向神挑战说：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」换言之，祂要与神争论：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是否真能有纯洁、无私的亲爱关系？

（a）撒旦的看法；「岂是无故」，即表明是有条件的。在祂看来，世上没有一个人事奉神的动机是纯洁的。甚至约伯也不例外，完全是为了求神的祝福，得着更多的财富、身体的健康、家庭的幸福、生活的美满，才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」。在祂看来，人的信仰是自私自利的，若是将他因信神所得的「好处」拿去，人必定会对神自己毫不留情，「当面弃掉」祂。

同时，撒旦也认为神是自私自利的，因神「用篱笆围护约伯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……」，换言之，祂污蔑神用好处牢笼约伯，又不让祂有机会试探、攻击约伯（可见祂早已多少次欲陷害约伯了，只是苦于无从着手）。因此，在祂看来，神祝福约伯并非是为了约伯，乃是为了神自己的好处。

（b）神的看法；神对约伯的善意实在令人感激不已；从前神用篱笆不单护围他，连「他的家」，和「他一切所有的」，都在神的看顾之中；不但如此，神又使「他手所作的」，都蒙赐福，以致事事顺利，家产日增。正因为「神本为善」，所以祂不喜爱人白白遭灾受苦，因此当撒旦建议：「你且伸手，毁他一切所有……」的时候，神决不愿伸手加害约伯。让我们永远记得神的话：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」（耶二十九 11）。

现在撒旦对约伯的为人大大加毁谤，但是神对约伯的信任和尊重毫不摇动，所以祂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撒旦的挑战，容许撒旦去攻击约伯。神深信约伯必能在撒旦的攻击下，屹立不动，祂对约伯的信任和尊重何等坚固。

因此事实上这个争论，使神与人双方都受到严重的考验：对神而言，除了祂的恩赐之外，祂是否仍然能赢得人敬爱的神？对人而言，世上究竟有无人，在神不赐给任何好处时，仍然对祂坚信不移呢？这二个问题的答案，须要由约伯加以解答了。

## 2、第一次灾难

### 约伯记一 13~19

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：「“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；惟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”」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：「“ 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；惟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

给你。”」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：“迦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；惟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”」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：“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；惟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”」

作者说明了天上的辩论后，将我们的眼睛又引到地上所发生的事上来。藉此使我们知道地上的事，常是发源于人眼所看不见之天上的。

从以上经文可以看出，撒旦得了神的许可后，立刻退去，但是牠却没有立即行事，牠乃是等到最合适的那「一天」才下手。并且一经下手，就无所不用其极，以图一网打尽，彻底摧毁，显出其手段的凶狠毒辣。又请注意，牠的手段虽是如此恶毒，但是牠却隐藏自己，好叫受苦之人归罪于神。

从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出撒旦的手段，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(1) 趁人不备；当约伯的儿女都在长兄家中欢聚、一切生活都按常序进行，约伯也按时为儿女献祭祷告，事先没有任何不幸的征兆，在平安之中，突然祸从天降。

(2) 连连打击；四次击打，一个紧跟着另一个。「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……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……」，显见四个报凶信的仆人几乎是同一时间来到。四次击打又是一次比一次更可怕，先是财产荡然无存，后是儿女全部死绝。

(3) 彻底毁灭；「都烧灭了……都死了……。」，约伯一生劳力的成果毁灭一旦，百万富翁立刻一贫如洗；更可怕的是，甚至神所赐的产业——十个儿女，也在转瞬之间全部死去。没有任何儿女留下一句遗言，甚至约伯也没有机会看见他们最后的一面。偌大的家庭，原本充满欢乐与幸福，今日则满了眼泪和悲伤。

(4) 遮掩真相；在这四次攻击里，撒旦利用了「示巴人」和「迦勒底人」——人祸；又利用「天火」和「狂风」——天灾，使人不是怨天，就是尤人，绝不留下蛛丝马迹，认出这是牠的作为。

这种苦难，对一般信仰多神或二元论者，甚至相信宿命论或无神论者，其破坏的力量远不如对约伯那么可怕与沉重。因为他们对苦难的问题似乎都能找到「自圆其说」的答案。例如说，不幸遇到了「恶神」，或是「时运不济」，「命中注定」等等。但是对约伯言，他却是天上人间只有一位真神，并信祂是全能的、慈爱的、公平的、是听人祷告的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祂会容许约伯受到这么可怕的灾难？这不仅是一般人所要诘问的，也必会使约伯内心感到疑云重重。

再者，对别人而言，因生活并不十分完全，祷告也未必真心，因此受苦之时，多少还可以找到一些理由。可是对约伯而言，他完全正直，却仍受灾，且是极重的打击？

从这次撒旦的攻击，我们实在看见人远非撒旦的对手，一旦神撤去祂对人的保护，人就如羊羔被交给饿狮一般，忍受宰割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所幸的是，撒旦虽恶毒无比，牠仍不能越过神的约束一分一毫，若是不然，约伯的生命早已被撒旦夺去了。

因此我们为自己的平安感谢主恩，因为这全是主的赐予。当我们遇到苦难时，总要相信苦难都已事先经过主的衡量，必是我们所能承当的，我们当刚强壮胆，靠主得胜（参林前十13）。

### 3、约伯对苦难的第一次反应

## 约伯记一 20~22

约伯便起来，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拜，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；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」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

### (1) 他的表现

a、「撕裂外袍、剃了头」；这是古人情感悲痛欲绝的表现（参创卅七 34；约七 6；结九 3、5；利二十一 5）。可见他与我们一样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对切身的遭遇，也会有自然的喜怒哀乐的反应。我们是否认为，约伯以「微笑迎接苦难」更为得胜呢？难道得胜的人必须没有眼泪、没有叹息的吗？若是果然如此，这人可能是一个真正的「铁汉子」，所以对事物麻木不仁了。我们不要如此要求自己，更不当如此要求别人，因为神并不是如此要求我们。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因此祂有最丰富的情感，所以约伯悲痛的反应表明他有丰富的情感，因此令我们觉得他十分可爱。

b、伏身在地下拜，并称颂神；他不仅不弃绝神，甚至也不责怪示巴人、迦勒底人；他乃是像一个无助的孩子，谦卑地伏在神面前求神帮助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安定剥夺了他一切所有的之后，他仍敬拜称颂神像素常一样，这是何等的信心，又是何等的见证！

### (2) 他得胜的原因

a、灵命成熟；虽然他一生活在富裕与安逸之中，但是他却不曾定睛在无定的钱财上，乃是时时过着依靠神的生活，因他在敬虔上操练有素，所以可以担当突然的变故。若是灵命肤浅的人，必定会惊慌失措。

b、观念正确；约伯虽然儿女众多，财富无数，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的产业，他自己不过是受托的管家而已，因此「赏赐」与「收取」的主权在于神，他无权干涉与过问，如今神将祂自己的产业取去，虽然是他一时情感伤痛，并且带来许多不便，但他仍然应当为神多年来让他无条件的享受这一切而感谢敬拜！许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每在遭遇钱财损失或是亲人夭折时，心中怨恨神，信心丧失。这种反应实际上是如同将神的主权夺为己有一般，这是不合理的，也是我们容易有患得患失的痛苦的原因。

c、信仰纯正；他原本就不是为了求好处而敬拜神，因此富裕安逸的生活不能腐蚀他的信心，如今遭遇灾难损失也不能夺去他的信心，所以我们当时时学习作这样的祷告：

神啊，给我恩典——接受不能改变的事；

给我力量—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；

给我智慧——分辨这二者的不同。

d、身体健康；强健的身体和正常的心理，常使我们为人乐观，以致可以承受各方面的打击而不倒。若是约伯的身心不健康，可能虽然他心灵愿意得胜，但肉体却软弱了，甚至会落到神经失常的地步，以致遗羞主名。所以我们不仅该在敬虔上操练，还得锻炼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。

## 三、第二次考验（二 1~10）

## 1、天上第二次集会

### 约伯记二 1~6

又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但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但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但回答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耶和华问撒但说：“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地毁灭他；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”撒但回答耶和华说：“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。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”耶和华对撒但说：“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”

(1) 神对约伯的称赞（二 1~3）；突来的苦难如同突击考试，由于人不及准备，无法掩饰，因此最易显明人的真情。约伯——这个从前未曾受过苦的人，在撒旦第一次打击他的时候，虽然接二连三地突然苦害他，但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，约伯为人的完美应当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了。因此在天上众军的另一次集会时，神向撒旦再一次大大地称赞约伯说：“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辜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”。

(2) 撒旦第二次毁谤（二 4~6）；虽然事已证明约伯是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」，撒旦对他的毁谤完全错误了。但是撒旦却推翻了牠自己第一次毁谤约伯的话，狡辩说，那些钱财的丧失和儿女的死亡，并未使约伯受到真正的考验。牠说：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」，换言之，他毁谤约伯是极其无情自私的人，只要能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其他的牺牲和亲人的死亡，都是无动于衷。撒旦「死不认错」的性格，在此显露无遗，这也说明了，为什么罪人难以悔改回头的原由。

因此，撒旦要求神叫约伯再受一次考验，牠要求神「伤他的骨头，和他的肉，他当面弃掉你」。

由于神对约伯的绝对认识和信任，神又立刻答应了，只是神仍然不愿亲手加害约伯，祂容许撒旦去打击他的身体，只是不许撒旦伤害他的性命。相信众天使都不免为可怜的约伯提心吊胆，一个软弱的人，能承受得住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」打击吗？若是约伯胜过了撒旦的攻击，这岂不是宇宙间一件奇妙的事？这岂不也是人的最大尊荣？

## 2、第二次灾难

### 约伯记二 7~8

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，拿瓦片刮身体。

撒旦第一次加害约伯，似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，直到牠有了最合适的日子才动手。但是第二次行动却显然不同，乃是从神那里得着了许可，立刻就击打约伯，可见牠是何等仇恨约伯，以致迫不及待地要苦害他。

撒旦打击约伯的方法，就是使他从「脚掌到头顶，长毒疮」，真是「体无完肤」，我们无法断定这究竟是什么病症，但是本书却记载了这病的可怕情形如下：

满身毒疮（二 7）

流脓不止（二 7）

皮肤变黑（卅 28）

骨头刺痛（卅 17）

呼吸困难（九 18）

不能入眠（七 4,14）

全身消瘦（十九 20）

他的疾病使他的形体大大变样，甚至三个朋友都无法辨认他（二 12）；他的痛苦是如此大，以致使他这样一个铁骨硬汉也禁不住大喊大叫，甚至不怕别人耻笑地大声哭号（十六 16）。这个可怕的怪病，对他的意志和自尊心是何等大的蹂躏啊！

继家破人亡之后，又换了如此古怪的病，人生的剧变使他在这个趋炎附势的社会里，顿时失去人们的尊敬。他被赶出人群，坐在城外的垃圾中（卅 19），被亲友轻视（十二 4，试剂库 13~19），恶人戏弄（卅 1,9~14），再加上祷告不灵（十九 7），内心又疑云密布（九 17,20~22），他在心灵方面所承受的痛苦又是何等地深沉呢？

### 3、约伯第二次受苦的反应

约伯记二 9~10

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 神，死了吧！” 约伯却对她说：“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哎！难道我们从 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” 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

（1）约伯妻子的信心崩溃（二 9）；虽然本书开始时，一直未提及约伯妻子的为人如何，但显而易见她必定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敬虔妇人。因为我们可以断言，像约伯这样敬虔的人，绝不会娶一位不敬虔的女子为妻；再从他们十个子女的相爱生活言，这也决非约伯一人教养之功，他们必定也是受了母亲良好品行的熏陶。再者，当撒旦第一次攻击约伯时，我们不可忘记那些灾难也是同样地临到约伯妻子身上。甚至我们说，她所承受的必约伯更重，因为一般而言，女子对儿女和产业的情感比男子更加深厚。可是对于这么沉重的痛苦，她都能默然地忍受了，这样敬虔和信心，今日的姊妹中几人能有？相信因着她的同心和同情，在第一次考验时，必然给约伯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与扶助。

但是现在她 灵性崩溃了。她对约伯说：“你仍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，死了吧！” 约伯的「纯正」，原是神所称赞的，撒旦所要破坏的，这也是约伯一贯的见证，现在她却要他放弃！

她劝约伯「弃掉神」，她以为丈夫一生如此忠诚的事奉神，神竟会使他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，这样的神是不值得再信的了。殊不知她要约伯「弃掉神」，这正是撒旦希望约伯所做的事啊！许多人看见自己所爱的人受大痛苦，自己爱莫能助，又以为神不理睬，常常也会落在这种错误中，间接地成了撒旦的帮凶。

约伯的妻子不但信心破产，她的盼望也灭绝了，她认为约伯的病，绝无痊愈的希望，活着不过徒然受苦，既然如此，生不如死，所以她劝丈夫说：“你弃掉神，死了吧！”——不折手段地，甚至不惜以咒诅神的方式，来毁灭自己的生命）她甚至要丈夫作神不许可撒旦作的事（参二 6）。

当约伯贫穷交迫时，他的妻子竟对他提出这么可怕的「忠告」，这些「忠告」竟与撒旦的诡计不谋

而合，对约伯的影响是何等地危险，所以有人说，她是撒旦陷害约伯的最有力的工具。虽然她并非甘心被撒旦驱使，她只是出于一片对约伯怜爱的心，可是这爱心并非建立爱对神的信心上，乃是本于肉体上，以致被撒旦所利用，反而成为加害约伯的毒箭了。这正如彼得劝阻主耶稣去耶路撒冷，以致可以逃避十字架的苦难一般（太十六 22~23）。

（2）约伯仍然纯正不移（二 10）；虽然约伯同甘共苦的伴侣，也是他忍受苦难的最大支柱，现在也倒下去了，但是约伯仍然没有弃绝神，却反而责备那同情他的妻子，斥责她成了「愚顽的妇人」——即不认识神的女人（参诗十四 1）。在他看来，神「赏赐」和神「收取」都是对的，并且神「赐福」和神「降灾」也同样是错的。虽然事实上并不是神降灾于他，但是他这种无论天翻地覆到什么地步，他永远是站在神一边的信心，实在是宝贵极了。人有这种信心是任何灾难所无法打倒的。然而一般人在困苦中，总是欢喜将神的荣耀贬低，以为神作了错事，而不知提高自己对祂的信心，相信祂必有高超的美意。

结果约伯「不以口犯罪」。有人以为这句话暗示他的心已动摇了，心犯罪而来。但是神对约伯的评价却非如此。因着后来神曾两次说：「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」（四二 7~8），可见神并不认为他的虔诚是虚假的。实际上约伯为人的一贯作风，不仅注重行为，也注重内心（参一 5），若不然，撒旦的嘴怎能被堵住？

约伯成为撒旦无法对付的人，牠的一切伎俩已用尽，事实仍然证明约伯纯正，牠完全失败了，牠再也没有什么新的花招可以对付约伯了，牠怎么办呢？牠既死不认错，只好姚之夭夭。

那么，为什么这时约伯的灾病却没有出现奇迹的痊愈和改变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神容许撒旦攻击约伯，并非是因祂受了撒旦的「激将法」，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胜利，乃是除了将羞辱撒旦的荣耀使命赐给约伯外，还有更美更深的旨意含在其中。「深哉！神丰富的智能和知识。祂的判断，何其难测，祂的踪迹，何其难寻」（罗十一 33）！

## 第三章 三个可贵的朋友（约伯记二 11~三 26）

撒旦虽已不知所终，但约伯从此却进入漫漫长夜之中。在他的亲友，甚至他的妻子都厌弃他的时候，从远处却有三位朋友相约，不远千里而来安慰他，由此可见这三位朋友的可贵，也可知神并没有完全将他撇在孤单之中。

### 一、朋友相会

约伯记二 11~13

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提幔人以利法、书亚人比勒达、拿玛人琐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各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，安慰他。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。各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

「朋友」是我们在世为人的最大财宝之一，但也可能是最大的祸根，所以交友不能不谨慎。俗语说：「观其友，知其人」，可见我们若要有好的朋友，必须自己是一个好人。圣经论朋友之道很详细，甚至告诉我们，神愿意与人作朋友，例如神称亚伯拉罕为「我的朋友」（赛四一 8；参创十八 17），又于摩西「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」（出卅三 11）。而且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间时，常作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（路十五 2）；此外祂又向门徒说：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」（约十五 13~15），并且祂说，祂的死是「为朋友舍命」。

圣经中的箴言书论朋友之道最为详尽，而约伯记却是记朋友间的谈论最为详尽，可见神也非常看重约伯与他三个朋友之间的友谊，不然不会用这么多的篇幅记载他们的谈话。他们的友谊有以下的特点：

1、他们是患难之交；这三个朋友究竟是什么人，学者无人能加以确定。有人说，以利法或者就是以扫的妾亚大为他所生的儿子（创卅六 10~11）；比勒达乃是亚伯拉罕经他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幼子书亚的子孙之一（创二十五 2）；琐法是拉玛人，拉玛是犹太地南段的一个地方，因此亦是在以扫所居住的以东地附近。圣经虽然没有说出他们身世的背景，但由他们的言行，我们可以断言，他们都是古时敬畏神之人。既然约伯「在东方人中为至大」，可以揣想这三个人也十分可能的他们族中的领袖了。

一般而言，有钱有势的人很少有很朋友，但约伯并非如此。当他贫病交加，亲友远避时，这三个真够朋友，一听见约伯遭难的消息，就彼此相约，不辞旅途劳苦地，齐心前来安慰帮助他。患难显出了他们友谊真实和珍贵。他们是约伯富足时的朋友，也是他患难时的朋友。这种友谊也被神看为宝贵，因此在末日审判时，要得着永远的奖赏，因为主说：「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」——「你们既作在我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」（太二十五 36、40）。

2、他们是慈爱之友；三位朋友此来的目的之一，乃是「为他悲伤，安慰他」。及至会见了约伯，眼见昔日养尊处优的约伯，如今竟沦落到比乞丐都不如的地步，他们一面惊骇万状，一面禁不住「放声大哭，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头上」。这么真挚的情感流露，非有极深的感情是无法作得出来的，他们实在有「与哀哭的人同哭」的美德。

不但如此，他们又同约伯「七天七夜，坐在地上」，不发一言，若是没有真正的爱，恐怕七个钟头也熬不住了。

3、他们是道义之交；在他们与约伯同坐七天七夜之后，借着就想从「真理」上去帮助约伯，藉此想解除受苦的根源。不幸的是，他们竟错误地以为约伯是因为受了神的惩罚，以致他们非但不能帮助约伯，反而加强了约伯的痛苦，并且招来他激烈的反抗。虽然如此，他们却没有就此罢休，仍然再接再厉地「帮助」约伯到底，为的是实在不愿约伯「执迷不悟」，以致无法从苦难中解脱！虽然他们的「帮助」越久，约伯受苦与反抗越大，但这正证明了他们对朋友的爱心和对真理的坚持。不然他们何必与一个已沦为「乞丐」似的朋友纠缠不清，自讨没趣呢？

约伯三个朋友失败的经历使我们得知，帮助受苦的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除了爱心和道理之外，还得仰望神的启示和神的教导，保罗说：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祂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，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」（林后一 4）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神会使信徒受苦的原因之一，因为非如



此，他不能用「神的安慰」去安慰别人。

由此三个朋友的理解错误，因此他们七天七夜不发一言，对约伯来说，实际上比后来迫切的「谆谆告诫」有益得多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对一个遭灾难的人可能作的最好之事，莫过于安安静静地陪伴在他的左右，至于说话与否，倒不一定是必须的，因为「同在」就是最大的安慰与支持了。

## 二、约伯与三友言论的说明

### 1、次数

从第三章开始，约伯开始吐露苦情，一经开口，言语大有一泻千里之势，他的朋友为了帮助他，也都各述自己的高见，言语也是滔滔不绝。他们每一个人的热情如火，你一言、我一语，四人共发表了十八次谈话，计以利法三次，比勒达三次，琐法二次，约伯的话最多，计有十次之多。这十八次谈话实际是三个朋友轮流帮助约伯的三个循环对话。

### 2、性质

严格说来，这十八次对话并不能说是「辩论」，因为他们并没有认真地针对着「苦难」这个题目来探讨，所以后面说话的人，常常并不理会前面说话之人的内容，因而彼此的话有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连贯性。他们每人只全神贯注地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对别人的意见并不留意；再者，他们很注重辞藻的优美，往往是长篇大论，似乎并不想以理论去说服对方，乃是想以优美的言词取胜，因此这些谈话又仿佛如同演讲比赛一般。

不过他们的讲话却各有其特色，这些特色都反映出他们的性格和理论观点。

### 3、特色

三个朋友说话的方式与约伯最大不同之处乃是：他们向约伯谈论神，而约伯是经常直接向神谈话。对约伯而言，似乎神才是他主要的谈话对象，而不是他的三个朋友。所以在约伯与朋友谈话时，他常会突然转为向神说话，或是自己与自己说话。这一点固然表明了他对朋友的失望，但另一方面也显出约伯内心深处有何等深重的痛苦与挣扎，以及他是在何等殷切地寻求明白祂遭受苦难的真相。

约伯以为神向他变心，这是最令他惊惶和难过的事，因此他要尽力探索其根源，并且用尽一切办法去重建那已失去的关系。所以他在真理的认识上有进步，他的存心也被主看为宝贵。而三个朋友却自以为深知约伯受苦的原因，以教师深知是审判官的态度对待约伯，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不单使他们在真理毫无进步，当然也不能得到神的喜悦。这也是神为什么评论约伯的话胜过他们的原因。

## 三、约伯多言的原因

约伯为什么在三个朋友来安慰他时，最初七天七夜不发一言，以后却「话如狂风」呢（八2）？他的话语是那么尖锐凶猛，使得三个朋友莫不惊吓不已，一致误认这是约伯灵性有病的凶兆。

约伯多言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：

1、朋友热情的感动；若是受苦之人有苦说不出，或是有苦欲说却无人听，的确会令人感到苦上加苦。约伯频频遭灾，又有怪病在身，无论是物质、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打击，他不仅有口难言，且是无人同情和领会。他七天七夜不发一言，正是受苦至极的反应。如今遇到真正同情的人，他的心

得了安慰，于是开口吐露苦情。常言道，话逢知己只嫌少，所以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的说个不停了。他的开口说话，是表明他与我们一样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并非是一个没有情感、麻木的人；他也不是一个超人，因苦难也曾一度使他不知所措，只是现在他的心灵开始复苏了。

2、内心痛苦的流露；约伯所受到的打击，都是突然临到的，他凭着经常在敬虔上操练的工夫，虽然对这些灾难都一一抵挡过去了，但是他尚未完全领会这些打击的苦味。如今经过了一段日子，外面的风浪虽已过去，但是这次灾难前后的种种情景，一幕幕地重复演现在他的眼前，悲伤的回忆如同汹涌的波浪，反复冲击他的内心，自然会令他不能自制，只有借着说话来消灭他痛苦的压力。约伯的节制工夫已经到家，但节制并非等于无动于衷。

3、被神遗弃的恐惧；被亲人遗弃，被社会孤立，是人们最大的痛苦之一。这种痛苦甚至连那杀害兄弟的该隐也觉得难以承担（创四 12~14）；这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到痛苦之一，因这苦使祂连连呼喊：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」（太二十七 46）。约伯一生与神有密友之情，他一向认为自己的一切快乐都是从神而来，并且神更是他福乐中的福乐。他一向谨慎小心，深怕犯罪以致神远离他（一 5），但是现在他所最惧怕的事竟然发生了，不单神所赐的福淡然无存，连赐福的神——他所最宝贵的福，似乎也莫名其妙的失落了。因此，他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向神发出呼喊，他要抓住那位「弃掉」他的神，找回祂来！

综合以上给点，我们可以说，约伯多言，并不是一种病态，乃是他受了苦难的创伤后，恢复健康的过程中所有的一种现象，甚至可说是一种可喜的现象，（因表明在极重的痛苦中，他的心灵开始复苏了。）可惜的是，三个朋友却认为这是反常的，他们急忙想纠正他，结果适得其反，不仅使约伯苦上加苦，也使他的话越说越多，越说越狂。

#### 四、约伯的哀歌（三 1~26）

这一章圣经可以帮助我们体会到一个受苦至极的人，他们内心的黑云是何等的深浓。这种经历在圣经中并不是约伯所独有，因为后来那「流泪的先知」耶利米也曾时时发出类似的哀叹。约伯的哀歌可以分为三段：

##### 1、咒诅自己的生辰：

约伯记三 1~10

此后，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说：“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。愿那日变为黑暗；愿 神不从上面寻找它，愿亮光不照于其上。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日蚀恐吓它。愿那夜被幽暗夺取，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，也不入月中的数目。愿那夜没有生育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。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，咒诅那夜。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早晨的光线；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。

这一段话共有十个「愿」字，它们是约伯在受苦时心情的流露。他认为受苦的人实在不应让他诞生在这个世界上。就像有人所常说的：「生在世上受苦，我何必出生？」约伯有这种思想，表明他有些悲观了。他在平安和丰富时，曾经以荣耀神为他人生的目的，但他不知人在苦难中也能荣耀神。其实

就在他此刻觉得「人活着没有意思」的时候，正是他能更荣耀神的时候。

可是约伯却没有咒诅神，他这「十愿」——也是十个咒诅——都集中在他的生日上，他愿那日那夜「灭没」、「黑暗」、「神不从上面寻找它」——被神遗忘……又愿那日满了「恐吓」，他甚至愿「那也没有生育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」……他这些「愿」是多么荒唐和不合理！后来的耶利米先知，在受苦之时，也曾说过类似的话，甚至比约伯的话更可笑，因为他不但咒诅自己的生日，并且连收生婆和一切向他父亲报信的人都一并咒诅在内（参耶二十 14~18）。这些奇怪和可笑的言语，竟会发源于这么伟大的圣徒口中，不仅令我们希奇，相信也是他们本人始未料及的。由此不能不使我们警惕，苦难容易使人思想混乱与错误。

约伯所以如此咒诅自己的生日，他说乃是「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」——都是为了「我」。可见苦难又容易使人心胸狭窄，只想自己，不顾别人。我们真该向大卫学习，得着他那样的经历：「我在困苦中，你曾扩大了我」（诗四 1 按原意直译）。

## 2、咒诅自己的长成

约伯记三 11~19

“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腹绝气？为何有膝接收我？为何有奶哺养我？不然，我就早已躺卧安睡，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、谋士，或与有金子、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。或像隐而未现、不到期而落的胎，归于无有，如同未见光的婴孩。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同得安逸，不听见督工的声音。大小都在那里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。

约伯在咒诅自己的生日后，又五次说：「为何……？」他为过去后悔，后悔自己为何不一出母胎就死，后悔出世后为什么会有合适的条件使他存活并成长？生活失去目标和盼望的人，常是后悔过去的一切，既怨自己，又怪别人，其实没有一样埋怨是合理的。在这种既无勇气活下去，又无办法挽救过去的光景，约伯不免想及死亡，并且把死亡幻想得十分可爱，是值得他羡慕的了。

在本段中，约伯对死亡的看见如下：

（1）死亡并非消灭；他不相信「人死如灯灭」的道理，他相信在身体死亡后，人的生命仍然存在，因此仍有知觉。

（2）死亡结束了今世一切不公平的现象；在此他举出「君王、谋士、有钱的王子、不到期而落的胎、婴孩、恶人、困乏人、被囚的、督工、大人、小孩、奴仆、主人」都「和平共存」。换言之，没有今世的阶级、贫富、大小等观念，也没有利害冲突、互相倾轧的现象。

（3）死亡后有安息；约伯说在那里「止息搅扰」、「不听见督工的声音」、没有「辖制」，所以人人可「一同安息」，这都是约伯这时所最羡慕的。

约伯以上这种对死亡的看法，显然是并不完全也不正确的。他虽然看见死亡会结束今世社会的一切不公平，但是他却不知道「死后且有审判」——神要监察并报应这一切不公平的事。作恶的人要受永远的刑罚，无辜的人要得着安慰，行善的人要得着奖赏。若是死亡不过是消极的终止人间不公平的现象而已，那么神的公义在哪里？

除此之外，约伯也没有「信徒上天堂，罪人下地狱」的观念，以及「身体复活」的指望。可见他

对死亡的了解很模糊。不过，在与朋友不断的辩论，他对死亡的认识逐渐地清楚和完全了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对死亡的探讨，也是本书的一个很严重的内容。

### 3、渴望死亡

约伯记三 20~26

“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，却不得死；求死，胜于求隐藏的珍宝。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。人的道路既然遮隐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我未曾吃饭，就发出叹息；我唉哼的声音涌出如水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；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”

约伯在此甚至对神流露了不满的情绪。他认为神不应将生命（20节的「光」字与生命同义）赐给受苦的人；他也不满意神，在受苦的人求死时，神又不允他的祈求。这种活着只是受苦的生活，实在是太作弄人了。

显然约伯已经觉得生命不值得留恋，并且成了难以忍受的重担。他不怕死，甚至认为死是可喜乐的珍宝，因此心中渴望早日得着它。虽然如此，约伯却不肯自杀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没有胆量，乃是因为那是得罪神的事，正如他斥责他的妻子的理由一样：即他不肯「弃掉神，死了吧」（二9）。

约伯所以羡慕死，乃是因为苦难仍然一一接踵而来，他说：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」（26节），换言之，他是为逃避苦难而求死。他以为这样受苦的生活实在没有意义，却不知祂这时正是荣耀神的最高途径上。约伯有纯正的信仰，有正确的财产观念，但是他对人生的苦难意义，实在还未认识清楚。

## 第四章 第一循环的辩论（约伯记四章至十四章）

约伯悲观绝望的话虽不是针对三个朋友而发，他的话虽然也没有流露出哀求三个朋友帮助的意思，但是约伯这种「不想活、只想死」的心情，三个朋友却认为是个危险的信号，以为约伯已经濒临堕落沉沦的边缘，他们要竭力挽救他，所以化同情的缄默为热情的劝勉，纷纷开口向约伯说话。

### 一、以利法的言论（四~五章）

#### 1、以利法的简单介绍

（1）他最年长；从最后发言的青年人以利户的话可以看出，昔日的习惯与我们中国的传统相似，就是尊敬长辈，让长辈优先发言（参伯卅二7），以利法既在三友中最先发言，显然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位。再者，从他第二次发言责备约伯的话：「我们这里有白发的、和年纪老迈的，比你父亲还老」（伯十五10），可以猜想得出，他的年龄必是比约伯大得多。

（2）他最有经验；从他的言论可知，他在人生的见识上和属灵的经历上，都是三个朋友中最丰富

的一个。因此他并不是以空洞的理论来安慰约伯，乃是以人生和属灵的经历来帮助他。但是他只看见约伯受苦时外表的「厌烦」、「昏迷」与「惊惶」（四 1~3），又认定受苦必是因有罪，所以在他未发誓之前，心中早已有错误的主见，他的劝言当然就不能触及问题的中心了。但是由于他认识自己的经历是那么清楚和真实，就不知不觉地以为自己有了医治任何疑难的「万灵药」（一般言，强调经验的人，就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的错误之中），殊不知他因此反而成了「一帖药」的庸医。

（3）他最有同情心；虽然他心中认定约伯受苦必是因他犯罪，但是他并没有公开指责约伯，乃是用社会的种种事实和自己所得的启示来暗示约伯，并且他每一次讲话都带着安慰与鼓励的口吻，他实在是一个善良的长者。

## 2、他第一次发言的内容

这是以利法三次发言中最长的一次，其内容可分析如下：

### （1）婉言责备约伯（四 1~6）

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：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。你的言语曾扶助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；挨近你，你便惊惶。」

从这一段话可见，以利法对约伯在苦难中的表现，感到大大失望。虽然他承认约伯从前曾用言语和实际的行动，帮助过许多受苦的人，但是如今当他自己落在苦难中时，却表现得如此恶劣，不仅「昏迷」、「惊惶」，并且还显出「厌烦」朋友劝勉的情绪。他发现苦难显明了约伯不单是一个只会教导别人，不会教导自己的人，并且还是一个不肯接受别人教导的人！因此他一面表示失望，一面本着爱约伯的心，提醒约伯，要他珍惜自己的名誉，保守自己以往的美好见证。

以利法年纪老迈，人生阅历丰富，相信对「只会教别人，不会教自己」的人，已见过不知多少了，如今他发现自己的挚友约伯，也是其中之一，他的心受了何等大的震动！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位令他失望的约伯，竟是神所满意的人，又是令撒旦束手无策的人。人的知识何等浅薄，人的判断何等容易错误，我们去说明别人时，岂能不祷告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？

从约伯被朋友误会这事又使我们看见，一个属灵的领袖常有被人误会和批评的痛苦，因此他必须学会坦然处之。

### （2）讲述自己的见闻（四 7~11）

「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按我所见，耕罪孽、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神一出气，他们就灭亡；神一发怒，他们就消没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。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」

以利法认为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」——这个因果报应的道德律，可以解释社会上一切祸福的问题，所以他劝约伯：「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，有谁灭亡？」他以为只要约伯肯想，一定可以得到自己究竟为何受苦的答案。他却没有想到，约伯正是在想：「无辜的人，究竟为何受苦？」并且正在越想越糊涂之中。

以利法接着就说：「按我所见……」——发表他观察人生百态的结论：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

什么」。他坚信，人受苦，都是因自己犯罪的结果，苦难是神公义的忿怒，那怕罪人一时发达和凶恶如「狮子……猛狮……少壮狮子……」，都无法逃脱神的刑罚。

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常可见到一些「因果报应」的事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还有许多的事，目前还是不能用「因果报应」所能解释的。因今日是神宽容罪人，等待罪人悔改的时候，但在今世的末了，这「因果报应」便可完全解释一切人的命运了。所以当以利法说：「按我所见，耕罪孽、种毒害的人，都照样收割」时，他实在是有意强调他的主见，不然的话，他不免真有点孤陋寡闻了，因为至少在他眼前这位约伯的经历，正是他前所未见的呢！

### （3）引证自己的启示（四 12~21）

「“我暗暗地得了默示，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。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、战兢临到我身，使我百骨打战。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。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；有影像在我眼前。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：‘必死的人岂能比 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主不依靠他的臣仆，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。何况那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？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他帐棚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？他死，且是无智慧而死。’”」

以利法引用了自己的一次属灵经历，藉此证明，无论是人的肉眼所能看得见的现实社会，或是肉眼看不见的灵界真理，都指出人受苦是因人有罪。因此他把自己所得的启示说了出来，以有「从神直接得到的启示」为后盾，盼望达到使约伯听从他这「权威性言论」的目的。

a、见异象之时：夜间世人沉睡之时。

b、见异象的情景：事先有莫名的恐惧，使他白骨打战；异象来到时，心中更加恐惧，甚至他身上的「毫毛直立」。所看见的，乃是一个「不能辨其形状」的灵，那灵曾在他面前经过，并作短暂停留。随后在安静之中，听见有声音说：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」

由于这次见异象的经历有些「阴森恐怖」，所以有人以为这异象不是从神来的。这个判断似乎也太过武断，因为像以利法这样敬虔的人，说谎和受邪灵迷惑的可能性很小的，他这次异象显然是以神无限的公义为中心，在这样一位绝对公义的神显现时，自然会觉得自己卑污不堪、恐惧不已。在旧约圣经中，神屡次向人显现，那些看见神的异象的人，常常有惧怕的感觉，原因也在这里。（参出三 6；但十 7~9）

可惜的是，以利法却将这异象解释错误，并运用错误了。他以为这样一位公义的神是高高在上，藐视一切的。祂对祂的「臣仆」和「使者」——天使——的态度是：既「不依靠」，且常斥责他们「愚昧」；至于世人，神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。人算得什么？人不过是「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土里」——「出于尘土、归于尘土」的东西，既卑贱又污秽；人又是「昆虫」的食物，是必朽坏的，是甚至蛀虫都可以打倒的；再从生命而言，「早晚之间，被毁灭，永归无有……」。

不可否认，以利法所讲的，都是事实，也都是真理，但是却不是全部的事实和真理。不错，神绝对的公义的确使人自惭形秽，但是神却绝不是拒天使和人类于千里之外的神，圣经启示我们：「耶和华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却与心灵谦卑痛悔的人同居」（赛五七 16），甚至祂的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——神与人同在；再者，人虽是尘土所造，但神却将自己的「生气」赐给了他，并将管理万物的权柄交给

了他，虽然渺小的人忘恩负义，犯罪堕落，但是神仍不收回祂的恩情，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致灭亡，反得永生」（约三 16），神对人的心意是何等奇妙！

以利法将神对约伯的信任和看重完全颠倒了，他怎能帮助约伯？

#### （4）举出实际的例子（五 1~16）

「你且呼求，有谁答应你？诸圣者之中，你转向哪一位呢？忿怒害死愚妄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，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。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并无人搭救。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完了，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，他的财宝，有网罗张口吞灭了。祸患，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；患难，也不是从地里发生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“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。降雨在地上，赐水于田里。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。破坏狡猾人的计谋，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。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。他们白昼遇见黑暗，午间摸索如在夜间。神拯救穷乏人，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。这样，贫寒的人有指望，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。」

以利法显然认为约伯的表现是堕落前的一种征兆，所以他在此暗示约伯如同「愚妄人」和「痴迷人」，在受苦时不知悔改，只是一味地「忿怒」和「嫉妒」，结果是被神弃绝，一切祷告都毫无功效。他并且举出一个亲眼看见的事实来警告约伯。

他说，他曾见恶人的势力虽然根深蒂固，但是转眼之间，一切所有的，被连根拔出。他的儿女「在城门口被压」——大庭广众之前被欺压，却「无人搭救」；他的产业不是被别人「吃完了」，便是被人「抢去了」，再不就是「有网罗张口吞灭了」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遭遇呢？以利法说，绝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他说：「人生在世必遭患难，如同火星沸腾」，意即那里有火，那里必有火星沸腾；照样，生在世遭遇苦难，也必有其原因。

以利法在说完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后，接着以一个正面的例子来勉励约伯，这个正面的例子，就是以利法自己，他希望约伯能效法祂，以致可以很快的从苦境转回。因此他说：「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托付祂……」。换言之，他以为，假若他是约伯，他一定在受苦时，不会像约伯那样「失败」，他将安静地仰望神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又是全能的，必会为「卑微的」、「哀痛的」、「穷乏的」、「贫寒的」人施行拯救，却要将那些「狡猾的」、「有智慧的」、「狡诈的」人置于患难之中。

以利法在这一段话里，先是严重的警告约伯，后是轻松的见证自己。他将神的奇妙作为虽是说得相当生动，但是对约伯而言，实际上不过是炫耀自己的风凉话而已，并且正当约伯以为神离弃了他时，以利法又毫不留情的对他说：「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？」以此打消约伯祷告的努力。若是约伯果真因此灰心而放弃祷告，那将是何等可怕的事？所以有人说，一个有属灵经历的人，虽常能帮助别人，但是若不仰望主的引领，常常也最易定别人的罪，将别人陷于无故的黑暗痛苦之中。所以属灵人绝不可自满自是。

#### （5）力劝约伯悔改（五 17~27）

「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因为他打破，又缠裹；他击伤，用手医治。你六次遭难，他必救你；就是七次，灾祸也无法害你。在饥荒中，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；在争战中，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。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，灾殃临到，你也不惧怕；你遇见灾害

饥馑，就必嬉笑，地上的野兽，你也不惧怕。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，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。你必知道你帐棚平安，要查看你的羊圈，一无所失。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，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。你必寿高年迈才归坟墓，好像禾捆到时收藏。这理我们已经考察，本是如此。你须要听，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。”]

以利法在此将「被神惩治者之福」阐明得极其生动，对一般犯罪而被神管教的人而言，实在是一段十分美好的劝言，但是对约伯而言，却是毫无作用。

他所说的福分是多方的，可分析如下：

- a、疾病得愈；他认为病是神惩治人的一种方法，因此只要人认罪悔改，神必定会亲自「用手医治」（18节）。
- b、灾难消除；因为人肯悔改，他可免去「苦难」、「灾祸」、「饥荒」、「争战」、「口舌」、「饥饿」……等一切的灾难（19~22a）。
- c、环境通顺；因着人悔改，地上和田里的野兽都会与人成了朋友，田间的也愿为人效力（22b~23）。
- d、家中平安；不但人平安，连家中的羊群（家产）也平安。不过有人将「要查看你的羊圈，一无所失」这句话，译为「你要眷顾你的居所，不再犯罪」，换言之，家中有平安，是因人心中有平安，已将使人不平安的罪除去了，正如彼得所说：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」（彼前四1）（24节）。
- e、子孙满堂；虽然如今约伯的儿女都已死绝，但以利法却向他说，若肯悔改，不单他的「子孙像地上的青草」那么多，并且他能预知他们个个「将来发达」（25节）。
- f、全寿而终；他断言约伯的病必不致死——若有悔改，且要享足神所命定的年限后才「离世归主」，「好像禾捆到时收割」（26节）。

以利法最后说：「这理我们已经考察，本身如此，你须要听……」，显然，他不单是以三友领袖之身份讲话，并且强调他教训的绝对正确，希望藉此使约伯信服而听从。

这一段话对约伯虽不合适，对一般因犯罪受苦之人而言，这些「福分」虽不免有些夸张，但是这一段话却仍然是对罪人的一篇良好劝勉，并且他所说的这些「福分」，在千禧年时，都将会一一应验在人间。

从以利法的第一次发言，我们可以看见，他对真理的认识，实在比约伯逊色不少。他自认是属灵的权威，认为苦难必是出于神的公义，他不知道，苦难有时可能是出于神特别的许可，为要使爱祂的人蒙恩。约伯对于这一点，虽然也茫然不知，但是他却不肯妄下定论，也不甘心糊涂，他要竭力找出其中奥秘。

以利法又以为物质的富足、生活的安舒，是神对「好人」的赏赐，常人失去这一切时，就必定是神对「坏人」的惩罚；但约伯却认为，美好的物质乃是主的交托，人可以享受，但主权仍在神的手中。因此神赐予，他感谢，神收回，他不单不抱怨，且仍要感谢，他也不千方百计地要「恢复旧观」。因此以利法絮絮叨叨地以物质的好处劝道约伯，能使约伯心服吗？当然不能。若是约伯听从他的话，他信仰的「纯正」就黯然失色了。

在以利法的这一篇劝言中，他「异象」的经历可能对约伯的威胁最大。因为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



人，对所谓「神直接的启示」，自然会畏惧，若是他接受了以利法对这「异象」的解释，一定会在他心灵深处引起极大的风暴。他会想到，若是他一生在主里的追求，结果仍是污秽，那么这位神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有谁能亲近祂呢？想到这一切，约伯在苦难中挣扎寻求神的勇气，岂不是荡然无存？这种信心的破产，其痛苦比物质的丧失，岂不大上千万倍？

## 二、约伯答辩以利法（六~七章）

若我们了解以上的分析，就可以明白，为什么这些「苦口婆心」的话立刻引起约伯极为强烈的反应。约伯的答辩可分析为以下数点：

### 1、言语急躁是正常（六 1~7）

约伯回答说：「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。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，我的灵喝尽了；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。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？牛有料岂能吼叫？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？蛋青有什么滋味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挨近。」

他承认自己的言语急躁，但是人若肯客观地考虑一下他所受的苦，就不致为此大惊小怪地责备他了。他形容自己仿佛像一个被神的「毒箭」所射伤的人，虽然他能忍受肉身的痛苦，但是毒汁已深入他的全身，使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语。由此可见，约伯的狂言乃是他的灵魂痛苦的流露，以为他已被神遗弃了。这一点，却不被三个朋友所了解，实是可惜。

同时，约伯认为以利法的劝言毫无味道，如可厌的食物，因此「不敢领教」。

### 2、切望死亡心平安（六 8~13）

「惟愿我得着所求的，愿神赐我所切望的；就是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。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。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？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？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？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？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？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尽吗？」

他仍坚持求死，且是求神将他杀死。他不怕死，但他怕「不死不活」。他虽然有这样可怕的愿望，但是他说，他的良心却是平安的，因为他一生从来没有违背过神的言语。这正是约翰所说：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」（约壹三 21）。

约伯接着又说出他求死的理由：

- （1）忍受苦难的力气已经用到极限。
- （2）看不见苦难之后有什么结局。
- （3）承担苦难的智慧已消耗殆尽。

以上三个理由，也是一般因受苦而厌世之人所常有的。可是约伯却不知道，在他认为一切都「完了」时，他内心深处仍有神所能赐的能力在支援着他，使他顽强的活下去。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总是常常估计错误，在顺境中，我们是对自己估计过高，以致盲目乐观；在逆境时，却又估计过底，以致悲观绝望。

约伯也忽略了，不怕死固然是勇敢，但不怕在痛苦中活下去，更是勇敢！

### 3、朋友劝言反有害（六 14~23）

「那将要灰心、离弃全能者、不敬畏 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又像溪流干了的河道。这河，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；天气渐暖，就随时消化；日头炎热，便从原处干涸。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，顺河偏行，到荒野之地死亡。提玛结伴的客旅瞻望，示巴同伙的人等候。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抱愧，来到那里便蒙羞。现在你们正是这样，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。我岂说，请你们供给我，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？岂说，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？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？」

约伯认为帮助受苦之人的良药，乃是爱心，但是他从朋友所得到的却正相反，使他不能不怀疑他们前来与他会面的存心，究竟是出于善意或是恶意？他用沙漠客旅渴慕溪水的比喻，来表示他心中的失望。

他认为真正的友谊好比溪水之于沙漠中的客旅，不仅解人干渴，且能使人振作，再奔前面艰难的路程。但以利法的友情却像一条诡计的溪水，平时「结冰发黑、有雪藏在其中」——像是水量丰富得很；但是到了天气炎热，客旅干渴须要之时，顺着它的河道去找，结果有去无回，反而渴死在荒野之中，使在大道上等候的伴侣，在长久的焦灼等待之后，不仅失望，并且加添了因朋友死亡的悲哀。约伯认为他的情形正是如此。他遭遇苦难并未发出呼咏，请求朋友前来帮助他，乃是这三位朋友「不请自来」的，他们的来到，曾给约伯的内心带来极大的希望，以为 he 可以从朋友那里得着同情和安慰，作为他得胜苦难的力量，但是不料，所得的却是更大的羞辱和痛苦！

约伯认为，他们所以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定他的罪，乃是因「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」，意即被神加给约伯的大苦所吓坏了，因而不辨是非地，急忙站在神的一边来定他的罪，免得他们自己也落在苦难之中。

约伯如此讽刺朋友，虽是十分泼辣，但是不能不承认，也有他的道理，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，又坚信苦难是神加给他的，现在以利法又定他的罪，他实在感到冤枉。

### 4、指出错误愿悔改（六 24~30）

「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！但你们责备，是责备什么呢？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，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？你们想为孤儿拈阉，以朋友当货物。现在请你们看看我，我决不当面说谎。请你们转意，不要不公；请再转意，我的事有理。我的舌上，岂有不义吗？我的口里岂不辨奸恶吗？」

约伯将心中的失望倒出来之后，他理直气壮的要求朋友，大胆地指出他的罪来。正直的话，他愿立刻降服，但是他要求朋友不要一味地旁敲侧击，只是想在他的言语上找漏洞。他承认自己的话如同狂风，因为这是绝望之人的最后挣扎，是无人能阻挡的。他们若想在他的言语上下功夫，只是徒劳无益，不过显明他们对他残忍无情而已。这如同向一个已死之人追债，甚至将责任归在他遗留的孤儿身上；又如同将朋友当为使自己得利的货物一般（27 节）；也有人将 27 节译为：「你们苦害孤儿，你们为

朋友掘坑。」

在这尖锐的责备后，约伯要他们正视他的面孔，看他是否像一个说假话的人。他认为，只要他们客观公正，就可以看出他是无辜的，他的狂言是与罪无关的。

#### 5、人生短暂多痛苦（七 1~10）

「人在世上岂无争战吗？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？像奴仆切慕黑影，像雇工人盼望工价；我也照样经过困苦日月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呢？我尽是反来复去，直到天亮。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，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“求你想念，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，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。观看我的人，他的眼必不再见我；你的眼目要看我，我却不在。云彩消散而过；照样，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。他不再回自己的家，故土也不再认识他。」

约伯在痛斥以利法之后，就转向神倾吐他的苦情，这也是他以后与朋友反复辩论时，所常有的习惯。他向神所说的这些话，有诉苦、有哀求、有抗议、甚至也有撒娇。他实在是一个与神有密友之情的人。在这一段话中，约伯透露了他身体因疾病所受的折磨是何等大，使他对人生完全厌倦了，所以他用了许多比喻来描写人生，将一个没有指望、没有神的人，一生是何等虚空痛苦，描写得十分生动：

「人生如戏场」（七 1）；满了倾轧，没有平安。

「人生如奴工（牛马）」（七 1b~4）；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。唯有黑夜才能得片时的安宁。（七 6）；所谓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」，乃是形容人生的短暂易逝，但是若是能织出「金线衣」（诗四五 13），或是「细麻白衣」（启十九 8），倒可告慰此生，只怕所织乃是「蜘蛛网」（赛五九 5），或是「虚空衣」（启三 17），那人就有祸了。

「人生如气息」（七 9）；人生的脆弱实是不堪一击。俗语说：「今夜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早穿不穿」，所以神劝我们：「你们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，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打算的，当日就消灭了。」（诗一四六 3~4；参诗七八 39，一〇四 29）。

「人生如云烟」（七 8）；云烟变化莫测，且会在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约伯认为他的一生也是如此，一旦离开人世，即刻被世上的人忘得一乾二净，甚至连神自己也永远不可能在地上找到他了。（他似乎在此向神表示，这是神自己的损失，神将会为此而后悔。）显然，约伯虽然不相信「人死如灯灭」的道理，但是他尚不明白义人身体会复活的道理。

#### 6、人算什么令主惜（七 11~21）

「我不禁止我口；我灵愁苦，要发出言语；我心苦恼，要吐露哀情。我对神说：我岂是洋海，岂是大鱼，你竟防守我呢？若说，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；你就用梦惊骇我，用异象恐吓我。甚至我宁肯噎死，宁肯死亡，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。我厌弃性命，不愿永活。你任凭我吧！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。人算什么，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每早晨鉴察他，时刻试验他。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，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？鉴察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于你何妨？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？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，你

要殷勤地寻找我，我却不在。”」

苦难能够挫折人的志气，约伯受苦也是如此。由于他深信他的苦是从神来的，他既无力反抗，也无法逃脱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究竟神为什么会如此待他？他向神说，他既不是凶涛骇浪的洋海，也不是翻江倒海的大鱼，神何必小题大做，如此严格地防守他呢？他日间满了痛苦，只盼夜间能够安眠，但到了夜间，神又用恶梦和可怕的异象惊吓他，使他活得如此苦，死有死不成，神为什么如此作弄他呢？所以他向神说，他「不愿永活，你任凭我吧！」

约伯又想到，若果他真是因犯罪而受苦，神又何必值得为这事斤斤计较呢？一个渺小的人犯罪，能对伟大的神构成什么威胁？若是人自己都不知道犯了什么罪，便一定是微不足道的事，神何必「每早晨监察他，时刻试验他」？何不赦免他，或是除掉他的罪？人的一生如此短暂，何必不让他自由自在活几年？事奉神的天使有千千万万，多一个人或是少一个人，又算得什么？何必一定要用「慈绳爱索」来束缚他呢（何十一4）？

当我们被神奇的恩典感动时，我们常会像大卫那样向神说：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」（诗把3）；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时，我们往往也会像约伯这样说：「人算什么……你竟每早晨监察他」。其实，人的本身的确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人却是神心上的人，祂施恩是出于爱，祂试炼也是出于爱！正好必儿子可以自暴自弃，看自己算不得什么，但父亲却不轻看儿子，永远看儿子为宝贵一般。如果约伯能看看十字架上的主，就可以知道，正是因为神的爱心是如此伟大，所以祂才会这么严谨地注意渺小之人的罪恶问题，以致甘愿为罪人流血赎罪！

因此，神的伟大和尊荣，应当使我们快乐和谦卑，而不是令我们惧怕和自卑！

### 三、比勒达的言论（第八章）

#### 1、比勒达的简单介绍

他名字的意思是「神所亲爱的」（Darling of God）。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是个拘谨守旧的保守派。在真理上，他完全以古代圣贤为权威，甚至认为所有的真理，都已被古人发掘净尽，后人没有「新发现」的可能了，因此，他忙碌地「考古」，盲目地崇拜古人，以致思想完全被遗传所拘束，使他不能忍受约伯在苦难中非但不谦卑认罪，反而多言多语，大胆争辩的态度。

他的同情心显然必以利法淡薄得多，因他一开口就假定约伯的儿女犯了罪，（八4）因此他的「劝勉」比以利法更加有害无益。

#### 2、比勒达第一次发言的内容

##### （1）言如狂风到几时（八1~3）

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：「“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？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？神岂能偏离公平？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？」

三个朋友不约而同的在开口之始都是责备约伯多说狂言（参四2，十一2）。他们都犯了同样的毛病，即以为受苦的人只当默然不言地忍受苦难，若要开口，只当说认罪悔改的话，不然，就是不谦卑、顽梗，以致罪上加罪，因为他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，苦难必是祂刑罚的手段。其实，约伯何尝不相信

神是公义的？只是他现在的经历使他无法解释这一点而已，他的多言，一方面是苦闷的发泄，另一方面，正是他竭力寻求完满答案的表现，不然的话，他早已闭口无言了。

我们当从三个朋友的错误得到提醒，不要以受苦者多言狂言为怪，因而鲁莽地责备活阻拦，乃当仔细地观察他狂言的背后，所隐藏的痛苦和动机，才能给予适当的帮助。

#### (2) 儿女死亡皆因罪（八 4~7）

「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使他们受报应。你若殷勤地寻求 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；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久必甚发达。」

以利法不过是暗指约伯犯了罪，但是比勒达却是大胆地假设约伯的儿女是因犯罪而死。显然，他们与约伯之间的歧见更加深刻了。其实约伯不是常常「叫他们自洁，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」吗？难道所有这些祈祷都落空？约伯相信绝不会如此。但是比勒达却是一个死板的道德主义者，在他看来，世间事都十分简单分明：即人只有二种，一是洁白无瑕，另一则是犯罪作恶；神分别这两种人的方法，也很简单，就是叫好人兴旺，叫恶人衰亡。他循着这个公式，断定约伯一定有罪，也循着这一个公式，劝约伯一面像神求赦，一面端正自己的为人；这样，神必会使他「公义的居所兴旺」，一切福乐会卷土重来。

比勒达并不知道「神是不轻易发怒」的，也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有「为行善而受苦」的可能的，这样肤浅的理论，怎能令人信服？

#### (3) 古代圣贤早明言（八 8~10）

「“请你考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。（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。）他们岂不指教你、告诉你，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？」

以利法是以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劝勉约伯，比勒达则是引用古人的教训来帮助约伯。这样一方既可现实他渊博的学识，另一方面也足以表明他言论是带有权威的。不错，古代圣贤的教训和传统，的确含有极为正确的真理，以及它们可贵的价值。但是这些教训并非是真人的全部，这些传统也并不定是「放诸四海皆准」的法则。比勒达是一个「厚古薄今」的人，他是如此的崇古，以致认为今世的人比之古人，在知识上言，是「一无所知」；今世之人不过是「影儿」而已，毫无意义！保守应当是指持定优良的历史遗产而言，这原本是好的，但是若将保守变为「守旧」，就成了顽梗不化，再也不能进步了。

#### (4) 忘记神者必灭（八 11~19）

「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？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？尚青的时候，还没有割下，比百样的草先枯槁；凡忘记 神的人，景况也是这样。不虔敬人的指望要灭没，他所仰赖的必折断，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。他要倚靠房屋，房屋却站立不住；他要抓住房屋，房屋却不能存留。他在日光之下发青，蔓子爬满了园子。他的根盘绕石堆，扎入石地。他若从本地被拔出，那地就不认识他，说：我没有见过你。看哪，这就是他道中之乐，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。」

这一段话是很优美的诗，论到忘记神之人的下场，与以利法论义人蒙福之诗（五 17~26）可媲美，相映成辉。他说，蒲草和芦荻不能没有水和泥，照样软弱的人不能没有神。那忘记神的人和不敬虔的人（亦可译为假冒为善的人）因此活在世上毫无指望。它们的指望脆弱如同蜘蛛网，随时都有损毁的可能，纵或他像爬满园子的蔓子，其根也扎入石地之中，但是神会刹那之间，将他连根拔出，他的势

力实时荡然无存，连那些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人，也离弃他。所以按他的理论来说，如果人们不能长久的享受物质的福乐，这人的德行必是短暂而虚假的。

#### (5) 神助义人弃罪 (八 20~22)

「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扶助邪恶人。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。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；恶人的帐棚，必归于无有。」

比勒达最后将「二条路」摆在约伯的面前，若是顽梗不化，便休想从神得到帮助；若是悔改认罪，必会有欢乐的结局。约伯何尝不知刚硬必不亨通，悔改必蒙怜恤的道理？在以往的岁月中，他何尝不是经常在神面前悔改认罪（参七 21）？但是现在他并不意识到自己有任何的罪，他如何能假认罪呢？他实际的感觉，正与比勒达的理论相反，就是似乎「神丢弃完全人」了，比勒达怎能了解了呢？这种经历有点像主耶稣为人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犹太人在下面讥笑说：「他信靠神，让神来救他吧！」（太二十七 43），这种无人了解、被人误会的痛苦，实在是极其深重的。

### 四、约伯答辩比勒达 (九~十章)

约伯记第九章与第十章是十分费解的，因为约伯在这两章中，大部分的话都是申诉他对神的疑问和不满（第九 1 节至 24 节，是他向三个朋友流露他对神的不满，而从第九章 25 节起，直到十章的末了，他就大胆直接向神公开的不满了）。他的话是那么疯狂，以致使人难以理解，这个敬畏神的约伯，怎么会如此口不择言的谈论神？

约伯在他的话中，也经常谈论到神「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」（九 10，参五 8），在这一方面，似乎他的论调又与以利法和比勒达十分一致，但是他对神的态度似乎又是那么不「谦卑」与「敬畏」。他为什么与三个朋友迥然不同？

我们不可忘记，约伯属灵的知识和见解，与三个朋友在基本上原是一致的。所以他们对于神的作为和性格有些相同的言论，是不足为奇的。可是，现在他们所谈论的中心却是：「这位伟大的神，究竟为什么如此对待约伯？」（第一章与第二章乃是神与撒旦辩论：这个正直的人——约伯，究竟为什么如此对待神？）三个朋友对于神的这个做法，只是采取看看说说的态度，想以一个简单的答案混过去，但是约伯却被神的这个做法弄得心灵昏眩，思想大乱。他又不肯胡涂受苦，要不惜一切的方法去探索究竟，甚至不惜闯到神的面前，大胆地愤怒质询。这就是他向神出言不逊的隐藏原因了。

约伯答辩比勒达的主要内容，分析如下：

#### 1、叹无才能与神辩 (九 1~4)

约伯回答说：“我真知道是这样。但人在 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若愿意与他争辩，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。他心里有智慧，且大有能力。谁向 神刚硬而得亨通呢？”

对比勒达「神助义人，弃绝罪人」的言论，约伯表示完全同意，但是「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义呢」？这是他感到困惑不解的。因为他坚信自己是义的（参九 15、19、21），然而他却像罪人一般受苦，被神弃绝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他愿意与神辩个水落石出。但是令他最苦恼的是，这一条路又走不通，因为「若愿意与祂争辩，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」——这句话，有两种不同的释法：其一为：「人有千个

问题，神连一个也不理」；另一为：「神问一千个问题，人连一个也答不出来」——这两个翻译都表明人是无法与神争辩的，可是约伯是否就此罢休呢？他又不肯。这岂不表明他要为所不能为吗？

## 2、神工易见神难明（九 5~12）

「他发怒，把山翻倒挪移，山并不知觉。他使地震动，离其本位，地的柱子就摇撼。他吩咐日头不出来，就不出来；又封闭众星。他独自铺张苍天，步行在海浪之上。他造北斗、参星、昴星，并南方的密宫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。他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却不看见；他在我面前行走，我倒不知觉。他夺取，谁能阻挡？谁敢问他，你作什么？」

约伯进一步阐明神的智慧与大能，但是并不是为了赞美和敬拜，乃是更直率地流露他对神无可奈何的痛苦。他从山领大地海洋看见神大能的作为，他也能从日月星辰看见神不可胜数的奇事，但是更不能测度的是，神的性格和祂的行踪！祂把山翻到，山并不知觉，甚至祂就在人身旁，人也毫无知觉。面对这样大能、神秘且「独断独行」的神，约伯似乎自叹倒霉地说：「祂夺取，谁敢阻挡？谁敢问祂，你作什么？」

## 3、满腹疑云论神权（九 13~24）

从表明看，约伯在此似乎是失了理性，以致攻击神了。其实这乃是他无伪信心的流露，因他不怕把他内心痛苦的真情暴露在神的面前，并且他真正的意图不是离弃神，乃是要找到神。

这一段话，又可分为三小段：

### （1）不敢申辩、呼救不灵，惟一出路是恳求（九 13~16）

「“ 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；扶助拉哈伯的，屈身在他以下。既是这样，我怎敢回答他，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？我虽有义，也不回答他，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。我若呼吁，他应允我，我仍不信我真听我的声音。」

约伯认为他已落在这位独断独行之神的忿怒之中，因此无人能将他救出来，甚至拉哈伯——一种最大力的海怪——也不能。他对这位神能作什么？既无胆又无能与神辩论，似乎只有听从比勒达的劝告，向神恳求怜悯了（参八 5）。但是这也未必有效，因为神未必真会听他的声音。

### （2）无故伤害、毫不留情，抗辩只有更定罪（九 17~21）

「他用暴风折断我，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。我就是喘一口气，他都不容，倒使我满心苦恼。若论力量，他真有能力；若论审判，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？我虽有义，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；我虽完全，我口必显我为弯曲。我本完全，不顾自己，我厌恶我的性命。」

约伯再三强调自己的义，因而越发觉得神是无故地攻击他。再想想自己受的苦，竟是如此惨重，以致不知不觉间，以为神不管他的死活。甚至，即使他能得到一个机会与神辩论，但当他一来到神的面前，就会惊吓得六神无主，语无伦次，反而会自己定了自己的罪。

### （3）善恶不分，权交恶人，义人受苦成笑谈（九 22~24）

「善恶无分，都是一样，所以我说：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。若忽然遭杀害之祸，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。世界交在恶人手中，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，若不是他是谁呢？」

甚于约伯绝对相信神是一切事物的主宰，他又深信自己的无辜，因此他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经历，作出一个结论，就是：神对是非善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原则，所以世界上一切的苦难和不公平的现象，都是出于神。这个思想是十分危险，也是完全错误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是约伯的灵性最黑暗、最动摇的时候。我们知道在这个罪恶仍然掌权的世界，的确有时不免会看见「善恶无分」的现象，但是其责任不是在神，乃是在罪人。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，为此祂不得不「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；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」（太五 45），为此，撒旦仍有活动的余地，不仅苦害罪人，也可以苦害义人。但是当得救的人数满足时，神必要显明祂的公义，将义人与恶人永远的区分出来。甚至在今世，神的作为仍是公义，因此决不许可撒旦越过祂的范围去苦害义人，而祂许可撒旦苦害义人，乃是为了使义人得益处、得荣耀。可惜，约伯当时并不了解这一点。

由于约伯在真理上的模糊，请看他将神的形象塑成何等可怕的样式，祂是：烈怒不休的（13节），蛮不讲理的（14~15），不听祷告的（16节），残忍无情的（18节），仗势欺人的（19~20），善恶不分的（22节），幸灾乐祸的（23节），放纵恶人的（24节）。

希奇的是，约伯虽然如此扭曲了神的形象，神却没有发怒，也不表白，只是在那里仔细静听，神的胸怀是何其宽广！再者，约伯虽向神口吐恶言，他却仍然千方百计地去寻找神，可见他内心深处，并不真信神是如此的可怕。他仍深信神是他的希望与喜乐的源头。

#### 4、悲感岁月去如飞（九 25~31）

「“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，急速过去，不见福乐。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，如急落抓食的鹰。我若说，我要忘记我的哀情，除去我的愁容，心中畅快。我因愁苦而惧怕，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。我必被你定为有罪，我何必徒然劳苦呢？我若用雪水洗身，用碱洁净我的手，你还要扔我在坑里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。」

约伯的心究竟是敬爱神的，所以在激动地向神发了「情」打动神的心。

（1）叹人生短暂（25~26）；苦难能使人多愁善感，也会使人思想矛盾。约伯曾咒诅自己活得太长（第三章），但在这里又为人生短暂而伤感了。他在第七章曾用了一些比喻来描写人生的痛苦，在这里他又用三个比喻来形容人生的短暂。

如「跑信的」（a sprinter），有人译为「快跑的人」（含短跑健将的意思）。因古时的消息传递，没有现今的电讯设备，所以靠赖快跑的人来服务。约伯说，他的日子过去如飞，天天所悬念的福乐却毫无音讯。

如「快船」，这是埃及人用芦苇所造的轻舟，转瞬间，消失在海洋的苍茫之中。

如「急落抓食的鹰」，痛苦患难获取他，其势锐不可挡。总之，人生的失望、虚空、痛苦中急速的小号尽净了。

（2）哀求告无门（27~31）；约伯曾多次想振作起来，将悲观的情绪抛开，但是当他一想到神时，他的心就消化如水了，因为他以为神已认定他有罪，无论他如何洁净自己，神仍看他是罪人；无论他如何努力，都不能重新得到神的垂青。他的「苦命」已注定，何必再挣扎？此时的约伯，信心实是已到了最低落的时候。



## 5、深愿世间有中保（九 32~35）

「他本不像我是人，使我可以回答他，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。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双方接手。愿他把杖离开我，不使惊惶威吓我；我就说话，也不惧怕他，现在我却不是那样。」

由于约伯并不甘心神「定了他的罪」，所以他不禁异想天开的，盼望世间有一个法庭，可以审判神与他之间的是非曲直，可是这个希望却无法实现，因为神不是人，双方无法对簿公庭，而且在神与人之间，又无法官可以听讼，不单如此，他还认为，神至今手中仍有刑杖，对他的怒气尚未消退，以致他连说理的勇气都没有，他只有含冤至死了。

## 6、恳求神示怒之因（十章）

约伯刚刚说过，他不敢再向神说话，以免多遭杖责，但立刻又叨叨不休的向神说个不停了。因为他衡量了一下，觉得与其不明不白地含冤而死，不如光明正大的与神争辩而亡，所以他要求神解释使他受苦的原因。

### （1）从神的美善言，无法理解（十 1~7）

「“我厌烦我的性命，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，因心里苦恼，我要说话。对 神说：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。你手所造的，你又欺压，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计谋。这事你以为美吗？你的眼岂是肉眼？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？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？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？就追问我的罪孽，寻察我的罪过吗？其实，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。」

圣徒解决人生疑难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让自己重新温习一下神的荣耀本性和作为，因为祂是不改变的神，而世界万物却是会改变的，因此当我们再一次想起祂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全然公义并慈爱之神时，我们就不会被那些一时无法明白的遭遇所困惑，心灵中的黑暗就不会那么大、那么久了。约伯在此也是如此。他想，神造他的目的，绝不是为了「欺压」和「藐视」，祂也绝对不会以欺善怕恶为美事；并且神对他的了解，绝对不像世人那么肤浅，神也更不会仓促之间，作出对约伯的判断，想到这里，他开始觉得神是知道他无辜的，但是为什么神还使他受苦呢？一定还另有原因，是任何人都无法知道的，所以他说，解铃还须系铃人——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」——关键堵赖神自己。

### （2）从自己的经历言，充满矛盾（十 8~17）

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百体；你还要毁灭我。求你纪念，制造我如抁泥一般；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。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，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我若犯罪，你就察看，并不赦免我的罪孽。我若行恶，便有了祸；我若为义，也不敢抬头，正是满心羞愧，眼见我的苦情。我若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如狮子，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。你重立见证攻击我，向我加增恼怒，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。」

约伯在此，显然将他的一生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。在前期，神用巧妙的心思、和奇妙的作为，将他造成一个完美的人，并且将生命与慈爱赐给他，又眷顾保守他的心灵，真是对他费尽心机，

恩爱有加；但是在他人生的后期，却是一反前态，对约伯似乎是满心憎恶，处处刁难，使他坐卧不安；不单如此，还差遣三个「军兵」，以假见证「更换攻击他」。究竟神心里存着什么目的？难道在神造他时，早已存心要以他为仇敌？约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### （3）怨叹人生的痛苦（十 18~22）

「“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？不如我当时气绝，无人得见我。这样，就如没有我一般，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。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？求你停手宽容我，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，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，可以稍得畅快。那地甚是幽暗，是死荫混沌之地，那里的光好像幽暗。”」

约伯人生上的矛盾无法清除，心灵中的疑问又得不到解释，身体与心灵双重的煎熬，使他实在担当不起，因此又一次怨恨自己的生命。他抱怨自己为什么来到尘世？他何等希望，这个世界没有他这个人。不过现在约伯却不再把死亡看作「得享安息」的所在，他也不再羡慕死亡如同「隐藏的珍宝」（伯三 17、21），他开始有点怕死，因为「那地甚是黑暗，是死荫混沌之地，那里的光好像黑暗」，因此他求神在他未死之先，可以稍为再享受一点「生命的乐趣」。

## 五、锁法的言论

### 1、锁法的简单介绍

锁法为人骄傲自是。以利法注重经历，比勒达注重古人，锁法注重自己。他说话的态度如家长，对持异议者，以严厉的话压服。他自以谓什么都知道，而且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一定正确。因此不知不觉地以为别人什么人都不知道，即或有所知，也是有限的，或是不正确的。所以他一开口，就训斥约伯道：「你岂能……你还能……」（十一 7~8），其实他对约伯的心思，却是一无所知。

在三个朋友之中，锁法可算是最直爽粗鲁的一位，也许他眼见约伯对其他两位朋友的劝勉反应「恶劣」，因而怒气填胸，甚至用辱骂的语气，责备约伯如同「虚空的人」，又如「野驴之子」。他显然失去了同情约伯的心，甚至威吓约伯说：「愿祂（神）亲口攻击你。」他已完全忘记，他前来是为了安慰约伯，不是来攻击约伯的。

### 2、锁法第一次发言的内容（十一章）

#### （1）恨约伯受罚太轻（十一 1~6）

拿玛人琐法回答说：“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？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？你夸大的话，岂能使人不作声吗？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你说：‘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。’惟愿 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；他有诸般的智识。所以当知道 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

显而易见，当约伯与其他二位朋友谈论时，锁法已是越听越不满约伯了，他一开口就控告约伯犯了五样罪：一是多言多语；二是自以为义；三是说谎；四是嬉笑人和神；五是不老实。他见两个朋友无法说服约伯，所以挺身而出，以真理勇士的姿态来教训约伯。他认为约伯所以这样「狂妄」，完全是因为神责罚得太轻，所以他希望神亲自开口来攻击约伯，降更重的灾与他！

锁法哪里知道，正当他以为自己正在为「真理」作战时，他实际上却几乎成了撒旦的帮凶呢？约伯受的苦还不够深吗？撒旦已经用尽了牠一切的恶毒加害于约伯，连撒旦对约伯都智穷力竭了，锁法却仍然认为苦难「太轻」，难道他的心比撒旦更恶毒吗？当然不是！当人自以为是维护真理时，心胸有时会变得极其残忍。

锁法又认为，约伯的「狂妄」，也是因缺少属灵的智能和知识所致，所以他愿神将「智慧的奥秘」指示他，言下之意，乃是他也懂得这些奥秘，他要代表神来作教导的工作。多少时候，我们也常像锁法一样，故作神秘地表示自己知道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属灵奥秘，但结果却是我们所知非常有限，我们的傲慢，不过是自暴自弃而已。

### （2）赞神奥妙难测（十一 7~12）

「你考察，就能测透 神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作什么？深于阴间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其量，比地长，比海宽。他若经过，将人拘禁，招人受审，谁能阻挡他呢？他本知道虚妄的人；人的罪孽，他虽不留意，还是无所不见。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，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。」

撇开他那可憎的教训口吻不谈，这一段话仍不愧为一首很美的赞美诗。它描述神的奇妙和伟大，远超越人的理解力之外。可是他说了一连串的：「你能……你岂能……你还能……」这个种轻视别人的语气，实在另听者反感，好话也淡然失色。不但如此，他又讥笑约伯如「野驴驹子」——又笨又顽梗，更是令人反感了。

### （3）劝约伯悔改（十一 13~20）

「“你若将心安正，又向主举手。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地除掉，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棚之中。那时，你必仰起脸来，毫无斑点；你也必坚固，无所惧怕。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。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，虽有黑暗，仍像早晨。你因有指望，就必稳固，也必四围巡查，坦然安息。你躺卧无人惊吓，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。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”」

锁法的这一段话，与以利法劝勉约伯的话相似（五 17~26），都是劝告约伯悔改。锁法在此论到悔改的四要素：

- a、将心安正——动机要纯正。
- b、向主举手——方法是祷告。
- c、除去罪孽——行为要改正。
- d、不容非义——生活要圣洁。

他又论及悔改所得的福，共有六方面：

- a、仰起脸来——羞耻除去。
- b、坚固无惧——良心平安。
- c、忘记苦楚——灾难消失。
- d、生活光明——满有喜乐。
- e、大有指望——不惧将来。

f、多人求恩——使人得福。

这一番话将义人的安稳描写得不可谓不正确，这也正是约伯在未受撒旦攻击之前的生活写照。但如今用在约伯身上却不恰当，因为约伯并非因犯罪受苦，而且他心所切慕的，不是福分，乃是赐福的神。这是锁法完全没有领会的，他为了促使约伯悔改，最后他严严地恐吓约伯，若是顽梗不化，必要落在永远的黑暗、困苦和绝望之中。

## 六、约伯答辩锁法（十二~十四章）

锁法高傲和粗鲁的言语，自然引起了约伯激烈的反应。他回答的话十分猛烈，也很长，除了最后一次讲话外（二十九~卅一章），这是约伯最长的一次讲话。从他这次讲话的内容看，约伯有了一些转变。首先，他对朋友的心情越来越激动，也越来越不耐烦，因而言语之间，满了忿怒和失望。但对于苦难，他的心却逐渐平静下来，思想开始明朗，信心也更加坚定（参十三 15，十四 13~17），不过「希望」和「失望」的情绪，仍是反复交替地在他心中起伏，所以言语显得有些前后矛盾。

### 1、讽刺朋友万事知（十二 1~12）

由于锁法讥笑约伯无知如驴，又自以为是深知「智慧奥秘」的老师，约伯立刻针锋相对地加以还击，真是唇枪舌剑，双方内心的热烈，自然不在言下。约伯讽刺锁法的内容如下：

#### （1）所知与我一样（十二 1~3）

约伯回答说：「你们真是子民哪！你们死亡，智慧也就灭没了。但我也有聪明，与你们一样，并非不及你们。你们所说的，谁不知道呢？」

锁法自诩为「万事知」的智者，但是约伯毫不留情地揭露，他所知的，不单约伯知，并且有「谁不知呢」？这话真如冷水泼面，使锁法尴尬非常。

#### （2）对我一无所知（十二 4）

「我这求告神，蒙祂应允的人，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；公义完全人，竟受了人的讥笑。」

约伯讥笑锁法，完全抹杀事实的真相，说他既不注意约伯从前与神的关系是何等亲密——他常祷告，神常应允；也不考虑约伯一贯的为人——公义完全，如今盲目地讥笑约伯，定他的罪，岂非无知？

#### （3）是非也都不知（十二 5~6）

「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，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。强盗的帐棚兴旺，惹神的人稳固，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。」

约伯认为未曾受过苦的人，对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常常只会说些风凉话，或是甚至「打落水狗」，肆意定罪。其实，许多人受苦像「滑脚」一样，与罪无关，是人人都可能忽然有的经历。约伯指责锁法正是犯了这种无知的错误。他说，若是强盗发达，锁法必定会以为他是蒙了神的祝福，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义人了。约伯这话虽很不客气，但是却指出了社会上，甚至教会里，一般人的通病，就是以外表的「成败论英雄」，以致巨奸大盗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，诚实善良的人却被人忽视甚至轻视了。

#### （4）当向万物求知（十二 7~12）

「你且问走兽，走兽必指教你，又问空中的飞鸟，飞鸟必告诉你；或与地说话，地必指教你，海

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。看这一切，谁不知道是耶和華的手作成的呢？凡活物的生命和人類的气息都在他手中。耳朵豈不試驗言語，正如上膛嘗食物嗎？年老的有智能，壽高的有知識。」

此段中的「你」字是單數字，顯然約伯是針對鎖法一人所發。約伯不但諷笑鎖法所知有限，他進一步指出，連「走獸、飛鳥、大地和魚」，都可作鎖法的教師！他似乎暗示，這些活物和人一樣，都是神所造的，但是到處都見到「弱肉強食」的現象，是否弱小的活物比壯大的更有罪？為什麼神也不加以干涉和改正？所以他認為鎖法的話毫無智慧。那麼到底了解這些疑難的智慧從何而來？約伯的答案是：「年老的有智能，壽高的有知識」，意即年長具有豐富人生經驗的人才具有智慧。也有人將這話譯為「亘古常在者有智慧，壽高的有知識」，換言之，智能和知識都在神裡面。

## 2、列舉歷史的謎案（十二 13~25）

「在 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謀略和知識。他拆毀的，就不能再建造，他捆住人，便不得開釋；他把水留住，水便枯干，他再發出水來，水就翻地。在他有能力和智慧，被誘惑的與誘惑人的都是屬他。他把謀士剝衣擄去，又使審判官變成愚人。他放鬆君王的綁，又用帶子捆他們的腰。他把祭司剝衣擄去，又使有能的人傾敗。他廢去忠信人的講論，又奪去老人的聰明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，放鬆有力之人的腰帶。他將深奧的事從黑暗中彰顯，使死蔭顯為光明。他使邦國興旺而又毀滅，他使邦國開廣而又擄去。他將地上民中首領的聰明奪去，使他們在荒廢無路之地漂流。他們無光，在黑暗中摸索，又使他們東倒西歪，像醉酒的人一樣。」

約伯在此論及神無限的權能，一方面彰顯在大自然中，另一方面彰顯在世人之中。無論在哪一方面，祂都有絕對的自由，無人能加以反抗，也沒有人能解釋，祂作事的法則究竟為何？所他他列舉了一系列的人物——且多半是人群中的領袖人物——的浮沉盛衰，如謀士、審判官、君王、祭司、有能的、忠信的、老人等等，這些人並非全是壞人，但往往結局都是落愛災難中。這些事實，在人類歷史上，一再重演；甚至邦國的興衰，也是任憑神的心意而決定，沒有人了解其變化的原則究竟為何？

不单如此，神改變人命運的方法，也同樣是高深莫測。有時是用自然災害，有時使智慧人突然變為愚拙，或是被囚的人突然作王……，這一切都是與道德是非無關的，也都是人認為不可能的，但是却一再重演在人間。這樣說來，主張「義人有好結局」的人，如何能夠自圓其說呢？

約伯的確不愧是一個虔誠人，他對任何事，不懷成見，也不因循苟且，因此對事物的觀察，實在比三個朋友深入和公正得多。

## 3、視友言論如爐灰（十三 1~12）

「這一切我眼都見過，我耳都聽過，而且明白。你們所知道的，我也知道，並非不及你們。我真要对全能者說話，我愿與 神理論。你們是編造謊言的，都是無用的醫生。惟愿你們全然不作聲，這就算為你們的智慧。請你們聽我的辯論，留心聽我口中的分訴。你們要為 神說不義的話嗎？為他說詭詐的言語嗎？你們要為 神徇情嗎？要為他爭論嗎？他查出你們來，這豈是好吗？人欺哄人，你們也要照樣欺哄他嗎？你們若暗中徇情，他必要責備你們。他的尊榮，豈不叫你們懼怕嗎？他的惊吓，豈不臨到你們嗎？你們以為可紀念的箴言，是爐灰的箴言；你們以為可靠的堅壘，是淤泥的堅壘。」

在约伯看来，单单谈论神是毫无意义的，这一点，任何人都可以有「高见」发表。事实上，约伯认为在神学理论上，「你们所知道的，我也知道」，但问题的关键乃是：如何将这些理论来解释他实际的经历？三个朋友完全令他失望，生搬硬套地一味定他的罪，盲目地替神说些好话，目的也许不可厚非，但是对约伯而言，他们却是谎言专家，害人的庸医！对神而言，因为他们的言论是出于「不义」、「诡诈」、「欺哄」和谄媚神，约伯认为，非但不能得神的称赞，反而要受到神的责备。

因此约伯讥笑说，他们的「金科玉律」，不过是「炉灰的箴言」——毫无价值；而他们以为千古不移的真理，不过是「淤泥的堡垒」——在现实生活中，毫无用处。因此他说：「惟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」

约伯对朋友所说的话，虽是相当尖酸刻薄，但却能表明他对神的确有深的认识与敬畏。在他看来，神喜悦真诚的冒犯，胜过虚伪（或不义）拥护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神的确是如此公正伟大的！

#### 4、愿于神辩不怕死（十三 13~19）

「“你们不要作声，任凭我吧！让我说话，无论如何我都担当。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，将我的命放在手中？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望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。这要成为我的拯救，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。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。我已陈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有义。有谁与我争论，我就情愿缄默不言，气绝而亡。」

约伯因为对三个朋友失望，所以再度要求他们「不要作声」（5、13）。但是他却要求朋友不要禁止他说话，并且「要细听」他的话（17节）。他要向谁说话呢？他要「对全能者说话……与神理论」（3节）。这「与神理论」的含义，不单指解决纠纷而言，也含有与争论的对方和好如初的意思。其实约伯已多次表示，他不敢与神争辩，因为他已觉得神的性格喜怒无常，难以捉摸，「谁向神刚硬能享亨通？」祂发怒山崩地裂，日月无光，自己与这一位神理论，岂不自找麻烦（参九 12、34、35）。然而但他经过朋友的一番谈论后，他觉得人比神更难对付，因此他决定还是回到神面前「辩明我所行的」，他说，他愿承担任何的后果，甚至不惜死亡！因为这是在无指望中唯一的指望（15节）。有人也将 15 节译为：「祂虽杀我，我还要信靠祂，不过，我仍要在祂面前持定我所行的道」（Though He slay me, yet will I trust in Him, but I will maintain mine own ways before Him）。这两个翻译，都可反映出约伯对神绝对的信心，并且他甚至认为，死亡要「成为他的拯救」（16节），因为一方面解除了他肉身的痛苦，另一方面使他的灵魂可以「到神面前」，他对自己的无辜有何等大的把握！

#### 5、哀求神怜复友谊（十三 20~28）

「惟有两件，不要向我施行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，就是把你的手缩回，远离我身，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。这样，你呼叫，我就回答，或是让我说话，你回答我。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？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。你为何掩面，拿我当仇敌呢？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？要追赶枯干的碎秸吗？你按罪状刑罚我，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。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，并窥察我一切的道路，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。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，像虫蛀的衣裳。」

约伯要恢复与神交通的强烈欲望，在此又生动地表露无遗。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，要求父亲停止

责打和惊吓他，以便双方能和颜悦色地谈个水落石出。他实在不是像以利法所说的那种人——「轻看神的管教」，因他他并非不否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只是他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。他求神光照他、提醒他，他在祷告中提到几种罪，即罪孽（iniquities），罪恶（sins）、过犯（transgression）——即错误、失败、悖逆等，他都愿意一一悔改，只是他自己实在无从知道而已。他想，惟一可能的，是他「幼年的罪孽」，但那是多年以前早已对付清楚了的，祂也绝不会再算旧账，因此他问神，祂这么严严地苦待他——一片被风吹动的落叶，又如枯干的碎秸、灭绝的烂物、虫蛀的衣裳——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
约伯实在也不须比勒达和锁法劝勉才会去寻求神（八 5，十一 13）。因为事实上不是他逃避神，乃是神向他隐藏了，这是他最痛苦。也是最怕的事，所以他一面高呼「你为何掩面」（24 节），一面频述他的苦状，想以情以理打动神的心，使神愿意与他回复亲密的关系。他向神热烈的爱，真值得我们效法。

## 6、悲叹人生的虚空（十四章）

约伯心情悲愤，思潮起伏，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徘徊，不过在悲叹人生的虚空之中，却时时出现了一股安定、清醒与信心的力量（十四 14~17）。内容如下：

### （1）人生短促苦却多（十四 1~6）

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。出来如花，又被割下；飞去如影，不能存留。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？又叫我来受审吗？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谁也不能。人的日子既然限定，他的月数在你那里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；便求你转眼不看，使他得歇息，直等他像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。」

约伯实在想不通，神为什么终日定睛在可怜的人身上。他从三方面谈及人的可怜光景。

第一，从人的一生言，生命十分短促，如同易调的花朵，又如飞去的影儿，人的一生，幸福很少，但患难多多，这样可怜的人，神何忍睁眼看他，使他再受罚？

第二，从人的本质言，是污秽败坏的，因为他原是生在污秽的罪中，这样不洁的人，神何必再化花工夫去洁净他？（可见约伯承认自己是一个会犯罪的人）。

第三，从人的寿命言，神早已定了他的年限，好人不会多活些年岁，恶人也不能早死些日子，像这样命运已经决定了的人，神何必不让他有有生之年，自由自在地活一段日子？

若人不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造的，人在万物中，实在算不得什么——除了犯罪本领特强之外。从这角度而言，约伯的话不无道理。但人却是按神自己的形象造的，祂对人有无限的情意。祂终日定睛在人身上，正是祂无限爱心的流露（参诗一三九篇）。

### （2）人若死亡难复生（十四 7~12）

「树若被砍下，还可指望发芽，嫩枝生长不息，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，干也死在土中；及至得了水气，还要发芽，又长枝条，像新栽的树一样。但人死亡而消灭，他气绝，竟在何处呢？海中的水绝尽，江河消散干涸。人也是如此，躺下不再起来，等到天没有了，仍不得复醒，也不得从睡中唤醒。」

在约伯的时代，神的启示尚未完全，以致他对许多真理尚模糊不清。他因不明白人死后的情景，所以曾一度以为人死之后，不论善恶，将会「一同安息」（三 13~19）；但是在此，他却以为「人死亡而

消灭」。因为没有死后复活的盼望，所以他感叹，人不如被砍下或衰老的树木，因为它们可以死而复生，惟独人死亡如同干枯的湖和河，水份消失，永不重返。可是约伯又将人的死亡称为「睡」，可见他并不绝对相信「人死如灯灭」的道理。

在约伯那个时候（整个旧约时代也包括在内），因为主耶稣救赎的工作尚未实际完成，所以人死后，无论是义人的灵魂，或是罪人的灵魂，一律下入阴间，但是他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所在，义人在福地，罪人在受苦之所（参路十六 19~31）。及至主耶稣成全了赎罪的大工，祂曾下到阴间，将其中义人的灵魂带出，与祂一同升到天上，从此，一切信主得救之人，在死亡之后，身体虽下葬于坟穴，但是灵魂不再下入阴间，乃是立时升天与主同在（参诗十六 10；弗四 8~10；来二 14~15），等候身体复活的日子来到（林后五 8；腓三 20~21；来十二 22~23）。保罗明白了这个真理，就不怕死亡，因为这是「与主同在，好得无比」（腓一 23）。他也不怕为主牺牲受苦，反而以此为无上光荣，因为知道这一切，决不「徒然」（林前十五 58）。从约伯和保罗二位圣徒受苦的不同反应，我们可以看见，明白真理是何等的重要。

### （3）愿藏阴间躲神怒（十四 13~17）

「惟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存于隐密处，等你的忿怒过去；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。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？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，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（“被释放”或作“改变”）。你呼叫，我便回答；你手所作的，你必羡慕。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，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？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，也缝严了我的罪孽。」

约伯在哀叹人死不得复生之后，然后，等待神的忿怒过去，再将他从阴间释放出来。他说，他并不怕在阴间等待，只要神「定了日期纪念」他。十四节中「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，等我释放的时候来到」这句话，可译作「在为我所定的一切日子中，我愿等待，直到我改变的时候来到」（All the days of my appointed time will I wait, till my change come.）。约伯说，那时神和他不仅恢复亲密的交谈，并且也会庆幸所作的乃是一件美事。

约伯这个幻想，实际上并不是「异想天开」，乃是神乐意做的一件事，因为圣经说：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」（来九 29），并且祂已为义人定了日期，叫他们在大灾难之前，身体复活；又为那些不信主之人，定了日期，使他们在千禧年末了受审，永远沉沦（参启二十 4~6、11~15）。人一切合理的盼望，没有一样是神不曾想到和愿意做到的。

可是约伯对自己的愿望却没有信心，他悲观地说：「人死岂能再活呢？」并且过犯与罪孽，都一一数过，封在囊中，等候「总算账」的日子来到！（古时之人没有锁，所以常把金钱、贵重的物品或档，一一清点后，用火漆或其他东西，严封于袋中，以待将来使用。）

### （4）指望灭绝永伤悲（十四 18~22）

「“山崩变为无有，盘石挪开原处。水流消磨石头，所流溢的，洗去地上的尘土；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。你攻击人常常得胜，使他去世；你改变他的容貌，叫他往而不回。他儿子得尊荣，他也不知道；降为卑，他也不觉得，但知身上疼痛，心中悲哀。”」

约伯又以地震和洪水来形容人的命运。地震使山崩地裂，洪水使大地变形，神也照样使人常经变乱，改变他的容貌，使他终于归于死亡，对于人世间的一切，甚至是骨肉之亲，也完全隔绝了。人一



生究竟有何所得？不过是「身上疼痛、心中悲哀」而已。他这番话，实在悲观到极，但是他对于人的本身，在认识上却很高明，因他知道人与禽兽不同，人的痛苦——若是没有神和没有指望的话，实在比禽兽深重得多，因为人不但有肉身（flesh）的痛苦（pain），还有心中（soul）的悲哀（mourn）。

至此为止，约伯与三个朋友已结束了第一回合的辩论。三个朋友都发表自己对于「苦于罪」的言论，论点虽各不相同，但结论却是一致，认为约伯是因罪受苦，所以必须及早悔改，才能从苦境转回。面对朋友们这样地轮番苦劝，约伯非但原封不动，反而心被激怒，苦上加苦，他对朋友不留情地反驳；对于神，他虽无法抗拒祂的大能，但仍然坚持与祂辩论，得回他的理，挽回神的心。他的这个态度，却被三个朋友误认为「执迷不悟」，因此本来只是「猜想」约伯有罪，如今更进一步肯定约伯有罪。为了「挽救朋友免于灭亡」，他们决定更加热烈地警告、责备、劝道。那无辜的约伯将要受更大的苦，自然就在不言中了。

## 第五章 第二循环的辩论（约伯记十五至二十一章）

### 一、以利法第二次的言论（十五章）

当以利法发现，他和两位好友的善意横遭约伯讥讽，他们多年的「研究心得」和「属灵经历」竟被约伯肆意地践踏，他的心不禁怒火上升，以致这位温柔、属灵的长者，也失去了礼貌和温和，开始以严厉的话责备约伯。同时，他更确信约伯是个因罪而受苦的人，并且已邻近「病入膏肓」，难以悔改的地步了。

#### 1、严责约伯的罪恶（十五 1~16）

##### （1）责其狂言如风（十五 1~6）

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：「“智能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，用东风充满肚腹呢？他岂可用无益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？你是废弃敬畏的意，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。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，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。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，并非是我；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。」

以利法认为「言为心声」，而约伯所说的话，在以利法听来，不是「虚空」、「无益」的话，便是「无济于事」的言语，因此他断言，这是因约伯「东风充满肚腹」，不敬畏神，且又不肯认罪祷告的结果（「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」——亦可译作「在神面抑止祷告」）。因此，这些话都是从恶意和罪恶的心所发出。他断言约伯绝不是智慧人（2~3），也不是虔诚人（4节，参雅一 26），更不是义人（5~6）。

##### （2）责其视己聪明（十五 7~10）

「“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？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？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？你还将智能独自得尽吗？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？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？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，比你父亲还老。」

他认为智慧有两个来源，其一智慧是随年龄而增加（7、10）；其二，智慧是因有神的启示（8~9）。若按年龄言，约伯并非受造万物以先的第一人，甚至他们在他们之中，也不过是年青的「后辈」，约伯怎

敢在「前辈」面前「班门弄斧」，自诩聪明？若从神的启示言，纵然约伯有所领悟，但是并非独自得尽神的启示，充其量，所知不过于他们一样，半斤与八两而已。然而以利不知道，「有智不在年高，无智空长百岁」，更不知约伯正在探索神更深的密旨，因此实际上，乃是他自以为聪明了。

### （3）责其对神傲慢（十五 11~16）

「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，你以为太小吗？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？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？使你的灵反对神，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。人是什么，竟算为洁净呢？妇人所生的是什么，竟算为义呢？神不依靠他的众圣者，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；何况那污秽可憎、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？」

以利法显然以神的使者自居，因此把自己所说的话，称为「神温和的安慰话」，把约伯被他们所激怒，以致眼中「冒出火星」看做「反对神」，殊不知他们的话，一点也不「安慰」，约伯眼中冒火，正是被他们的「安慰」逼出来的。

以利法再次提到他所见过之异象的「信息」，就是强调神的圣洁，在祂面前，「众圣者」（天使），「天」都不洁净，何况那为「妇人所生」的罪人（古时的人，似乎都有轻视妇女的倾向）？但他却没想到自己也是由「妇人所生」的啊。

## 2、论恶人的下场（十五 17~35）

「我指示你，你要听！我要述说所看见的，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、传说而不隐瞒的。（这地惟独赐给他们，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。）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，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。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，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。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；他被刀剑等候。他漂流在外求食，说：‘哪里有食物呢？’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。急难困苦叫他害怕，而且胜了他，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。他伸手攻击神，以骄傲攻击全能者，挺着颈项，用盾牌的厚凸面向全能者直闯；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，腰积成肥肉。他曾住在荒凉城邑，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。他不得富足，财物不得常存，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。他不得出离黑暗，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，因神口中的气，他要灭亡（“灭亡”原文作“走去”）。他不用倚靠虚假欺哄自己，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。他的日期未到之先，这事必成就；他的枝子不得青绿。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；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。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；受贿赂之人的帐棚必被火烧。他们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，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。」

以利法在严责约伯以后，再一次自己的人生观察，来证明约伯有罪。他说，他所看见的，正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的，换言之，是一切智慧人所公认的真理，并且历代的事实，已证明其绝对正确。因此，他命约伯「洗耳恭听」。他所说的「公理」，乃是恶人痛苦的下场，并且描绘得十分详细，其一生情景如下：

- （1）充满劳苦（20）
- （2）凶信不绝（21a）
- （3）灾祸突临（21b）
- （4）丧失信心（22）
- （5）一贫如洗（23）

- (6) 胆战心惊 (24)
- (7) 攻击上主 (25~27)
- (8) 孤单无助 (28)
- (9) 陷于困境 (20~30)
- (10) 自欺欺人 (31)
- (11) 劳苦成空 (32~34)

以上十点，有许多完全与约伯当时情景相似，以利法的存心，显然是要证明约伯有罪了。

## 二、约伯第二次答辩以利法（十六~十七章）

由于以利法一口咬定，约伯所受的大苦，正是他犯了大罪的铁证，并且对他予以痛斥。约伯立刻也尖锐地反唇相讥。

### 1、安慰使者令人烦（十六 2~5）

「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。你们安慰人，反叫人愁烦。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？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？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。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，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，又能向你们摇头。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，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。」

第二节亦可译为：「你们都是些令人头痛的安慰者」（Miserable comforters are ye all.），因所说的，全是些不切实际的理论，并且还絮叨不停，正如箴言所说：「妻子的争吵，如雨连连滴漏。」（箴十九 13，二十一 9,19）使人愁烦得无法忍受。

约伯指出，若是他与他们易地而处，他也能很轻易地用这一套「理论」来指责他们。不过，他自信他不会那么作，他将采用新的方法，以同情和扶助的话，作一个真正的安慰者。

### 2、大放厥词控告神（十六 6~14）

「我虽说话，忧愁仍不得消解；我虽停住不说，忧愁就离开我吗？但现在 神使我困倦，使亲友远离我，又抓住我，作见证攻击我。我身体的枯瘦，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。主发怒撕裂我，逼迫我，向我切齿；我的敌人怒目看我。他们向我开口，打我的脸羞辱我，聚会攻击我。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，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。我素来安逸，他折断我，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，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。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，他破裂我的肺腑，并不留情，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，将我破裂又破裂，如同勇士向我直闯。」

约伯承认话多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，但不说话更是如此，因为神不停的加苦难于他，以致朋友仍然可以找到把柄，约伯认为问题的根源乃在神，使他情不自禁地埋怨起来（他在第十三章主要是埋怨人）。他埋怨神不仅使亲友远离他，将他交给恶人，又差「弓箭手四面围绕他」，并且亲自攻击他，神向他「怒目」、「切齿」、「撕裂」、「逼迫」、「折断」、「掐颈」、「摔碎」、「撕裂他的肺腑」、「倾倒他的胆」，并且使他「破裂又破裂」……，他似乎把神形容为猛兽，而他是一只被吞灭的羊羔！

他这些放肆之言，当然是可怕的错误，连世上的父亲都绝不可能如此残忍地对待他的儿女，何况

是天父（太七 7~11）？但是，神为什么不自己申辩？为什么不发怒弃绝他？这乃是因为神「怜恤敬畏祂的人，祂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」（诗一〇三 13~14），祂知道约伯的心并不真信神是如此残忍无情，否则约伯不是早已弃绝神了，为什么他还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神，并恢复亲密的关系呢？

### 3、真光闪闪照心间（十六 15~22）

「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，把我的角放在尘土中。我的脸因哭泣发紫，在我的眼皮上有死荫。我的手中却无强暴，我的祈祷也是清洁。地啊，不要遮盖我的血，不要阻挡我的哀求。现今，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中保。我的朋友讥诮我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。愿人得与神辩白，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。因为再过几年，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。」

这一段话，是约伯带着眼泪说的。他是一个懂得朋友价值的人，在他丧失了一切之后，他现在发现，连最知己的朋友也仿佛如同「敌人」，想到自己痛苦无助的苦境，不禁悲伤得眼泪汪汪。但是正在他悲哀自己的清白，将永远无法得到申雪时，忽然有一些奇妙的真理出现在他的心灵之中，这些真理都是旧约时代很少有人领受的，这些真理是：

（1）在地有血哀求（18节）；虽然他在活着的时候，无人知道他是清白的，但是他相信，在他死后，他的血仍然要在地上为他辩白，并向神哀求。他这个思想，也许是忽然想起义人亚伯的血为自己哀求而来。不过约伯还不知道，神预备祂儿子的血为我们赎罪，祂的血不单洒在地上，更是洒在天上，不但为约伯这样的圣徒，也为一切相信祂的人——脸最不堪的罪人也包括在内——在神面前代求，使他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的施恩座前来，得恩典、蒙怜恤作随时的帮助，「祂的血所说的，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」（来四 16，十二 24）。

（2）在天有我中保（19节）；约伯从前一直在怨叹，他无法找到一个在神面前为他作见证的人（九 33），但在经过朋友紧迫地定他有罪之后，他突然说：「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中保」（「中保」亦可译为「记录」），这是何等奇妙的宣告！

但是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约伯并不十分明白他所说的这些话。这些话乃是神的灵感他说出来的，只是约伯太专心于为自己申辩，以致这些真理并未能带给他很大的安慰与释放。它们好像电光从约伯的心中一闪而逝，约伯的心仍然被笼罩在黑暗中。

如今圣经已明明地启示，主耶稣在天作我们的中保，但是这真理是否也像一闪而过的电光？或是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的大光，使我们无惧于世界的黑暗？

### 4、约伯自勉又自怜（十七章）

「我的心灵消耗，我的日子灭尽，坟墓为我预备好了。真有戏笑我的在我这里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。“愿主拿凭据给我，自己为我作保。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？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，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。控告他的朋友，以朋友为可抢夺的，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。”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谈，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。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，我的百体好像影儿。正直人因此必惊奇，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。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，手洁的人要力上加力。至于你们众人，可以再来辩论吧！你们中间，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。我的日子已经过了，我的谋算、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。」

他们以黑夜为白昼，说：‘亮光近乎黑暗。’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，若下榻在黑暗中，若对朽坏说：‘你是我的父’；对虫说：‘你是我的母亲姐妹’。这样，我的指望在哪里呢？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？等到安息在尘土中，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那里了。”]

因为约伯并不明白「在天有我中保」(十六 19) 的真理，所以他并未能因此得着实际的帮助，他自然无法摆脱「眼见」和「现实」的困扰。他认为，他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，以致他的「呼吸腐臭」(「我的心灵消耗」按英文译)，身体虚弱如同影儿，所以两次说他的日子已到尽头 (1、11)，坟墓在欢迎他，「朽坏」和「虫」如同父母一般，在等待他回家 (13~14)。

约伯怨叹，对他这样一个将死的人，不单没有人同情，反而竟成为众矢之的；不仅朋友戏笑他，连众人也都以他为「笑谈」，并且不住「吐唾沫在他脸上」——(或译成：「我如同痰盂」，或「小鼓」)——意即群众鄙视和侮辱的对象。使他最难过的是，这一切都是神驱使的，是无法扭转的，所以他是今生来世都无指望的人 (15~16)。

可是约伯仍然自勉，「持守所行的道，手洁的人要力上加力」，决不放弃他为人正直的目标。

### 三、比勒达第二次的言论 (十八章)

这位尊崇古人的学者，在第一次发言时，已将苦人的理论发表净尽，他现在还能有什么新的「亮光」发表呢？所以他只有弹旧调，只是将恶人的恶报描写得更离奇、更可怕而已，他想藉恫吓以收说理不能折服约伯的功效。人在词穷之后，常爱挖苦人、并攻击人的伤处，比勒达第二次发言也是如此 (十八 4)。显然，他已渐渐关心自己的名誉，胜过朋友的痛苦了。客观言之，此番言论不及他第一次有分量。

#### 1、恶人生活在暗中 (十八 1~7)

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：「“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？你可以揣摩思想，然后我们就说话。我们为何算为畜生，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？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，难道大地为你见弃，盘石挪开原处吗？“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，他的火焰必不照耀。他帐棚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，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。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；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。」

首先，比勒达直接责备约伯犯了以下这些错误：

- (1) 无话找话，并且说个不停。(2)
- (2) 轻视朋友为污秽不洁的畜生。(3)
- (3) 不肯抑制怒气以致毁灭自己。(4a)
- (4) 唯我独尊，盼望万物低头。(4b)

接着，他泛论恶人的境遇，以影射约伯有罪：

(1) 活在暗中 (5~6)。这二节经文，多次提及有关光明变为黑暗的语句 (本书中「光明」这字共出现 31 次，「黑暗」共 28 次)，光明常是象征神的祝福，「黑暗」乃象征神的咒诅。比勒达说，恶人无论是在社会中或家庭里，或是物质上或心灵中，都落在神的咒诅之下。

(2) 陷于困境 (7 节)。无论恶人如何兴旺坚强，或是足智多谋，他的路必是越走越窄小，计划都

会落空。

## 2、恶人行走在险途中（十八 8~21）

「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，走在缠人的网罗上。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，机关必擒获他。活扣为他藏在土内，羁绊为他藏在路上。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，并且追赶他的脚跟。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，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。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，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。他要从所倚靠的帐棚被拔出来，带到惊吓的王那里。不属他的，必住在他的帐棚里，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。下边，他的根本要枯干；上边，他的枝子要剪除。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；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。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，必被赶出世界。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；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。以后来的，要惊奇他的日子，好像以前去的，受了惊骇。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；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。」

他说，在恶人的道路上有无数的网罗（8节）、陷进（9节）、惊吓（11节）、疾病（12~13）、遭天灾（15节）、绝子绝孙（16、19）、被人遗忘（17节）……，他要像一棵树，顷刻之间，连根带枝叶都因枯干而被剪除；他又像一个邪恶的人，在遭神的报应之后，所有的人都额手称庆，除了惊骇他的大变故之外，没有人同情他，也没有人为他惋惜求恩。比勒达初来见约伯时，曾惊骇他的遭遇，那时他曾为约伯大哭，陪他静坐七天七夜，如今他的同情已化为无情了。

以利法在第十五章，也曾论及恶人的遭遇，但是他所着重，乃是形容恶人在心灵和信仰上的痛苦，而比勒达在此却是注重物质和身体上的痛苦，并且他特别提及「绝子绝孙」的报应，这乃是古代犹太人所认为的最大羞辱，是神咒诅的明证。似乎他毫不理会约伯求安慰的呼声，反而在他的伤口擦盐，用心未免有些残忍。相形之下，以利法不愧是一个温柔的长者。

他这番恫吓的话，对一个良心有愧的人，或可起震慑、苏醒的作用，但对约伯，只是更加激怒而已。

## 四、约伯第二次答辩比勒达（十九章）

约伯这一次回答比勒达的话，是全约伯记中最动人、最超凡的。忽然间他确信有一位「救赎主活着」，并且在他的身体死亡之后，可以亲眼看见祂（十九 25~27）。虽然这时他仍未能深切地领悟这真理的奥秘，但是较他说：「在天有我的见证」（十六 19）时，其内心深处的体会却是深多了。并且在整个旧约之中，很少有人有他这样美妙的属灵启示。

### 1、受苦是因神攻击（十九 1~22）

约伯回答说：「“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这十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。果真我有错，这错乃是在我。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，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；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，用网罗围绕我。我因委曲呼叫，却不蒙应允；我呼求，却不得公断。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，使我不得经过；又使我的路径黑暗。他剥去我的荣光，摘去我头上的冠冕。他在四围攻击我，我便归于死亡，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。他的忿怒向我发作，以我为敌人。他的军旅一齐上来，

修筑战路攻击我，在我帐棚的四围安营。“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。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。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。我呼唤仆人，虽用口求他，他还是不回答。我口的气味，我妻子厌恶；我的恳求，我同胞也憎嫌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。我若起来，他们都嘲笑我。我的密友都憎恶我，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。我的皮肉紧贴骨头，我只剩牙皮逃脱了。我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！因为 神的手攻击我。你们为什么仿佛 神逼迫我，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？」

比勒达责备约伯无话找话要到几时呢（十八 2）？约伯反驳他「搅扰他的心，用言语压碎他，要到几时呢？」双方互责对方的话语伤人，似乎已失去了帮助人、寻求真理的本意，许多朋友常落在这种有害无益的言词争辩之中。迄今为止，三个朋友总共只说了五次话，但约伯却说：「你们这十次攻击我」，这并非是他夸大其词，「十次」乃是「多次」的意思。对于一个受苦的人而言，五次不妥的话，实如同十次之多，令人难以忍受。因此他说，「果真我有错，这错乃在我」——劝他们休管闲事。如果他们想借着约伯所受的灾难，呈显自己是批评别人的英雄，他们却找错了对象，因为他们「该之多是神倾覆我」（约伯两次明明提及，是神攻击他，9、21），所以他们应当像他一样，大大胆地与神理论！

接着，约伯有一次控告神是他受灾难的主要原因。在第七节到十二节，他又论到神如何亲自用各种方法苦待他，既不听他的申诉，也不给他机会表白（7 节），使他走投无路，陷于绝境（8 节），又剥夺他的名誉与尊严（9 节），且将他包围，放出神的全军（暗指一切的手段）来长久的攻击他，务必致他与死地而后已（10~12）。

继而，从十三节到二十二节，约伯论及因神攻击的结果，约伯周围的亲戚朋友如何纷纷变心，他的弟兄、亲戚、密友，在他家寄居的（投靠他的人）、使女、仆人、同胞，甚至多年共患难的妻子，以及天真纯良的小孩，不是悄然「失踪」，便是公然地憎嫌和嘲弄。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的滋味，约伯可谓尝尽了。受苦的人易被别人定罪、社会抛弃，这是屡见不鲜的事实。

他在说完了人情的变迁之后，再看看自己身体的形象——骨瘦如柴，牙齿脱落精光（20 节），不禁悲伤不能抑制，声泪俱下地哀求说：「我的朋友啊，可怜我……」。可惜的是，朋友并被他的哀求所动，反而更加无情地指责他，使他苦不堪言。

然而约伯却是错怪了神，因为他的苦不是神加的，乃是撒旦加的（一 12~19，二 6~8）。神的手，对祂的孩子言，是医治的手、拯救的手，祂过去不曾，将来也永远不会用手加害于祂的儿女。因此当祂将来得国降临时，经上说，那时「……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」（启二十一 1~7）。甚至在千禧年中，疾病也都绝迹（参赛卅三 24，二十五 3~6）。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说：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」（太六 9~13）。

## 2、真理终久必显明（十九 23~29）

「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；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盘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 神。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。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你们若说，我们逼迫他，要何等地重呢？惹事的根乃在乎他。你们就当惧怕刀剑，因为忿怒惹动刀剑的刑罚，使你们知道有报应。」

(1) 他的愿望 (23~24); 约伯认为他活着的时候, 已经没有希望叫别人信服他的无辜, 但是他愿有人能将他的言语用「铁笔写在书上」, 或是「用铅灌在盘石上」, 存到永远。换言之, 他相信历史自有公断, 是非曲直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他的这个愿望, 如今我们看见神超过他所求所想地成全了。因为铁笔镌刻的书仍然会腐朽, 铅灌的盘石也会风化, 神乃是将他的话和经历记载在圣经内, 让历世历代的人都知道:「约伯是一个能受苦、能忍耐的义人」(雅五 10~11)。

(2) 他的信心 (25~27); 约伯对自己无辜的信心决不动摇, 他对神的信心也是屹立无恙。在此他突然奔发出一些信心的宣告, 这也是旧约中很少有的一些奇妙预言。

a、我知我救赎主活着; 这位「救赎主」到底是谁呢? 这字在希伯来文是 Goel, 含意甚丰。有时是指「最近的亲属」(申二十五 5~10; 得二 20, 三 9); 这位「亲属」有为已死之亲人赎回产业、或报血仇, 甚至生子立后嗣的义务(撒下十四 11; 书二十 3~6)。这字有时是神的一个名称(出六 6; 赛四十 14, 诗十九 14); 有时又含「辩护人」的意思。总之, 这名词乃是指一个为受欺压者的利益而辩护的亲人。

约伯不是多次失望地表示, 无人在他与神之间听讼、传话吗? 但后来他说:「在天上我有我的见证」(十六 19), 而现在, 又进一步说, 这见这个乃是他的「救赎主」! 这位救主现在为他活在天上, 「末了必站在地上」——祂还要降临, 使天上的众天使, 地上的世人都听见祂为约伯所做的见证, 这是何等喜乐和奇妙的启示!

然而在旧约时代, 许多真理尚在启萌时期, 约伯对这个启示因此并不完全了解, 所以他所得的帮助, 仍不够长久和深入。

b、肉体之外得见神; 「皮灭绝」(26 节) 显然是指身体死亡而言; 因此「肉体之外得见神」乃是指身体灭绝, 但「我」不会灭绝, 「我」还存在, 并且还会与神面对面。所以约伯对死亡之后的情形, 已经又十分模糊而逐渐明朗了。他对灵魂永存、并与神相见的感应已越来越深。这也是旧约时代一般圣徒很少有人知道的。

(3) 他的警告 (28~29); 约伯后来警告朋友, 不要再错误的定他的罪, 他们当知道, 当真相大白的时候, 他们的错误将会引起神忿怒的报应。

## 五、锁法第二次的言论 (二十章)

锁法第一次发言后, 立刻遭受到约伯猛烈的还击 (十一 7; 参十二 2,7), 使他觉得不但受公开的羞辱, 也受到无情的指责, 因此心中早已怒火中烧, 机会一到, 便急忙发言, 一吐胸中的怨气。这次他注重谈论恶人的命运, 其要点分析如下:

### 1、恶人福乐短暂 (二十 1~19)

拿玛人琐法回答说:「我心中急躁, 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。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, 我的悟性叫我回答。你岂不知亘古以来, 自从人生在地,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, 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? 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, 头虽顶到云中, 他终必灭亡, 像自己的粪一样; 素来见他的人要说, ‘他在哪里呢?’ 他必飞去如梦, 不再寻见; 速被赶去, 如夜间的异象。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; 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。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, 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。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, 却



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。“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，藏在舌头底下，爱恋不舍，含在口中；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，在他里面成为虺蛇的恶毒。他吞了财宝，还要吐出，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。他必吸饮虺蛇的毒气，虺蛇的舌头也必杀他。流奶与蜜之河，他不得再见。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，不得享用（原文作“吞下”），不能照所得的财货欢乐。他欺压穷人，且又离弃，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。」

锁法说，他承认恶人有时会得胜，不敬虔的人（原文是假冒为善的人，5节），有时也会喜乐，但是这都是暂时的。这个事实是从亘古以来，自亚当被造时起，已是一个时时可见的事实。即使是他一时发达，甚至「头顶到云中」，但他要灭亡如粪土，飞去如梦，又如无人能追寻的异象。

不但如此，恶人的下场又是非常的凄惨，他的儿女要沦落为乞丐，「他的骨头虽然有年青之力，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尘土之中」（11节）亦可译作「他的骨头要带着他青年时所犯的罪归于尘土」。他犯罪之乐，要化为痛苦；他讹诈而得的钱财，要被神掏出来，一切劳碌成空，永远无法能真正享受到欢乐的滋味（18节）。

## 2、恶人报应突临（20~29）

「他因贪而无厌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。其余的没有一样他不吞灭，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。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，必到狭窄的地步；凡受苦楚的人，都必加手在他身上。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，神必将猛烈的忿怒降在他身上；正在他吃饭的时候，要将这忿怒像雨降在他身上。他要躲避铁器，铜弓的箭要将他射透。他把箭一抽，就从他身上出来；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，有惊惶临在他身上。他的财宝归于黑暗，人所不吹的火，要把他烧灭，要把他帐棚中所剩下的烧毁。天要显明他的罪孽，地要兴起攻击他。他的家产必然过去，神发怒的日子，他的货物都要消灭。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，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。」

在22~23节，锁法三次描写「功败垂成」的光景，他正要享受自己绞尽心血所积蓄的财宝时，不是别人的恶人前来抢夺净尽，便是遭受神自己忿怒的刑罚，灾祸突然降临，身体在恐怖凄惨中死去，财产被消耗精光。正好像诗篇所说：「恶人茂盛如草，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，直到永远」（诗九二7）。

锁法很重视物质的得失，所以将钱财或物质的损失，看做是神忿怒的报应，因此也把约伯当做一个不折手段、唯利是图的罪人。他不知道约伯曾在儿女与财产荡然无存时，仍然向神称颂敬拜（一21）。这一切外表的祝福根本无法与赐福的主相比，约伯最大的痛苦乃是以为神丢弃了他。

锁法又以为「现世报应」，乃是「神为恶人所定的产业」——不可能例外，而且又总是「功败垂成」。这未免将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实际上，世上有许多的恶人生享平安，「死的时候，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，却也壮实」（诗七三3~9），真是生得安逸，死得快乐！与锁法的理论似乎完全相反。

不但如此，他也将神自己看得太简单了，以为祂对罪人是一错就罚，一怒就毁灭的。他似乎忘记了：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」（出卅四6~7）。

## 六、约伯第二次答辩锁法（二十一章）

### 1、驳恶人受苦论（二十一1~16）

约伯回答说：“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就算是你们安慰我。请宽容我，我又要说话。说了以后，任凭你们嗤笑吧！我岂是向人诉冤，为何不焦急呢？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，用手捂口。我每逢思想，心就惊惶，浑身战兢。恶人为何存活，享大寿数，势力强盛呢？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。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，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。他们的公牛孳生而不断绝，母牛下犊而不掉胎。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，多如羊群，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。他们随着琴鼓歌唱，又因箫声欢喜。他们度日诸事亨通，转眼下入阴间。他们对神说：‘离开我们吧！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。全能者是谁，我们何必侍奉他呢？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？’看哪，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，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。”

为了驳斥锁法「恶人必有现世报」的言论，约伯反而举出恶人现世极逍遥的事实，他说每逢想到这些事实，都给他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困惑和惊慌。他描写恶人的逍遥生活如下：

- (1) 寿长力壮 (7~8) 以致能数代同堂。
- (2) 家宅平安 (9) 一生无忧无虑，神也从不管教。
- (3) 事业顺利 (10) 所有的经营，无不得利百倍。
- (4) 儿孙满堂 (11) 多子多孙，并且个个活泼健康。
- (5) 纵情享乐 (12) 耳目声色之乐，享受应有尽有。
- (6) 生死皆安 (13) 活时亨通，死亡也少痛苦。
- (7) 藐视上主 (14~15) 他们公开藐视神，决心拒绝神的道，也不肯亲近祂。

约伯说，奇怪的是，他们永远是幸福的宠儿——「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」。虽然如此，约伯又说：「恶人所谋的离我好远」——他并不羡慕他们的为人，只是不解，神为何许可这样的事发生？

## 2、驳儿女受报论 (二十一 17~34)

「“恶人的灯何尝熄灭？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？神何尝发怒，向他们分散灾祸呢？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，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？你们说：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。我说：不如本人受报，好使他亲自知道。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，亲自饮全能者的忿怒。他的岁月既尽，他还顾他本家吗？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，能将知识教训他呢？有人至死身体强壮，尽得平靖安逸。他的奶桶充满，他的骨髓滋润。有人至死心中痛苦，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。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，都被虫子遮盖。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并诬害我的计谋。你们说：‘霸者的房屋在哪里？恶人住过的帐棚在哪里？’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？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？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，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。“他所行的，有谁当面给他说明？他所作的，有谁报应他呢？然而他要被抬到莹地，并有人看守坟墓。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，在他以先去的无数，在他以后去的更多。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，怎么徒然安慰我呢？”」

因为锁法说，神忿怒的报应，乃是「恶人从神所得的份，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」(二十 29)，约伯强烈地反驳说，事实却不是如此 (17~18 节，「何尝」两字出现了四次) 显然锁法的说法不正确。若是说，有些恶人未受报应，乃是因为神要将报应降于其儿女身上，约伯认为更不合理，因为「不如本人受报」更好，这样可以使恶人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也尝尝自己犯罪的苦果。约伯这样的批驳锁法，实在是相当工正，因为圣经中曾经明明地指出，各人是因自己的罪而灭亡。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

倒了」(结十八1)——这样的言论，是神所憎恶的。

接着，约伯表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，就是人的祸福似乎与善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。有人一生一帆风顺，有人一生坎坷不断，最终到死亡时，也不见善恶对他们有任何不同的影响，都是一样「躺卧在尘土中，都被虫子遮盖」(26节)。这一类的事例，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，约伯要求朋友不要故意闭眼不看，也不要「欺软怕硬」——对受苦的义人严加指责，对幸运的恶人却噤若寒蝉(30~31)，若是要维护正义，就大胆去指责那强盛的恶人吧！约伯最后讽刺说：「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，怎么徒然安慰我呢？」

约伯这一番话，真是击中了三个朋友的要害，使他们难以招架。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常见的毛病——因为对于某些真理的固执，往往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，也不敢接受许多新事物的挑战，以致自囚与理论的象牙塔中，不仅与世人隔绝，也在真理的认识上停滞不前。

如今，那困扰约伯的现实问题，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已有更多圣经启示的亮光，看得比从前清楚多了。我们知道：「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」(约十二31)，因此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」就不足为奇。全世界既都服在虚空和败坏的辖制之下，谁能不叹息劳苦(罗八20~21)？再者，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，在这世界上是「基督的精兵」，要「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」，争战岂是一件安逸的事？约伯若是了结这个真理，相信一定勇气百倍，而我们这些已知道这些真理的人，在苦难中仍然退后跌倒，就未免太羞愧了。

## 七、总结第二循环辩论

虽然三个朋友都集中精力谈论恶人的可怕痛苦和结局，企图以此使约伯惧怕而认罪，却没有想到竟遭受到约伯更强有力的反驳。约伯的话，比第一次更锋利，更有条理，以致他们的道理就显得更加浅薄无力了。

在这一回合的辩论中，似乎约伯的消极厌世情绪，已稍减退，但要求与神理论的热情却大大高涨起来，在与朋友谈话之时，不断转到神面前，申诉、祈求、哀告，渴望神早日揭露他受苦真相。奇妙的是，他在这一段时期中，所得到的真理亮光也特别多。显然，神虽向祂隐藏，却没有将他遗忘，仍在暗中关怀他、扶助他，正如大卫所说：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祂必暗暗的保守我」(诗二十七5)。

# 第六章 第三循环的辩论（约伯记二十二~卅一章）

## 一、以利法第三次的言论（二十二章）

以利法第一次说话时，是旁征博引地暗示约伯犯了罪；第二次时，他确言约伯有罪；现在，他被约伯的「执迷不悟」所激怒，进而忿怒地责备约伯犯了大罪。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发言，也是他最严厉的一次。其要点如下：

### 1、论爱主之益（二十二 1~4）

「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：“人岂能使 神有益呢？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。你为人公义，岂叫全能者喜悦呢？你行为完全，岂能使他得利呢？岂是因你敬畏他，就责备你、审判你吗？」

以利法在这里一连串地诘问约伯，人爱神是谁得益呢？是神或是人？岂不是完全是为人得益吗？可见神赐恩给人，或是降罚于人，都不是为了祂自己，乃是为了人的好处。因此，神是无私的，祂待人的方法一定是公平合理的。

神的确是无私和公平的，但是这并不是，人的一切行动都与神毫无关系，不会影响神。比如说，神就是爱——无私的爱，但是祂又叫我们「尽心、尽力、尽意」爱主，这事怎么解释呢？可见人的言行态度，都在影响神的心！我们为人公义，能荣耀祂；我们犯罪，就「亏欠神的荣耀」。我们爱祂，的确能使祂欢喜；若是远离祂，便会使祂难过。可惜的是，以利法只是片面地解释神的真理，对约伯始终不能对症下药。

不过以利法的话，对今日许多基督徒而言，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因为许多基督徒以事奉主而付的代价为「为主牺牲」，是他的「舍去」，是主的「得着」。难怪不少人不肯事奉主，纵或是奉献自己，往往也是哭哭啼啼，或是拖泥带水的。那真正认识主的人，从不以事奉主为牺牲，乃以此为大恩典，正像保罗说：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」（林前十五 10）。

## 2、斥约伯犯罪（二十二 5~20）

「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。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。困乏的人，你没有给他水喝；饥饿的人，你没有给他食物。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，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。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折断孤儿的膀臂。因此，有网罗环绕你，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，或有黑暗蒙蔽你，并有洪水淹没你。“ 神岂不是在高天吗？你看星宿何其高呢！你说， 神知道什么？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？密云将他遮盖，使他不能看见；他周游穹苍。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？这道是恶人所行的。他们未到死期，忽然除灭，根基毁坏，好像被江河冲去。他们向 神说：‘离开我们吧！’又说：‘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’哪知 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，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。义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，无辜的人嗤笑他们，说：‘那起来攻击我们的，果然被剪除，其余的都被火烧灭。’」

由于他坚信苦难一定是因犯罪而来的刑罚，而约伯所受的苦又是如此的离弃、深重；再加上约伯对朋友的劝勉，反应如此「恶劣」，所以以利法肯定约伯是个罪大恶极之人（5 节），于是怒气冲冲地降约伯的「罪行」一一揭露出来，这些「罪行」都是最邪恶的，也是一般「为富不仁」者所常有的，但是对约伯却是诬告。他指责约伯的罪行如下：

（1）剥削穷人（6~7）；「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」，意即无情无义，甚至弟兄已偿还债务，他仍将当头扣留。不但如此，他对「贫寒人」、「困乏人」、「饥饿的人」——社会上一切痛苦的人，不但没有同情的心，反而趁人之危，无情敲诈。他把约伯形容为心狠手辣的人，他从前的富有都是如此抢夺剥削而来的。

（2）巴结权势（8 节）；「有能力的人」意即有权势的人，「尊贵的人」指有钱财或名望者。约伯对他们百般巴结，有求必应。

(3) 苦待孤寡 (9 节); 对求助的寡妇, 约伯永无怜悯, 从不伸出援助的手, 对孤儿, 他常「折断他们的膀臂」, 意即将他们最后赖以维生的东西夺去 (「膀臂」在圣经常是能力的象征, 参诗十 15; 结卅 21 等)。

(4) 遮盖己罪 (13~14); 这两节圣经不单指责约伯, 说他认为神不了解、不关心世人, 也含有约伯将自己的罪隐瞒起来的意思。

以上所说的这些罪行, 实可算为罪大恶极, 所以以利法说, 神以重重的报应——「网罗」、「恐惧」、「黑暗」、「洪水」报应他。以利法特别将约伯所受的报应, 与挪亚时代罪大恶极的人所遭的毁灭相提并论, 因为都是无可赦免的, 所以报应都是彻底的 (15~17)。

既然洪水灭世是神公义的彰显, 使世上的义人和无辜的人看见了欢喜快乐, 因此, 以利法说, 他和其他两个朋友看见约伯受苦也欢喜, 这乃是理所当然的 (19~20)。这位有属灵经历、又有见识的长者越说越离谱了, 约伯没有气炸, 真是神的保守。

### 3、认识神之道 (二十二 21~30)

「你要认识 神, 就得平安, 福气也必临到你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, 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。你若归向全能者, 从你帐棚中远除不义, 就必得建立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, 将俄斐的黄金丢在溪河石头之间, 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, 作你的宝银。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, 向 神仰起脸来。你要祷告他, 他就听你; 你也要还你的愿。你定意要作何事, 必然给你成就; 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。人使你降卑, 你仍可说, 必得高升。谦卑的人, 神必然拯救。人非无辜, 神且要搭救他, 他因你手中清洁, 必蒙拯救。」

以利法到底是一个温柔的长者, 所以在他将约伯痛骂了一顿之后, 旋即再以属灵的道理来劝勉约伯, 希望约伯能回转到神那里去。这一段话, 对约伯言, 虽然仍旧不是「对症下药」, 但却是以利法所有发言中最完美、最动人的一段。其中心是论认识神, 兹分析如下:

#### (1) 认识神的福乐:

- a、平安得福 (21)
- b、必得建立 (23)
- c、祷告蒙允许 (27)
- d、事得成就 (28)
- e、路上有光 (28)
- f、必得升高 (29)

#### (2) 认识神的方法:

- a、领受神言 (22)
- b、认罪悔改 (23)
- c、渴慕追求 (24~26)
- d、祷告仰望 (27)

从这段话可知, 以利法对属灵的事, 实在有很精深的领会。圣徒追求认识神, 他这番话是一个最

好的指导。

## 二、约伯第三次答辩以利法（二十三~二十四章）

虽然约伯遭以利法痛骂，但他并没有激烈的反应，显然他对以利法的尊敬超过其他两位朋友。以利法最后劝勉约伯「要认识神」，约伯表示愿意与他一同探讨这个问题。

### 1、难测的神（二十三章）

约伯回答说：「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；我的责罚比我的唉哼还重。惟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台前；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。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，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必不这样！他必理会我。在他那里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；这样，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。“只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那里；往后退，也不能见他。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不能看见；在右边隐藏，我也不能见他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我脚追随他的步履，我谨守他的道，并不偏离。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；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，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只是他心志已定，谁能使他转意呢？他心里所愿的，就行出来。他向我所定的，就必作成；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。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，我思念这事，便惧怕他。神使我丧胆，全能者使我惊惶。我的恐惧，不是因为黑暗，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。」

与三个朋友辩论的结果，约伯发现，他好像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」，三个朋友只是盲目的定他有罪，对他一切的申诉充耳不闻，因此，他渴望能找到神，好在祂的台前得到辩白的机会（1~5）。他相信，神不会蛮横不讲理，必会仔细倾听他的申诉，并且最后判他无罪，以致可以永远封住三个朋友（那审判我的）的口（6~7）。——现在他似乎忘了不久前所发的怨言，以为神无理向他发怒，又不给他辩论的机会（参九 1~24，十 2~17，十六 6~17），可见约伯内心实在是充满矛盾，在他灵的深处，仍然意识到神是慈爱公平的。

可是令约伯苦恼的是，这位慈爱公平的神在哪里呢？他前后寻找却寻不见，神在他左右工作，他也不能察觉，他对神，似乎永远像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；但是神看他，却是一目了然！当约伯一想起「耶和華知道义人的路」（诗一 6）时，他的精神立刻为之一振，说：「然而祂知道我所行的路，祂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！」因此他勉励自己在试炼中要坚守主道，一直到底（10~12）。约伯此时距离真理的大门何等近，他脱离痛苦深渊的时刻似乎已迫在眼前了！

然而，这时他的心又被那一直盘旋着的错误思想所掳去，就是神故意使他受苦，这一转念，他的心情也急转直下，重新陷入痛苦的深渊之中。他说：「祂向我所定的，就必作成，这类的事祂还有许多」（14节），意即神故意使他受的苦还未完毕，他还要受许多的苦！他一想到这里，便无限惊惶，不过他说，他恐惧并不是怕「黑暗」和「幽暗」——苦难，乃是怕神自己，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如此对待他？约伯这个想法虽是错误的，但是无意中显露了他爱主的深切和灵性的高超，他实在可以无愧地说：「我愿下地狱，只要神在那里；我不愿上天堂，如果神不在那里」。

### 2、混乱的世界（二十四章）

「“全能者既定期罚恶，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？有人挪移地界，抢夺群畜而牧养。他们拉去孤儿的驴，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。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；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。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，殷勤寻找食物。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，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，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；终夜赤身无衣，天气寒冷毫无遮盖，在山上被大雨淋湿，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盘石。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，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，使人赤身无衣，到处流行，且因饥饿扛抬禾捆。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、榨酒，自己还口渴。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唉哼，受伤的人哀号；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。“又有人背弃光明，不认识光明的道，不住在光明的路上。杀人的黎明起来，杀害困苦穷乏人，夜间又作盗贼。奸夫等候黄昏，说：‘必无眼能见我’，就把脸蒙蔽。盗贼黑夜挖窟窿，白日躲藏，并不认识光明。他们看早晨如幽暗，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。“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，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；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。干旱炎热消没雪水，阴间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。怀他的母（原文作“胎”）要忘记他，虫子要吃他，觉得甘甜。他不再被人纪念；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。“他恶待（或作“他吞灭”）不怀孕、不生养的妇人，不善待寡妇。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，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。神使他们安稳，他们就有所倚靠；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。他们被高举，不过片时就没有了。他们降为卑，被除灭，与众人一样，又如谷穗被割。若不是这样，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，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？”」

约伯不仅在思想神时心中充满了矛盾和迷茫，当他环顾人间时，发现整个世界也是如此。他不了解，既然全能的神已定了刑法罪恶的日期，但整个世界为什么还是如此混乱，似乎是无人管辖，以致恶人任意横行，好人饱尝痛苦？他对世界的混乱发出以下的感叹：

（1）被压迫者漂泊无依（5~8）：他们为了充饥和使儿女糊口，如野驴一般到旷野觅食，到野地的生物维生，或是到别人的田庄，找寻收割完了、落在田地上的禾稼。在寒夜，他们衣不蔽体，也无栖身之地；在雨天，只得任凭雨水淋湿，暂时在盘石旁躲避。

（2）压迫者任意横行（9~17）：他说：「有人挪移地界……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……又有人背弃光明……」（2、9、13），这些「杀人的、盗贼、奸夫」随心所欲地作恶，日夜不停的犯罪，他们根本不把神放在眼中。

（3）神对人间事不闻不问（18~25）：这一段话里满了矛盾，一方面他说恶人横行不过一时（18~21、24），另一方面又觉得，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」，以致历世历代都有恶人兴起，并且世世代代的恶人似乎都是顺利通达的，恶人既然有恃无恐，自然就更加恣意妄为了（22~23）。

当我们凡事顺利时，虽然世间到处满了灾难，我们永远不会很注意，更不能体会这世界的问题是何等严重。唯有当我们也落入苦难时，我们才会发现这世界不合理的事何等多，人的痛苦是何等深重！因此，一个受苦的人容易忿世嫉俗，甚至不免诘问：「神真是活着吗？祂真的仍然坐在宝座上治理万有吗？」恶人虽然有时突然去世，但是为什么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常能称心如意？这些矛盾的问题，实在不是人的思想所能解开的。

### 三、比勒达第三次的言论（第二十五章）

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：「“神有治理之权，有威严可畏；他在高处施行和平。他的诸军，岂能数

算？他的光亮一发，谁不蒙照呢？这样，在 神面前人怎能称义？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？在 神眼前，月亮也无光亮，星宿也不清洁，何况如虫的人，如蛆的世人呢！”]

经过多次的辩论，比勒达已深深地觉得，自己那套「罪与罚」的理论，已无力说服约伯，因此他勉强地作最后一次尝试，想强调「神的伟大」来提醒约伯，使他知道自己的卑微和污秽。

他说：「神有治理之权」——神的权柄管理万有，祂并没有让世人自生自灭。因为祂有无限的威严与大能，以致天上满了和平；在地上，人们或有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，但是绝非是因神的全能不够的缘故。神有无数的天使，祂一发命，一切疑云会消散，一切困惑的现象要显明祂荣耀的作为。

他这一段论神伟大的话，相当简短精美；可是他随即却过分强调，人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是何等污秽，这实在是美中不足之处。他认为，「妇人所生」的人，是决不可能在神面前称义的。其实约伯何尝说过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呢？他只是坚持自己不是因犯罪而受苦而已。比勒达过分高举神的伟大，贬低人的价值，实在与以利法在第一次发言时的论点一致（参四 17~21），使人只觉得神的可畏，而不觉得祂的可亲，这论点是不十分正确的。

鉴于比勒达这次发言如此简短，有些圣经学者认为第二十六章 5 至 13 节的语气似乎与他的语气一致，因此认为这一段也该列入他第三次的发言。这种说法似乎不甚妥当，因为我们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将圣经原来的次序更改，也不当认为话说得短，一定是因为还没有说完。比勒达的理论已发表完毕，又见约伯无动于衷，他何处再找话来说呢？

#### 四、约伯最后的答辩（二十六~卅一章）

约伯这次讲话口若悬河，激动的心情迸发为气势澎湃的言语，锐不可当，当他说完之后，不仅使锁法无言可说，也另其他两位朋友惊得口呆目瞪。他这次发言的重点如下：

##### 1、畅谈神的工作（二十六章）

约伯回答说：「“无能的人，蒙你何等的帮助！膀臂无力的人，蒙你何等的拯救！无智慧的人，蒙你何等的指教！你向他多显大知识。你向谁发出言语来？谁的灵从你而出？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兢。在 神面前阴间显露，灭亡也不得遮掩。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；将水包在密云中，云却不破裂。遮蔽他的宝座，将云铺在其上。在水面的周围划出界限，直到光明、黑暗的交界。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。他以能力搅动大海（“搅动”或作“平静”）；他藉知识打伤拉哈伯。藉他的灵使天有妆饰；他的手刺杀快蛇。看哪，这不过是 神工作的些微，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，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？”」

约伯首先讽刺朋友「有眼不识泰山」，把他当做「无能的人」、「膀臂无力的人」和「无智慧的人」。他说：「你向谁发出言语来？谁的灵从你而出？」以致敢在「鲁班门前抡大斧」？接着他就论到神大能的作为，向朋友显示他对神的知识是何等高深。

比勒达论到神有治理之权，祂在高处施洗和平（二十六 2），但约伯在此论神治理之权必他更精彩、更伟大。

（1）祂掌管阴间（5~6）；「阴魂」原文为 Rephaim，即「巨人」（giants），有解经家指为那些导致洪



水灭世的「伟人」——恶天使与夫人结合而生的怪物（参创六 1~4，有关此「伟人」的事，因不属本书的范围，故在此不予讨论）。约伯说，神将这些灵界怪物，至今拘禁于大水之下，等候大日的审判；此外，神也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权柄（人的命运和死后灵魂的结局都掌握在祂手中）。

（2）祂掌管大自然（7~10）；约伯对宇宙奥秘的了解，的确令人敬佩！他知道「神将北极向无线的空间伸延」——太空无限，并且神又将地球（也包括众星球）悬挂在虚空之中（不像古时的人，一致认为大地是安放在根基之上）；神又将沉重的水宁藏在云彩里，不能降下，而得以飘行各地；祂又为海洋的水划定永远的界限（「光明黑暗的交界」——可译作「白日与黑夜的尽头」，按圣经启示，白日黑夜是永不止息的，创一 14~19、八 22，所以神为海水定的界限，按约伯在此所说的话，也含有是永远的意思）。

（3）祂掌管万物（11~14）；「天的柱子」、「大海」、「拉哈伯」（又可译为骄傲）、「快蛇」，这四样都是很难管制的东西，但他们都服在祂的大能之下；这四样事物，两样是物质界的，两样是有生命的或灵界的，因此无论是物质界，或是灵界，总之，一切万物都服在神的管治之下。最后约伯感叹地说，神的工作如此之多，我们领悟的不过是「些微」；祂藉万物所给予我们启示的声音，虽像「大能的雷声」，但我们却常常所能听见的，只是「何等细微的声音」（14 节）！人是何等地迟钝、愚拙。

## 2、不虔者的绝望（二十七章）

约伯接着说：「“ 神夺去我的理，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。我指着永生的 神起誓：（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， 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。）我的嘴决不说非义之言；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。我断不以你们为是，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。我持定我的义，必不放松；在世的日子，我心必不责备我。“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，愿那起来攻击我的，如不义之人一般。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， 神夺取其命的时候，还有什么指望呢？患难临到他， 神岂能听他的呼求？他岂以全能者为乐，随时求告 神呢？ 神的作为，我要指教你们，全能者所行的，我也不隐瞒。你们自己也都见过，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？“ 神为恶人所定的份，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（“报”原文作“产业”）乃是这样：倘或他的儿女增多，还是被刀所杀，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。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，他的寡妇也不哀哭。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，预备衣服如泥土，他只管预备，义人却要穿上；他的银子，无辜的人要分取。他建造房屋如虫作窝，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。他虽富足躺卧，却不得收殓，转眼之间就不在了。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，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。东风把他飘去，又刮他离开本处。 神要向他射箭，并不留情。他恨不得逃脱 神的手。人要向他拍掌，并要发叱声，使他离开本处。”」

当锁法不再继续发言之后，约伯仍然絮絮不休地述说自己的无辜（1~6）。第二节可译为：「我指着那夺去我理之神，那使我心中愁苦之神起誓」（As God liveth, who hath taken away my judgment, and the almighty, who hath vexed my soul.）——让仍然毫无顾忌地控告神，但是滑稽的是，他仍然要指着祂起誓；借着他又以自己的 生命为保证：

第一，他的话绝对诚实。

第二，朋友的话绝对无法接受。

第三，他绝不承认自己不正。

第四，他绝不放弃公义的生活。

因此他说：「在世的日子，我心必不责备我」，意即他的良心永远平安。约伯这样呼天抢地为自己的无辜申诉，的确显明他良心之中没有内疚，然而他如此多番无理地控告神，他的良心也从来没有不安，可见人的良心并不十分靠得住。

约伯接着说：「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，愿那素来攻击我的，如不义之人一般」（7节），这「仇敌」和「攻击」他的人并不一定是针对他的朋友而言（因为都是单数字），可以说是泛指一切坚决与他为难的人。既然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公义，那坚决反对他的人，至终必显然成为「恶人」和「不义之人」了。所以约伯这一句话，并非是咒骂朋友之言。

于是约伯开始谈到他对不敬虔之人（原文为「假冒为善之人」）的看法（8~23）。

（1）恶人必绝望（8~12）；他指出恶人的绝望可由三件事临头时显出来：即死亡之时（8节）、患难之时（9节）、祷告之时（10节）。

（2）恶人必受苦（13~23）；他认为神用三种方法审判恶人。他们的儿女受责罚，或被刀杀、或受饥荒、瘟疫而死，死时甚至亲人也不哀痛（13~15）；再者，恶人的财产终被剥夺，归给义人享用（16~18）；此外，恶人本身无平安，因为一生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以致活时历尽惊恐，死时转眼之下如阴间（19~23）。

以上这一段话，与锁法的论调十分相似，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认为，这是锁法的话而非约伯之言，但是在圣经的原文中，我们找不到什么支持这种说法的明显根据，因此最好还是维持圣经的原状来解释为宜。我们相信，当约伯说这一段话时，他的内心必会满了矛盾和痛苦。他不能不想到，自古以来恶人痛苦、绝望的遭遇，如今也一一临到自己这义人的身上，他怎能不感到万分的痛苦与矛盾？

### 3、难测的智慧（二十八章）

#### （1）炼金有方（二十八 1~11）

「银子有矿，炼金有方。铁从地里挖出，铜从石中熔化。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，直到极处。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，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；又与人远离，悬在空中摇来摇去。至于地，能出粮食，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。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，并有金沙。矿中的路鸢鸟不得知道，鹰眼也未见过。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，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。“人伸手凿开坚石，倾倒山根。在盘石中凿出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宝物。他封闭水不得滴流，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。」

约伯与朋友反复辩论之后，越发觉得智慧的可贵。他深深地感到，了解自然界万物的智慧易得，但认识人生奥秘的智慧难寻。他想到人为了寻宝，发挥了何等惊人的智慧和大无畏的精神。寻宝人的足迹穿山越岭，甚至踏遍了飞禽走兽所罕到的地方（4~8）。他们独具慧眼，能从平凡的大地中看出何处有「蓝宝石、金沙」等不同的珍宝，并且克服重重困难，加以开采，直到「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」（6~11）。

#### （2）智慧难寻（二十八 12~22）

「然而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智能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。深渊说：‘不在我内。’沧海说：‘不在我中。’智慧非用黄金可得，也不能平白银为它的价值。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，并蓝宝石，不足与较量；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；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。珊瑚、水晶都不足论；智能的价值胜过珍珠（或作“红宝石”）。古实的红璧玺不足与比较；精金也不足与较

量。“智慧从何处来呢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掩蔽。灭没和死亡说：‘我们风闻其名。’」

人虽然有了解物质世界的智慧，但约伯仍然问：「智慧在何处可寻」——了解人生奥秘的智慧何在？约伯认为，人既不知道真智能的价值，真智能的源头也不在于人的本身。智慧不在地的深处，也不在海洋之中；金银宝石买不到它，它比一切珍宝价值更高，这智能是「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」——活着的人，无论他学问如何渊博，财宝如何丰富，没有一个人拥有。这是何等悲观的结论，但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。

### （3）神有智慧（二十八 23~28）

「“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。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诸水。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他看见智慧，而且述说；他坚定，并且查究。他对人说：‘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’”」

约伯接着说，神是智能的源头。因为祂不单监察天下万物，并且万物都是按祂的设计所造成的。只有祂对万物有最根本、最全面的了解，所以祂不但「看见智慧」，祂还「诉说」、「确定」、「查究」智慧。（或译作「宣扬」declared、「预备」prepared、和「找出」searched it out）。因此只有神明白智慧的所在，人要得智慧，必须敬畏神、远离恶。约伯这个结论，与多年之后所罗门从人生的经历中所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同（箴一 7，九 10）。

约伯当时说这话，可能也表示他已无心与三友继续辩论下去，因为发现他们都是没有智慧的人，他的苦恼决不可能从他们得到清除的答案，他的希望惟独在神才能获得。

### 3、自我的大显露（二十九~卅一章）

约伯既然已绝了从朋友获得同情的希望，他的内心不免感到万般委屈。因而在这最后一段话中，将他的自怜、自赏的感情，毫不保留地发泄出来。他越觉得自己的美好，就越感到自己的委屈和神的不公平，因此，他越说越激动。

人都有自我欣赏的偏好，所以人人看自己的脸，总是白看不厌的，更何况约伯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人？但是当神向我们显现时，人便会发现自我的真相乃是一无良善，因而才会厌恶自己，谦卑在神的面前。

这三章圣经虽是约伯的自我大暴露，可是他所说的却不是谎言，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，约伯的人格是何等高尚，他的私生活是何等完美，有许多地方实在是我们效法的好榜样。

约伯的自我介绍如下：

#### （1）从前的我——幸福的我（二十九章）

约伯又接着说：「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，如 神保守我的日子。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我藉他的光行过黑暗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帐棚中， 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；全能者仍与我同在，我的儿女都环绕我。奶多可洗我的脚，盘石为我出油成河。我出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；少年人见我而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；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口；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贴住上膛。耳朵听我的，就称我有福；眼睛看我的，便称赞我；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。将要灭

亡的为我祝福，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。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。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。我为穷乏人的父，素不认识的人，我查明他的案件。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。我便说，我必死在家中（原文作“窝中”），必增添我的日子，多如尘沙。我的根长到水边，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。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手中日强。“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。我说话之后，他们就不再说；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。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，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。他们不敢自信，我就向他们含笑；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。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坐首位。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。”」

他回忆从前的幸福有以下几方面：

a、神是密友（1~4）；虽然约伯口口声声地说他的痛苦是神无理加给他的，但是他并不因此否认他从前的福乐乃是从神而来的。相反的，当他回忆以往的幸福时，他最先想到的乃是神与他之间的亲密关系，这是他幸福中的幸福，是他最留恋不已的。

b、家庭美满（5~6）；他的女儿常欢聚在他膝前，在物质上又极其富裕，一家人无忧无虑，时时享受天伦之乐，而如今一贫如洗，儿女皆亡，膝下他孑然之身，今昔相比，其悲伤何能自禁？

c、众人景仰（7~25）；他从前受到社会上各阶层人民的尊敬，他的意见具有无上的权威，可以解决一切纠纷（21~22）；他的话语像甘霖春雨，滋润人心（23节）；甚至他不须说话，只不过向别人点头微笑，也能使犹疑不决的人，得着鼓励，信心大增。他又说，众人如此景仰他，并非是由于他的财富和权势高于别人，乃是由于他为人的正直、智慧、才能和爱心等美德，赢得了众人的敬佩和爱戴。

正因为他的那段日子是如此辉煌，以致他以为他永远不会有不幸和遭灾的可能，他「必死在家中（原文为「窝」），必增添我的日子如尘沙」（18节），但是谁会料到，所有这些多年经营而得的荣华富贵，不过是过眼烟云，旦夕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如今回忆起来，徒然引起无限的辛酸和痛苦而已。人若没有主，无论他的一生是幸福或是痛苦，都是「往事不堪回首」的。但是人若一生活在主里，却恰恰相反，无论一生的境遇是福是祸，他都不怕回忆，因为他回忆时会发现：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」（诗二十三6）。

（2）现在的我——可怜的我（卅章）

「“但如今，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，其人之父我曾藐视，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。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，其手之力与我何益呢？他们因穷乏饥饿，身体枯瘦，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，啃干燥之地，在草丛之中采咸草，罗腾的根为他们的食物（“罗腾”，小树名，松类）。他们从人中被赶出，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，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，在地洞和岩穴中，在草丛中叫唤，在荆棘下聚集。这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，他们被鞭打，赶出境外。“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，以我为笑谈。他们厌恶我，躲在旁边站着，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。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，在我面前脱去轡头。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，推开我的脚，筑成战路来攻击我。这些无人帮助的，毁坏我的道，加增我的灾。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，在毁坏之间，滚在我身上。惊恐临到我，驱逐我的尊荣如风；我的福禄如云过去。“现在我心极其悲伤，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。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，疼痛不止，好像啃我。因神的大力，我的外衣污秽不堪，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。神把我扔在淤泥中，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。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；我站起来，你就定睛看我。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能追逼我。

把我提在风中，使我驾风而行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。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，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。“然而人仆倒，岂不伸手？遇灾难，岂不求救呢？人遭难，我岂不为他哭泣呢？人穷乏，我岂不为他忧愁呢？我仰望得好处，灾祸就到了；我等待光明，黑暗便来了。我心里烦扰不安，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。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（或作“我面发黑并非因日晒”），我在会中站着求救。我与野狗为弟兄，与鸵鸟为同伴。我的皮肤黑而脱落，我的骨头因热烧焦。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，我的箫声变为哭声。”」

这一章全部是论到他现今痛苦的光景（参卅 1、9、16，三次提及「如今」或「现在」）。凄惨的现今与幸福的过去，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a、外面的痛苦（1~15）；在此约伯以社会上最卑贱的人如何逼迫他为例，说明他成为众人羞辱的凄惨状况。他用了许多话来形容这种人：

- (a) 他们比他年青（1）。
- (b) 他们的父亲比狗不如——意不忠实（1，参 8）。
- (c) 他们毫无益处（2）。
- (d) 他们赤贫、枯瘦（3~4）。
- (e) 他们因犯罪被逐出人群（5~7、13）。
- (f) 他们是下流人（12）。

如今连这等人也都起来逼迫他，或以他为「歌曲笑谈」，或是「不住地吐唾沫」在他脸上；或是想出各种方法作弄他、惊吓他，使约伯饱尝世上荣华富贵转眼成空，人情炎凉无常的痛苦。

b、身心的痛苦（16~31）；除了人情的翻改外，约伯又再一次说到他身体因疾病所受的痛苦。他的骨头疼痛不止（17节），他终日坐在尘土和炉灰之中——大概是因全身流脓（19节），他的体温极高，以致皮肤黑而脱离，骨头都烧焦了。这种可怕的疾病，使像约伯这样坚强的人，也禁不住时时唉哼、痛苦。

但是最令约伯痛苦的，却不是以上这些，乃是灵里的痛苦，他说：「神把我仍在淤泥中……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……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……」（19~23），这是他的心灵最绝望与黑暗之处。

### （3）美丽的我——冤屈的我（卅一章）

约伯想到，世间无一人了解他、同情他，而神又无理苦待他，他不得不感到无限的冤屈，不禁自我欣赏起来。在这三章圣经中，第二十九章，「我」字出现四十二次；第卅章，「我」字出现五十四次；而卅一章，「我」字出现了六十二次之多！对他而言，「我」真是越想越重要，也越美丽了。不过公平而论，从他的自我暴露，实在可以看出，他是世间一个少有好人。他为人的特点如下：

#### a、律己严格（卅一 1~12）

「我与眼睛立约，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从至上的 神所得之份，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？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，灾害临到作孽的呢？ 神岂不是察看我的道路，数点我的脚步呢？“我若与虚谎同行，脚若追随诡诈；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，使 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；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，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，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；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。“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蹲伏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，别人也与她同室。因

为这是大罪，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。这本是火焚烧，直到毁灭，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。」

约伯律己生活的原则是圣洁和诚实。因此他说，他特别谨防两样罪：即淫乱与虚谎。为了防止淫乱，他曾「与眼睛立约」——暗中决志——不「恋恋瞻望处女」（1节），也从不曾有淫念，欲与有夫之妇通奸，他实在是作到「非礼勿视」，并真心追求内心（不是外表的行为）的清洁。他这个生活原则，对于一个富有的人来说，更是显得宝贵。他这样惧怕淫乱，乃是因为它是神必要追讨和报应的罪（2~4），并且它又是「火」，要毁灭他和他一切所有的（12节）。他并且表示，若是他犯了这罪，他愿自己的妻子也别别人奸污（10节），他本人即甘受法律的制裁（11节）。

为了防止自己虚假和诡诈，他禁止自己的「脚步偏离正路」，又防备自己的「心」受眼目情欲的引诱，并且防止自己的手为非作恶（7节）。为了使朋友信服他的话，他进一步表示，他不怕被放在神的天平里受考验，若是他真有罪，他愿受罚，使他今后一切所有的，被别人剥夺（6、8）。

约伯这种律己生活的原则，实在严格和高超，他真是一个「慎独」的「君子」。

#### b、待人公平（卅一 13~23）

「“我的奴婢与我争辩的时候，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； 神兴起，我怎样行呢？他察问，我怎样回答呢？造我在腹中的，不也是造他吗？将他与我抆在腹中的，岂不是一位吗？“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，或叫寡妇眼中失望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，孤儿没有与我同吃；（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，好像父子一样，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（“扶助”原文作“引领”。）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，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；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，为我祝福；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，举手攻击孤儿；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，我的膀臂从羊矢骨折断。因 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；因他的威严，我不能妄为。」

约伯虽是财主、大有权势之人，但对待自己的仆婢却从不专横无理，他给他们权利，可以为自己的利益与他争辩；对一切不幸之人，他总是伸出援助的手，令他们得其所愿。他所以如此行，并非是为了沽名钓誉，乃是出于两个原因：他敬畏神（14、23）；并且他知道，在神面前，人人平等（15节）。约伯是生长于三千多年前封建时代的人物，那时奴隶制度盛行，一般财主视穷人、奴隶如牛如马，约伯却以平等民主的态度对待他们，可见神的真理是超时代的，属灵人也是超时代的。

#### c、事神敬虔（卅一 24~34）

「“我若以黄金为指望，对精金说，你是我的倚靠；我若因财物丰裕，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；我若见太阳发光，明月行在空中，心就暗暗被引诱，口便亲手；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，又是我背弃在上的 神。“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，见他遭灾便高兴；（我没有容口犯罪，咒诅他的生命。）若我帐棚的人未尝说，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？（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，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。）我若像亚当（“亚当”或作“别人”）遮掩我的过犯，将罪孽藏在怀中，因惧怕大众，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，以致闭口无言，杜门不出。」

约伯又说，虽然他的财产多，但他从来不以金钱是他的「指望」、「依靠」和「喜乐」；他从来未曾暗中敬拜日、月等等外邦的偶像（26~28，注：「以口亲手」意即以口亲吻那摸过偶像的手，这是当时拜偶像之人的一种习惯）；他也从未曾见那与他有宿怨的人遭灾就幸灾乐祸，或是趁机咒诅（29~30）；他从来没有不以宽厚的心对待须要帮助的人（31~32）；当他自己有错误时，他从来不像亚当那样假冒为善，

遮盖己罪（33节）；为了真理，他决不惧怕群众的舆论，或是顾虑亲戚的感情，对真理和正义，他决不袖手旁观，明哲保身（34节）；这一切为人的表现，在现实生活中，真是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但约伯都一一作到了，这都是他信仰纯正，事主敬虔的明证。

#### d、向神挑战（卅一 35~40）

「惟愿有一位肯听我，（看哪，在这里有所画的押，愿全能者回答我。）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，我必带在肩上，又绑在头上为冠冕。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，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。“我若夺取田地，这地向我喊冤，犁沟一同哭泣；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，或叫原主丧命；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，长恶草代替大麦。”」约伯的话说完了。

他申诉自己为人的正直完美，直到心情激动得不能自禁，终于迸发出向神挑战，要神「站出来」！他要与神辩个水落石出。他是如此的自义自信，他愿为自己的辩词「画押」（意即绝对负责），并要求神将告他的罪状写出。他非但毫无惊慌，反而将这些状词如同美丽的肩带和冠冕带在身上，因为这些都必成为他被别人和神诬告和错待的最好明证。

最后，他表示自己若曾霸占或剥削别人的家庭，他甘心受永远的咒诅！至此，他胸中的怨忿发泄出来，他的言语也说到尽头，他终于无话可说了。

约伯为自己无辜受苦，心情如此激动，实际上也是由于他犯了和三个朋友一样的错误，即以为苦难必定与罪有关。若他真知道，在今世苦难不一定是罪的果子，他何至于如此激动的为自己争辩？彼得前书曾论及苦难的问题，神藉彼得警戒我们：「不可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」（彼前四 15），但是人若为义受苦，为行善受苦，为基督的名受苦，却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」（彼前三 14、17，四 12~13）。因此，归根究底，他最大的苦恼，乃是那时对真理还没有清楚认识的缘故，或者说，神正是要借着这，将这个荣耀的真理启示给世人！

## 第七章 一个新的声音（约伯记卅二~卅七章）

正当约伯话已说完，而三个朋友又无言可答时，不了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，这是一位年青人的声音，满有新的见地，这人便是以利户。他说，他既不站在三个朋友的一边来定约伯的罪，但他也不以约伯自义为合理。他坦白地表示，他对他们之间的辩论感到失望，并且令他越听越气愤，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他对约伯受苦的意见，他说话时，不容别人有插嘴的余地。这一个新人物的出现，使约伯与三友都大大地惊奇不已。

### 一、以利户的为人

1、稳健谦卑；究竟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约伯面前的？当他慷慨激昂发表他的长篇大论，他又去了何处？本书对这两个问题，都没有清楚的交待。因此不免使人觉得他有些神秘。但是从他发言的内容看，毫无疑问地，在约伯与三友整个辩论的过程中，他都在场。因为他不像以利法等三人，只是抓住约伯受苦的事实来「大做文章」，他乃是仔细地倾听约伯的言论，一一分析归纳其内容，然后逐个加以反驳

和批判。对约伯而言，他不像审判官，他像一个满有同情的观察员，因此他的态度比较客观，他的言论也比较有建设性，这是他胜过三友之处。

从他的话中，可以看出他本无意参加这个辩论，只是想旁听这些年长智者的谈论，得着裨益。然而他们的谈论却没有涉及问题的中心，因此使他大大失望。他又见他们双方互相挖苦定罪，彼此关系越辩越糟，约伯越辩越痛苦，也越自夸，因此他怒气填胸（卅五 1~5——在这五节英文圣经中，「发怒」出现达四次之多，可见他真是「一肚子气」了）。虽然如此，他却仍然能忍怒不发，守口如瓶，一直到与约伯和三个朋友都无话可说时，他才说话，他对老年人的尊敬实在可佩，他的稳健实在到家，这都是青年人难能可贵的质量。他一开口，就如洪水决堤，滔滔不绝地讲了六章之多，由此亦可知，他憋在心中的怒气是何等大了。

2、热爱真理；他所以会开口说话，所以会愤怒不已，乃是因他热爱真理的缘故。虽然他也哟青年人那种自命不凡的通病，语气有些盛气凌人，多次叫人「洗耳恭听」（卅三 1，卅四 1、10、16，卅七 14），又不许人中途打断他的话或不给别人反驳的机会（卅三 2，卅三 33），但是他的话实在是「言之有物」，他是以理服人，以致约伯与三友对他都「惊奇，不再回答」（卅二 15），并且后来神也没有向他发怒。

3、富有灵感（卅二 8、18，卅三 4）；人有圣灵的感动，往往会被催迫得非说话不可，这也是一个可以说话的最大资格。这种人是不受年龄和其他任何东西所限制的，并且他们的话一定大有感力。以利户的话能折服约伯及其三友的原因也是在此。

## 二、以利户的言论

### 1、怒斥三友（卅二 6~22）

布西人巴拉迦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：「“我年轻，你们老迈，因此我退让，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。我说，年老的当先说话，寿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。但在人里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。尊贵的不都有智慧，寿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。因此我说，你们要听我言，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。“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；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，侧耳听你们的辩论，留心听你们，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，驳倒他的话。你们切不可说，我们寻得智慧；神能胜他，人却不能。约伯没有向我争辩，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。“他们惊奇，不再回答，一言不发。我岂因他们不说话，站住不再回答，仍旧等候呢？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，陈说我的意见。因为我的言语满怀，我里面的灵激动我。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，又如新皮袋快要破裂。我要说话，使我舒畅，我要开口回答。我必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奉承人。我不晓得奉承，若奉承，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。”」

首先，他坦白地说出他对三个朋友的失望，发现他们虽然尊贵，却没有智慧；虽然寿高，却不明白公平。他指出他们不能折服约伯的原因，乃是因为他们依靠自己，不依靠神（12~13），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！

接着他说明自己说话的原因：

- （1）因有话要说（10、17）
- （2）因他们的话语完全失败（11~13）



- (3) 因约伯不曾对他有反感，他对约伯也无成见，因此双方能心平气和地谈论（14）。
- (4) 因有灵的催迫，非说不可（18~20）
- (5) 因他态度正确，大公无私（21~22）

## 2、反驳约伯（卅三~卅五章）

他将约伯的话归纳为几个问题，逐一加以反驳。

### (1) 神攻击无辜之人吗？（卅三章）

「约伯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。我现在开口，用舌发言。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；我所知道的，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。神的灵造我，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。你若回答我，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。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，也是用土造成。我不用威严惊吓你，也不用势力重压你。“你所说的我听见了，也听见你的言语，说：‘我是清洁无过的，我是无辜的，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。神找机会攻击我，以我为仇敌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，窥察我一切的道路。’“我要回答你说：你这话无理，因神比世人更大。你为何与他争论呢？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？神说一次、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，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，不行骄傲的事（原文作“将骄傲向人隐藏”）；拦阻人不陷于坑里，不死在刀下。“人在床上被惩治，骨头中不住地疼痛，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，心厌恶美味。他的肉消瘦，不得再见，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。他的灵魂临近深坑，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。一千天使中，若有一个作传话的与神同在，指示人所当行的事，神就给他开恩，说：‘救赎他免得下坑，我已经得了赎价。’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，他就返老还童。他祷告神，神就喜悦他，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；神又看他为义。他在人前歌唱说：‘我犯了罪，颠倒是非，这竟与我无益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，我的生命也必见光。’“神两次、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，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，使他被光照耀，与活人一样。约伯啊，你当侧耳听我的话，不要作声，等我讲说。你若有话说，就可以回答我，你只管说，因我愿以你为是。若不然，你就听我说，你不要作声，我便将智慧教训你。”」

他首先声明，他是站在平等的地位，以平和的态度与约伯讲话（1~7），他认为约伯说，神无故地攻击他是大大错了。他的理由是：

a、神比世人更大（12节）；神是造物主，人是被造万物中之一员而已，人岂可对这位无论是在智慧上、能力上都远超过他的神，如此妄下判语？

b、神有保密自由（13节）；这节圣经也可译为：「你为何因祂的事不都对人解说，而与祂争论呢？」我们有资格要求神将祂的事，一一向我们报告吗？连世上的儿子都不可向父亲出如此狂妄的要求，更何况渺小的人如此要求无限的主？

c、神有启示恩典（14~18）；事实上，神并非完全将祂的事向人隐藏，因祂乃是一位乐意启示自己的神。在古代圣经的默示尚未完全时，祂就常用「梦和异象」赐给人，这位启示都是于人有益的，使他心灵苏醒，从自己的谋算和骄傲中转回，得以消灾免死。可惜的是，人对神的启示却不理会。

d、神有惩罚权柄（19~33）；当人不理会神的劝告时，神仍不放弃人，神常用疾病和痛苦来惩罚他；当他肉身和灵魂受折磨的时候，神又差遣使者教训他，使他醒悟过来（「传话的」可译为「翻译」，33

节)，若是人肯悔改，行神指示的路，神能使他健康恢复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进入一个比前更美的境界之中。因此，在以利户看来，苦难实际上是主的「使者」，它的使命乃是挽救人从罪中出来，将他带到神的福乐之中。

## (2) 神不讲理吗？(卅四章)

以利户又说：「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；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。因为耳朵试验话语，好像上膛尝食物。我们当选择何为是，彼此知道何为善。约伯曾说：‘我是公义，神夺去我的理。我虽有理，还算为说谎言的；我虽无过，受的伤还不能医治。’谁像约伯，喝讥诮如同喝水呢？他与作孽的结伴，和恶人同行。他说：‘人以神为乐，总是无益。’“所以你们明理的人，要听我的话。神断不至行恶，全能者断不至作孽。他必按人所作的报应人，使各人照所行的得报。神必不作恶，全能者也不偏倚公平。谁派他治理地、安定全世界呢？他若专心为己，将灵和气收归自己，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，世人必仍归尘土。“你若明理，就当听我的话，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。难道恨恶公平的，可以掌权吗？那有公义的，有大能的，岂可定他有罪吗？他对君王说，你是鄙陋的。对贵臣说，你是邪恶的。他待王子不徇情面，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，因为都是他手所造。在转眼之间，半夜之中，他们就死亡。百姓被震动而去世，有权力的被夺去非藉人手。“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，看明人的脚步。没有黑暗、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。神审判人，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察。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，设立别人代替他们。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，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。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，如同击打恶人一样。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，也不留心他的道；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。“他使人安静，谁能扰乱（或作“定罪”）呢？他掩面谁能见他呢？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。使不虔敬的人不得作王，免得有人牢笼百姓。“有谁对神说‘我受了责罚，不再犯罪。我所看不明的，求你指教我；我若作了孽，必不再作’？他施行报应，岂要随你的心愿，叫你推辞不受吗？选定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！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：‘约伯说话没有知识，言语中毫无智能。’愿约伯被试验到底，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。他在罪上又加悖逆；在我们中间拍手，用许多言语轻慢神。”」

以利户认为约伯说：「我是公义，神夺去我的理」——这句话，实在荒唐可笑，因为：

a、神绝对公平(10~15)；在他看来，一切的不公平常起因于「自私」。神造万物，因此世物本属于祂，管理万物的主宰也是祂，所以神绝对没有自私的必要。若是人犯了罪，神如果专顾自己，祂可以将灵和气收归自己，整个宇宙万物在顷刻间归于乌有，这是最简便的事，祂何必再自找麻烦，要将万物和人从罪中拯救出来？

b、神完全认识人(16~30)；神既不必趋炎附势，也不会重富轻贫，每一个人都是祂所造的，因此人人对祂都是同样的宝贵。祂又对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认识，「神审判人，不必使人在祂面前再三监察」，所以祂也没有可能错待人。无论是对待个人，或是对待国家，祂都绝对正确。因此，人无论是平安和遭难，都必须坚信，神不会做错事。

c、神试验约伯(31~37)；虽然以利户也暗暗认为约伯的苦难是于罪有关，但是他模糊地意识到，这可能也是神的试验。这个试验所以拖得这么长久，乃是因为人的顽梗，他说：「有谁对神说，我受了责罚，不再犯罪？……愿约伯被试验到底，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」(31~36)。

### (3) 神赏罚不明吗？(卅五章)

以利户又说：「“你以为有理，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 神的公义，才说，‘这与我有什么益处？我不犯罪，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？’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。你要向天观看，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。你若犯罪，能使 神受何害呢？你的过犯加增，能使 神受何损呢？你若是公义，还能加增他什么呢？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？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，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。“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，因受能者的辖制（“辖制”原文作“膀臂”）便求救；却无人说：‘造我的 神在哪里？他使人夜间歌唱，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，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。’他们在那里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却无人答应。虚妄的呼求， 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必不眷顾。何况你说，你不得见他，你的案件在他面前，你等候他吧！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，也不甚理会狂傲。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，多发无知识的言语。”」

以利户认为约伯对神犯了两个错误，即：

- a、以为自己比神更公义（2）
- b、不犯罪于我有何益处（3）

这两个控告，实际上是根据约伯多次的埋怨而来，因为约伯认为，无论是他个人的经历，或是整个世界的许多残酷事实，似乎都是善恶不分，是非不明的（参伯九 13~24，十 1~22，十二 13~25，二十四章），因此他牢骚多多，怨叹不已。三个朋友对这个问题，也是强词夺理，不敢认真讨论，所以以利户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澄清。

首先，他要约伯仰望苍天，要他想想神的无限尊荣，然后反问道：「你若犯罪，能使神受何害呢？」（5~6）。他这个方法，以利户亦曾使用过（参二十二 2~20），二人不同的是，以利法一心要定约伯有罪，以致使约伯无法忍受，而以利户是平心静气的劝导，约伯自然就能安静地倾听了。以利户要约伯明白，无限尊荣的神，绝不因渺小之人的为善或作恶受到影响，人的善或恶只会影响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（7~9）。神的荣辱既不受人的善恶所影响，以利户想藉此证明，神绝不会赏罚不明的。

以利户这番话，严格说来，并不完全正确。神的作为和旨意的确不受人行为的影响，但是却能深深地影响祂的心，人犯罪会使祂忧伤和忿怒，人的善行却能使祂欢喜安息，因为人是祂所爱的。我们为此当何等感激，也当何等谨慎自己的为人。

接着以利户说，人的苦难乃是来自人欺压人，而不是来自神（9~12）。可惜的是，人在受别人欺压时，只会埋怨神，却不会求神赐下智慧胜过苦难；即或有人向神呼求，也常是虚妄的呼求，毫无功效（12~13）。但是人若肯在苦难中寻求神，藉此更认识祂、更经历祂，神必赐他智慧和能力去承担苦难、得胜苦难！因神能「使人夜间歌唱」，这便是人「胜于地上的走兽」和「空中的飞鸟」之所在（10~11）！走兽和飞鸟受苦只会哀鸣，但人却仍会歌唱！所以苦难乃是彰显人尊荣的良机。以利户因此劝勉约伯道：「虽然你说，你不得见祂，然而你的案件仍在祂面前，你等候祂吧」（14 节另一译法），他同事又责备约伯，当神静默不语时，他心里狂傲，口里多发无知的妄言（15~16）。

以利户这一番话，确有独到之处。他向约伯说明，神乃是一个伟大的教师，不是一个威严可怕的审判官。苦难不过是祂教导人认识自己的错误，和认识神的一个方法而已，这是他与三个朋友的理论不同之处，也是强于他们之处。

### 3、他的理论（卅六~卅七 13）

以利户反驳了约伯之后，随即发表他对神的知识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伦理哲学都有所涉及，他实在是一个有学识、有见地，且大有辩才的年青人。

#### （1）论苦难（卅六 1~23）

以利户又接着说：「你再容我片时，我就指示你，因我还有话为神说。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，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。我的言语真不虚谎，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。“神有大能，并不藐视人，他的智慧甚广。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，却为困苦人伸冤。他时常看顾义人，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，永远要被高举。他们若被锁链捆住，被苦难的绳索缠住，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，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。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，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。他们若听从侍奉他，就必度日亨通，历年福乐；若不听从，就要被刀杀灭，无知无识而死。“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；神捆绑他们，他们竟不求救，必在青年时死亡，与污秽人一样丧命。神借着困苦救援困苦人，趁他们受欺压，开通他们的耳朵。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，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；摆在你席上的，必满有肥甘。“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，判断和刑罚抓住你。不可容忿怒触动你，使你不服责罚，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。你的呼求（“呼求”或作“资财”），或是你一切的势力，果有灵验，叫你不受患难吗？不要切慕黑夜，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。你要谨慎，不可重看罪孽，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。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，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？谁派定他的道路？谁能说，‘你所行的不义’？」

以利户在此以神的代言人自居（2~3），并且自诩：「我的言语真不虚谎，那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」（4节直译），颇有些傲气。他说，神反对恶人，决不藐视义人，这乃是祂不变的性格（5~7）；既然如此，义人受苦必有其深奥难明的意义在其中。并且所谓义人，在以利户看来，并非是完全无罪之人，乃是那些敬虔追求神、尊神为大之人。根据这样一个体会，因此义人受苦是可能的，也是有其目的的。可见以利户对苦难，的确有比较深刻和正确的领会。他解释苦难的意义如下：

a、神藉苦难叫人知道己过（8~14）；没哟苦难，人常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。苦难如同「锁链」和「绳索」，虽然使人失去自由，却也可以使人谦卑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省察自己的内心和行为，因而蒙神的光照、教导，离弃罪恶，摒除内心的骄傲，以致能从苦境转回，亨通度日。圣经说：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」向属神的人讲话（出三 3；王上十九 12），从古至今，的确有不少的圣徒，是在苦难的火中听见了神的声音而蒙恩的。大卫也说：「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」（诗一一九 67、71）。

b、神藉苦难救人脱离苦难（15~23）；既然苦难是叫人知罪悔改的方法，自然它也具有救人脱离苦难的目的。前一种苦难是神的手段，是小苦，也是暂时之苦；后一种苦难是结局，是大苦，永远的苦。神的爱心不忍我们陷在其中，乃要藉小苦难带我们到「宽阔地」和「满了肥甘」的席上（16节）——使我们的生活有真自由、真幸福（参彼前四 1~2）。从这个角度言，苦难有时是神变相的祝福，约伯所受的苦难虽然比较大，但实际上乃是神要赐福给他的前奏。以利户认为「赎价」——代价虽大（18节），但仍是值得的。可惜约伯却不了解神的心，任意妄断神，又悲观厌世。虽然他受苦不是因有罪，但是苦难却几乎使他犯罪了（19~23）。

#### （2）论神伟大的作为（卅六 24~卅七 13）

「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为大，就是人所歌颂的。他所行的，万人都看见，世人也从远处观看。神为大，我们不能全知，他的年数不能测度。他吸取水点，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。云彩将雨落下，沛然降与世人。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，和 神行宫的雷声呢？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，他又遮盖海底。他用这些审判众民，且赐丰富的粮食。他以电光遮手，命闪电击中敌人（或作“中了靶子”）。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，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。”

“因此我心战兢，从原处移动。听啊， 神轰轰的声音，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。他发响声震遍天下，发电光闪到地极。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，大发威严，雷电接连不断。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。他对雪说，要降在地上，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。他封住各人的手，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。百兽进入穴中，卧在洞内。暴风出于南宫，寒冷出于北方。 神嘘气成冰，宽阔之水也都凝结。他使密云盛满水气，布散电光之云；这云，是藉他的指引游行旋转，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，或为责罚，或为润地，或为施行慈爱。」

本书中的这几位古代圣徒，个个都在他们的言谈中论到神伟大的创造之工。他们实在会观赏神的大作为，并且因此对神生发出无限的敬畏。以利户这一段论神在大自然中奇妙作为的话，是以非常精美的文字说出。他的主要结论是：「神为大，我们不能全知，祂的年数不能测透」（26节），因此对苦难的奥秘，神的作为人也无法全知，必须以信心等候祂的启示。

他提到神在大自然的奇妙作为如下：

a、雨水（卅六 27~28）；他知道「水点」是从地上「吸取」到空中，先成为云彩，而后变为雨水降下。但同样的雨，却有不同的目的，或为审判众民，或为赐吩咐的粮食。

b、雷轰（卅六 29~卅七 5）；雷轰与闪电的奇景，无人不感到畏惧与敬畏。电光划破长空，雷鸣使大地震动，大自然的威力无限，更何况那创造大自然的主？使世人不能不觉悟到自己的软弱可怜，难怪圣经常以雷轰闪电来形容神的审判，我们岂可掉以轻心（诗二十九篇；启四 5，八 5 等）？

c、冰雪（卅七 6~10）；同样是水，同样都是从天而降，但有时是甘霖，有时却是「大雨和暴雨」，神一嘘气，气温骤降，却又成为洁白如棉的雪了。一瞬间，大地白茫茫一片，人群和百兽的活物止息，神的作为变幻莫测，祂的能力浩大无比。

d、云彩（卅七 11~13、16）；云的水分极其沉重，神却能使它们变为浮云，漂游在天空之中。是谁的能力使如此沉重的水悬挂于空中？是谁的命令使它们四方浮游？它的形状千变万化，它的光彩绚丽缤纷，它的作用谁能估量？

#### 4、最后的劝勉（卅七 14~24）

「约伯啊，你要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 神奇妙的作为。 神如何吩咐这些，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，你知道吗？云彩如何浮于空中，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，你知道吗？南风使地寂静，你的衣服就如火热，你知道吗？你岂能与 神同铺穹苍吗？这穹苍坚硬，如同铸成的镜子。我们愚昧不能陈说，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。人岂可说，我愿与他说话，岂有人自愿灭亡吗？“现在有云遮蔽，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；但风吹过，天又发晴。金光出于北方，在 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。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；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义，必不苦待人。所以人敬畏他；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

他都不顾念。”」

以利户在畅谈神在大自然中的奇妙作为后，温柔地要求约伯也思想一下，并且三次问他，对神的这些作为「你知道吗」（15~17）？若是他连神的这些有形的事都不能了解，他对人生中一些隐藏的问题怎能完全明白？因此，他劝约伯说：「现在有云彩遮蔽，使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，但风吹过，天又发青，金光出于北方……」，只要耐心等候，黑暗必会过去，神的美意终比显明！他的这番话实在满了智慧，精彩非凡。

### 三、以利户发言的结果

虽然他的言论即斥责三友，又痛驳约伯，然而他们对他都无言可答，足见这个青年人确有圣灵的能力，和独到的见地。从另一角度言，四位长者对以利户的斥责不加反抗，也证明他们是一些爱慕真理和敬畏神的人，不然怎会降服在青年的以利户面前？当约伯的心因着他的话而谦卑平静下来时，神就要开口向他说话了。

## 第八章 神与约伯的辩论（约伯记卅八~四二6）

### 一、神发言之时（卅八1）

「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……」（1节），那位无故使他受苦，且向他隐藏起来的神，也是那位他曾愤懑地挑战，要祂「站出来回答我」的神，现在，突然之间显现在他的面前，约伯在苦难中一直所盼望的机会终于来到了。然而，为什么神在「那时」才出现？「那时」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

1、安静无言时；从三章到卅七章，只听见人的声音，你一言、我一语，絮絮叨叨，讲个不停。不是怨叹，便是自夸自怜；有人炫耀自己的经历，也有人显露自己的学识与口才；言语滔滔不断，心情激动如焚。各人所讲的道理虽不错，却是很少击中要害，大家的心态也不甚正常。人在血气之中，就休想神会将奥秘指示给他。其实，当人谈个不停时，那里还有机会让神说话，那里还有心愿停祂说话？只有等他们的话都说完了，以利户的妙言又折服他们，使他们觉悟到自己所知究竟有限时，神才开始说话了。神「微小的声音」是必须在安静之时才能听得见的。

2、灰心绝望时；三位朋友辩得面红耳赤，固然是越辩越糊涂，以利户的谈话娓娓动听，最后却仍是「现在有云彩遮蔽……」智者脑汁已绞尽，苦难的奥秘仍未解；人的尽头，乃是神的起头，神总不会叫这些爱慕真理的人，落在无知的黑暗中，所以呀亲自来领他们进入真理的光中。

3、心灵准备好之时；以利户的发言虽不完全正确，但是却蛮有新的亮光和感力，使约伯和三个朋友惊愕、佩服不已。他们越发觉悟到真理的浩瀚，也发现自己的知识实在有限，于是从自满自傲中醒悟过来，因此神向他们显现的机会就来到了（赛五七15）。

在约伯身上，我们可看到神的忍耐、爱心和幽默，祂能耐心听他们漫长、不切实际的辩论，被人妄论也毫不激动，直到人最后把话说尽了，祂才开始说话。世上有尊荣和才能的人，谁有这么大的忍耐和宽容？

## 二、神第一次的言论（卅八~四十 1）

在约伯发言的末了，他曾耀武扬威地向神挑战说：「看哪！在这里有所画的押，愿全能者回答我……」（卅一 35~36），因此现在神向他说：「……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……」，奇怪的是，神一显现，约伯的勇气尽失，他「只好用手捂口」，并且俯伏在「尘土和炉灰中」认错了（四十 4，四一 6）。神的显现带来何等大的荣光，能使人发生何等大的改变。

在这次发言中，神向约伯提出了五十三个问题，这些问题都是关乎祂所创造之宇宙万物的。神诘问约伯，对于万物的设计，各事的安排，他究竟知道多少？并且幽默地说：「请你指教我」（卅八 3）。神这次发言，可分析如下：

### 1、神以大地诘问约伯（卅八 1~18）

那时，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：「“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？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“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，只管说吧！你若晓得就说，是谁定地的尺度？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？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？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？那时，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“海水冲出，如出胎胞，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，为它定界限，又安门和闩，说：‘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；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。’“你自生以来，曾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，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，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？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，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。亮光不照恶人，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。“你曾进到海源，或在深渊的隐密处行走吗？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？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？你若全知道，只管说吧！」

从「我立大地……」这句话可知，神亲自宣告，祂是造物主，并且祂把大地造好时：「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！」由此可知，当初所造的地是完美的，绝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：「地是空虚混沌、渊面黑暗」的样子，否则，「众星」和「神的众子」（指天上的万物和天使），对这样「空虚混沌、渊面黑暗」的大地，有何可以欢呼歌唱的理由？难道是向神喝倒彩吗？先知以赛亚被圣灵启示，也说：「祂创造大地，并非使地荒凉，是要给人居住」（赛四五 18）。可见创世纪第一章所说「地是空虚混沌、渊面黑暗」，乃是另有原因所致。不少解经家认为那是由于天使长堕落犯罪，以致使大地败坏，并招来神审判的结果（因不在本书范围内，故在此不予讨论）。

在这一段话中，神论到祂自己创造大地的奇妙作为：

- （1）大地的舍己（4~7）
- （2）海洋的创造（8~11）
- （3）美丽的日光（12~16）
- （4）广大的地球（17~18）

神在此把祂创造大地的工作，形容如一个木匠建造房屋一般，是有计划的，且是按计划逐步进行的，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偶然形成，也不是无秩序、无目的的。祂创造大地，显出祂无限的智慧和全能，以致海洋的水衡出，排山倒海，挟有雷霆万钧之势，但是神能使它们在指定的地方平静与顷刻之

间。万物也显明神的容美，祂赐日光，不仅使地球日夜分明，使全地温暖，罪人敛迹，并且使大地的高山深谷、花草树木、河川海洋纷呈毕露，仿佛为大地披上一件彩色合宜的衣裳，又使各物，倒影相映，如泥上印印，美丽加倍！万物更是显明神的无限伟大，在宇宙中，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很微小的星体，但神问约伯，海有多深、地有多广你知道吗？我们今日虽然已知地球的直径是八千哩，圆周约二万五千哩，但是当时的约伯，对此却是不知，我们对这宇宙中究竟有多少星球？最大的星球有多大？也是一样无知，因此对神的伟大仍然是与约伯一样，无法测度，只有敬拜！

## 2、神以穹苍诘问约伯（卅八 19~38）

「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？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？你能带到本境，能看明其室之路吗？你总知道，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，你日子的数目也多。“你曾进入雪库，或见过雹仓吗？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，并打仗和争战的日子所预备的。光亮从何路分开？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？“谁为雨水分道？谁为雷电开路？使雨降在无人之地，无人居住的旷野？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，青草得以发生？雨有父吗？露水珠是谁生的呢？冰出于谁的胎？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？诸水坚硬（或作“隐藏”）如石头，深渊之面凝结成冰。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？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？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众星吗（“星”原文作“子”）？你知道天的定例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“你能向云彩扬起声来，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？你能发出闪电，叫它行去，使它对你说，‘我们在这里’？谁将智慧放在怀中？谁将聪明赐于心内？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？尘土聚集成团，土块紧紧结连。那时，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？」

在谈论过大地之后，神又要约伯思想天上的万象：

- （1）日夜的轮回（19~22）
- （2）雨雪与冰雹（22~30）
- （3）星辰的运行（31~38）

所谓「光明的居所」和「黑暗」的本位，乃是指日出和日落而言，白日和黑夜轮回交替，永不止息。神如此安排白日和黑夜，也显出祂无限的智慧。我们知道，地球以地轴为中心，不停地自转，转速每小时一千哩，对地球上的人和一切生物，都是恰到好处的；若是时速减为一百哩，那么白日和黑夜便会比现在的日夜延长十倍，如此，白天的太阳便会晒死一切的生物，漫长的黑夜，也会冷得使一切活物无法存活。太阳是地球光与热的来源，神将地球安置在与太阳最恰当距离的轨道上绕行，使地球所得的光与热恰到好处，若是太近，人和生物会被烧死，太远，便会冻僵。

雨量的分布是与气流的运行相连的。因为地球的公转是根据地轴倾斜而进行，所以使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。若是地球公转时没有倾斜，海洋蒸发的水蒸气便会聚集在南北两极，形成极厚的冰陆，而其他的地方将成为沙漠荒野，所以神问约伯：「东风从何路分散全地？谁为雨水分道？」（24节）

同样的水蒸气，却可成为不同的雨、雪或冰雹降于地上，这也是神奇妙的作为。温暖的日子下雨，寒冷的季节下雪，可是大而重的冰雹有时却降于炎热的夏天！它们想的下降，或为使「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」（27节），或为「降灾」（23节），单单是水，就显出神无限的奇妙。



再者，浩瀚的天空有无数的星体，都是巨大无比的物体，但是却能悬与太空，各按各的轨道而运行，世世不息，它们运行的能力从何而来？它们运行的规律是谁安排的？

### 3、神以活物诘问约伯（卅八 39~四十 2）

「“母狮子在洞中蹲伏，少壮狮子在隐密处埋伏，你能为它们抓取食物，使它们饱足吗？乌鸦之雏，因无食物飞来飞去，哀告 神；那时，谁为它预备食物呢？”

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，你知道吗？母鹿下犊之期，你能察定吗？它们怀胎的月数，你能数算吗？它们几时生产，你能晓得吗？它们屈身将子生下，就除掉疼痛。这子渐渐肥壮，在荒野长大，去而不回。“谁放野驴出去自由？谁解开快驴的绳索？我使旷野作它的住处，使咸地当它的居所。它嗤笑城内的喧嚷，不听赶牲口的喝声。遍山是它的草场，它寻找各样青绿之物。“野牛岂肯服侍你？岂肯住在你的槽旁？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笼在犁沟之间？它岂肯随你耙山谷之地？岂可因它的力大就倚靠它？岂可把你的工交给它作吗？岂可信靠它把你的粮食运到家，又收聚你禾场上的谷吗？“鸵鸟的翅膀欢然扇展，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？因它把蛋留在地上，在尘土中使得温暖，却想不到被脚踏碎，或被野兽践踏。它忍心待雏，似乎不是自己的，虽然徒受劳苦，也不为雏惧怕。因为 神使它没有智慧，也未将悟性赐给它。它几时挺身展开翅膀，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。“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？它颈项上挖挃的鬃是你给它披上的吗？是你叫它跳跃像蝗虫吗？它喷气之威使人惊惶。它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；它出去迎接佩带兵器的人。它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惶，也不因刀剑退回。箭袋和发亮的枪，并短枪，在它身上铮铮有声。它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，一听角声就不耐站立。角每发声，它说呵哈；它从远处闻着战气，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。“鹰雀飞翔，展开翅膀一直向南，岂是藉你的智慧吗？大鹰上腾，在高空搭窝，岂是听你的吩咐吗？它住在山岩，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，从那里窥看食物，眼睛远远观望。它的雏也唾血，被杀的人在那里，它也在那里。」

耶和華又对约伯说：“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？与 神辩驳的，可以回答这些吧！”

神创造了无生命的穹苍，天地、海洋、山川等，神也造出形形色色的活物；这些活物虽然在形体上十分微小，但是它们的奇妙却是一样地见证神的荣耀。神所举出的活物如下：

- (1) 狮子（卅八 40）
- (2) 乌鸦（卅八 41）
- (3) 野山羊（卅九 1~4）
- (4) 野驴（卅九 5~8）
- (5) 野牛（卅九 9~13）
- (6) 鸵鸟（卅九 14~18）
- (7) 马（卅九 19~25）
- (8) 鹰（卅九 26~30）。

这些飞禽走兽都仰赖神赐给它们口粮，神是如何维持这个「活物大家庭」的？它们各有自己的样式、性格、活动的范围和栖息的居所，它们的智慧和本能从何而来？它们的生存是依靠谁的眷顾？

以上所举的八类飞禽走兽，相信都是约伯所见过的，若是对他已熟见的活物，他尚有许多无知，

世上还有无数的飞禽走兽是他从未见过的，他更是无知了；那么，对创造这些活物的主，约伯知道有多少？所以神对他说：「与神辩驳的，可以回答这些吧！」（四十 1）

### 三、约伯对神第一次言论的反应（四十 3~5）

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「我是卑贱的！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。我说了一次，再不回答；说了两次，就不再说。」

约伯曾说：「惟愿我能知道在那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祂的台前，我就在祂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」（二十三 3~5），现在，神的确在他面前给他机会辩白了，他却说：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」。神一亲自向他说话，他满肚子的话都没有了，并且立刻使他从自满自义，变为谦卑地说：「我是卑贱的！」神的荣光何等大，祂的显现何其宝贵。

### 四、神第二次的言论（四十 6~四一 34）

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：「你要如勇士束腰；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？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你能像他发雷声吗？“你要以荣耀庄严为妆饰，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；要发出你满溢的怒气，见一切骄傲的人，使他降卑；见一切骄傲的人，将他制伏。把恶人践踏在本处，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，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密处；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。“你且观看河马。我造你也造它，它吃草与牛一样。它的气力在腰间，能力在肚腹的筋上。它摇动尾巴如香柏树，它大腿的筋互相联络。它的骨头好像铜管，它的肢体仿佛铁棍。“它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，创造它的给它刀剑。诸山给它出食物，也是百兽游玩之处。它伏在莲叶之下，卧在芦苇隐密处和水洼子里。莲叶的阴凉遮蔽它，溪旁的柳树环绕它。河水泛滥，它不发战，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它口边，也是安然。在它防备的时候，谁能捉拿它？谁能牢笼它，穿它的鼻子呢？

“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？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？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？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？它岂向你连连恳求，说柔和的话吗？岂肯与你立约，使你拿它永远作奴仆吗？你岂可拿它当雀鸟玩耍吗？岂可为你的幼女将它拴住吗？搭伙的渔夫，岂可拿它当货物吗？能把它分给商人吗？你能用倒钩枪扎满它的皮，能用鱼叉叉满它的头吗？你按手在它身上，想与它争战，就不再这样行吧！人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；一见它，岂不丧胆吗？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。这样，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谁先给我什么，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。“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，并美好的骨骼，我不能缄默不言。谁能剥它的外衣？谁能进它上下牙骨之间呢？谁能开它的腮颊？它牙齿四围是可畏的。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，紧紧合闭，封得严密。这鳞甲一一相连，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，都是互相联络，胶结不能分离。它打喷嚏，就发出光来；它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（“光线”原文作“眼皮”）。从它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，与飞迸的火星；从它鼻孔冒出烟来，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。它的气点着煤炭，有火焰从它口中发出。它颈项中存着劲力，在它面前的都惊吓蹦跳。它的肉块互相联络，紧贴其身，不能摇动。它的心结实如石头，如下磨石那样结实。它一起来，勇士都惊恐，心里慌乱，便都昏迷。人若用刀，用枪，用标枪，用尖枪扎它，都是无用。它以铁为干草，以铜为烂木。箭不能恐吓它使它逃避，弹石在它看为碎秸，棍棒算为禾秸；它嗤笑短枪的响声。它肚腹下如尖瓦片，它如

钉耙经过淤泥。它使深渊开滚如锅，使洋海如锅中的膏油。它行的路随后发光，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。在地上没有像它造的那样无所惧怕。凡高大的，它无不藐视，它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。”」

神第一次的发言着重在祂创造万有的智慧和全能，第二次发言乃着重于治理万有的权柄和荣耀。所以在第一次发言时，神诘问约伯：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！」（卅八 4），而在第二次发言时，神转换了口吻，问约伯说，「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」（四十 9）。

在这一段相当长的讲话中，神只提出三种动物来见证祂管理万有的大权能：

- 1、骄傲的人（四十 10~14）
- 2、河马（四十 15~24）
- 3、鳄鱼（四一 1~34）

以上所说的河马，有解经家认为是指古代的巨象而言。从神对这一巨兽的描写看，似乎与今日所生存的河马不合，并且神称这巨兽是「它再神所造的物中为首」（四十 19），因此它十分可能是如今已经绝种的一种古代巨兽。据考古学家发掘的结果，我们知道有些古代动物的身躯，实在庞大得惊人。有的巨兽骸骨已被发现，其高达二十五尺，长六十尺，甚至一个脚趾骨可长达三尺，一个齿骨重达四磅之多。现今的河马与这巨兽相比，实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整个四十一章是形容鳄鱼的，这鳄鱼的英文是 leviathan，乃是指水中巨兽而言，并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那种鳄鱼（crocodile），本书是鳄鱼在以赛亚书上又称之为「快行的蛇、曲行的蛇、海中的大鱼」（赛二十七 1）。并且从神对它的形容看，它实在是比一般鳄鱼巨大恐怖得多的一种水怪，从 18 节到 29 节的描绘，更令人意识到它是一个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活物。

总之，神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这三种活物，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在祂所造的万物中，这三样都是傲视一切，任意而行的！在此我们不免要问一连串的问题：

为什么神在祂的这两次发言中，向约伯提出这么多问题？而且神所提的这些问题，都似乎是显明祂自己的智慧、能力和权柄，难道这些事约伯还不承认吗？从约伯的发言看，他对这些从未推翻否认过；那么，为什么神还向他絮絮不休地说个不停呢？是神想向约伯显露自己的本领吗？伟大的神向渺小的人「逞能」，又有什么光荣可言？那么，究竟神为什么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走兽水族地向约伯说个不停呢？这与约伯受苦之谜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再者，为什么神的谈话是以谈论「骄傲人」、「河马」、特别是「鳄鱼」为结束？这又与约伯受苦之谜有什么关系？神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将约伯受苦的真相揭露出来？

以上这些问题若不清楚，我们会对本书的结束，总不免有些感到唐突，对约伯如何能从疑云重重中冲出，以致得以从苦境转回，总会觉得有点「莫名其妙」。

大卫说：「耶和华的言语，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」（诗十二 6），因此，神的这两次发言，我们读起来虽或会感到多余，但事实上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没有一句是废话。在第一次谈话中，神要约伯了解祂创造万物的智慧，维持万物的大能，一样说过又一样，有无法测度的天体，有无人理会的乌鸦和山羊等等，神不厌其烦地向约伯见证，千万事物，无论巨细，祂都造得完美无缺，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从无错失，因此，要约伯思想一下，他的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？难道神在其他的事业上都没有错，唯独在处置他的事上是个例外？

神在第二次谈话中，注重祂自己的「膀臂」（四十9）——神治理的权能，祂所以提出「骄傲之人」、「河马」和「鳄鱼」为例，无非是叫约伯领悟，这些没有人能制服的活物，祂却能对他们了解得清清楚楚，并且也能将它们治理的服服帖帖。神最后将鳄鱼详加说明，并且有意地降一切超自然的大能归之于它的身上，显然是暗示约伯，有另外一个他所不认识的，最可怕的「快行之蛇、曲行之蛇」存在，「在地上没有像它造的那样无所惧怕」（四一33）并且「凡高大的，它无不藐视，它是一切骄傲之子的王」（四一34节另一译法）。这「骄傲之子的王」是谁呢？岂不是指撒旦而言吗？它的名字不是叫「大蛇」吗（创三1；赛二十七1；林前十一3；启十二9，二十二2）？这岂不是在暗示约伯受苦的真正原因吗？神要约伯明白，纵使是这个「无所惧怕」的「骄傲之子的王」，仍然是伏在祂全能的膀臂之下，因为祂是一切的源头，一切的主宰。神向约伯说：「谁先给我什么。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。」（四一11）

为什么神不直接告诉约伯，祂在他身上的美好旨意？为什么神不揭露约伯的痛苦是撒旦的攻击？神若果然如此行，就失去了祂原宽容许撒旦攻击约伯的美意——显出他信心的尊贵，并促使他对神、对自己有更深入的认识。信心的尊贵处，乃是不凭眼见，若是神最后将真相揭露，约伯信心的造就最后就被破坏了，他的得胜就不是那么完美了。这好比一个聪明的学生去参加一次考试，有一道题目十分艰深，使他深思苦想仍然没法获得答案，一个好的老师，若是深知这位学生有足够的智慧，最终必定可以解答这个难题，他绝不会过分地关怀这个学生，偷偷地将答案告诉他。他若如此行，对这位学生固然是有害无益，对这位老师而言，他也成了一位帮助学生作弊的坏老师了。了解这一点，我们便会明白，为什么神对约伯只「其他」的事，却绝口不谈约伯本身受苦的原因。

## 五、约伯对神第二次言论的反应（四二1~6）

约伯回答耶和華说：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；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；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因此我厌恶自己（“自己”或作“我的言语”）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」

约伯听完了神的话，忽然茅塞顿开，虽然神仍旧未曾将真相说明，虽然他肉身的痛苦依旧丝毫没有减轻，但是他的心灵却有了无上的能力和安息。他不在怨天尤人，他只是向神感恩敬拜；他不再自义自满，他乃是厌恶自己。神的话点醒了他，他也没有辜负神的期望，终于能在困难中得胜到底，显出了完美的信心，神得着了最大的荣耀。

约伯对于神话语的反应，可以分为四方面：

1、更深地认识真理（2a）；他知道「神万事都能作」。祂不受任何势力的左右和影响，祂的一切作为都是超脱的，并且是尽美尽善的。约伯因此深信神在他身上所行的是一件美事，也一定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事，祂是「独行奇事的神」，因此他的心安息下来。

从这个结论，我们终于明白，神并不是为了自己与撒旦争辩而使约伯受苦，更不是受不住撒旦的激动，以致将约伯交在撒旦的手中。若是不然，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：就是神不够智慧与沉着，以致会轻易落在撒旦的圈套中；再不就是神不仁不义，为了自己的荣誉，可以轻易地降一个爱祂

的人，交给撒旦受无情的折磨。祂不是那样一个连世人都如的神。对于这一点，现在约伯已深信不疑了，事实证明的确不是如此，祂「万事都能行」。「深哉！神丰富的智能和知识，祂的判断，何其难测！祂的踪迹，何其难寻」（罗十一 33），祂的尊荣，何其无限！

2、更深地认识神的旨意（四二 2b~3）；他如今知道，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，且是奇妙无比的。但是他承认，他之所以不明白神在他身上的美意，却是因为他和三个朋友「无知的言语」太多，他的心灵不够安静仰望的缘故，这一点，也是职责他的一个错误（卅八 2），并且也是我们一般人经常所犯的错误的。失去安静的心，我们决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甚至会不自觉地拦阻神的旨意——这也意味着，我们无知的言语，只会使我们多受痛苦和亏损，因为「神的旨意不能拦阻」，直到我们完全顺服为止。

3、更深地认识神（5 节）；苦难本来使他似乎是对神的认识模糊，甚至是歪曲了，而今他却说，夸你那使他从「风闻有你」变为「亲眼看见你」，并且所看见的，不是一个凶恶恐怖形象的神，乃是一位令他爱慕敬拜不已的神，这是何等大的改变！苦难——义人受到苦难，含意有如此奇妙的作用。

从约伯这句话，使我们知道认识身上需要不住追求进深的，这也是我们的喜乐和能力的泉源。我们认识神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阶段：

（1）风闻的认识；是理论上的认识，或是经过别人的介绍，或是经由本书的知识，这种认识是在思想里，最容易获得，也最容易失落，因为易受环境的左右，也容易陷入道听途说，人云亦云的错误中。

（2）经验的认识；头脑的知识和理论，已经在现实的生活中得到了体验和证实。这种认识是付了代价（试炼）而获得的，所以比较宝贝和深刻，然而它仍然不是完美的，因为人的经历究竟有限，并且体验有时也会有错误。

（3）亲眼看见的认识；这是人的灵眼被打开，看见了那肉眼所无法看见的主。这又能使人超脱人间一切祸福、荣辱，使人仿佛如醉如痴地，只羡慕祂，活着一切都是为了祂，正如诗人说：「除了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了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」（诗七三 25），这种看见是圣灵光照的结果（弗一 16~17），也是人「清心」的赏赐（诗七三 1；太五 8）。如今约伯就是因为清心，被圣灵启示，看见了容美无比的神，难怪肉身的苦难就算不得什么了。

（4）更深地认识自己（四二 6）；约伯受苦如此的大，才使他认识自己，可见认识自己是何等困难。人所以不容易认识自己，其原因，第一是由于人根本不愿意认识自己。我们爱慕虚名，喜欢听谄媚奉承的话，厌恶忠实的责备，这些岂不是人人天然的性格？当我们去照相，若是摄影师技术高明，能将我们的容貌摄的比我们原貌更美，谁不夸奖这相馆，并将这并不真实的相片到处送给别人？若是相反，照相馆摄得我们那不加修饰的「庐山真面目」，谁不埋怨这相馆，并将这些「丑相片」深藏不露。人既不愿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岂不困难重重？

人不易认识自己的第二个原因乃是：人的真像被许多的「化妆」所淹没了。约伯从前的处境好，天资聪明，才能具有，经营顺利，身体健康，钱财丰富，儿女孝顺，朋友众多，甚至神为他的密友，虽说他的为人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，一点也不虚假，但是他为人的一切美德究竟能维持多久呢？究竟是否像爱他自己所认为的，是毫无瑕疵的呢？只有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取去，换言之，将他浓浓的化妆一一卸除，让他看看自己的真相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受苦时，神向他隐藏的原因。神静静地让三

个朋友攻击他，无理地定他的罪，祂也静静地容让约伯向祂埋怨，妄断甚至凶狠的批评；神隐藏得越久，他的原形显露得越清楚，至终来到神荣耀的光中，看见了神，再反观自己，真是为自己的丑恶羞惭得无地自容，他只能说：「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！」

神叫浪子认识自己以致回头，方法十分简易，只须使他一贫如洗，让他吃几餐猪食充饥就可以了。但神要使约伯让认识自己，以致使他可以面对面地认识神，却不是那么方便，因为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美丽中，没有什么值得他再去追求的了，因此神不得不借着撒旦的苦害，剥去他外表的容美，使他认识自己的真相，因而在神面前更加谦卑，火热追求那真正完美的生命。自然，我们也不当忘记，神也是借着这件事，使约伯那为人的正直，信仰的纯洁显明出来，作为历世历代信徒的榜样；神又给他一个荣耀的使命，以一个软弱之人的身份去羞辱那狂傲的撒旦；除此之外，神也是借着祂，将「义人为何受苦」之谜启示出来，用以安慰和鼓励所有为义受苦之人。神的意念何等高超和宝贵啊（赛五 8~9；诗一三九 17）！

## 第九章 疑团尽消，皆大欢喜（约伯记四二 7~17）

### 一、更深的友谊（四二 7~9）

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：「“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，七只公羊，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上燔祭，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。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。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”」于是提幔人以利法、书亚人比勒达、拿玛人琐法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。

约伯记中除了论及义人受苦的道理外，还包含了不少其他的宝贝教训。约伯与三个朋友之间的交友之道，也能给我们极大的帮助。这三个朋友都是大有智慧的圣徒，他们对受苦的朋友，绝不会袖手旁观，因而不但连忙前去安慰约伯，并且热心地本着自己对真理的认识去说明约伯，然而由于他们的肤浅，和主观武断，使约伯非但不得益处，也不感激，且反唇相讥，双方的感情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危机。有史以来，因为信仰观点的分歧，朋友反目成仇的例子，实在多得不胜枚举。如今神的显现，终于解决了约伯的问题，那么，神对三个朋友帮助约伯的行动，究竟作何评价呢？结果竟是神愤怒的责备！并且两次宣告：「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」（7~8）。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判语。他们的话语，对约伯而言，容或有不恰当之处，但是至少是句句为神辩护，高举神，而约伯的话不是常常对神傲慢，任意批评吗？神判约伯的话比他们的话更「是」，这是公平的吗？

神所以如此宣判，相信是根据两个理由：其一，神是根据人的处境看。神听人说话，不但是听他说些什么，并且还要看他在什么情况下说话。约伯说的话，按外表看，的确对神有些不恭不敬，但是三个朋友若是也落在约伯同样的境遇中时，他们将会说什么样的话呢？他们当时不知，但神却是知道的，必是比约伯更加不如。再者，约伯所说的许多狂言，都是被他们逼出来的，神怎能不责怪他们？

其二，神还察看人说话的动机和态度如何。约伯说狂言，乃是他寻求真理的挣扎，又是他要恢复

与神之间关系的努力；但是三个朋友却是固步自封，既不客观地了解约伯的言语和苦恼，又不虚心地在神面前求引导和帮助。约伯的态度是：「不知为不知」，他们的态度是「以不知为知」，神当然判他们不如约伯了。

那么，神是否完全否认他们的爱心和热心的价值了？不！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工，和你们为祂名所显的爱心」（来六 10），所以神在帮助了约伯之后，前来教导他们，并且设法挽救他们与约伯的友谊，又要将这些友谊带到更深、更美的境界中去。

神所采取的步骤如下：

1、神命三友认错；神要他们带七只公牛、七只公羊为自己献上燔祭，但是却是要到「约伯那里去」献，并且还要哀求约伯为他们祈祷，换言之，神要他们向约伯认错，并且以约伯作为他们的祭司，求神的赦免（那时尚无会幕，是家长兼祭司职分的时代）。按人看，这实在是令三个朋友十分狼狈和不堪的吩咐，不仅钱财破费，并且帮助人的，如今反成了被帮助之人所帮助的一一还要丢脸，他们是否肯顺命呢？若是常人，必难从命，甚至还可能念念不忘自己对约伯的「功德」，或批评约伯的态度恶劣，以抵销自己的错误。可是三位朋友却敬畏神胜过爱自己的脸皮，立刻顺从主命，按主的吩咐去行了。

2、神命约伯代祷；三个朋友曾无知的使约伯受了许多苦，现在看见神为约伯伸冤，并且将三个朋友的祸福交在他的手中，他是否不计前嫌？或是仍然耿耿于怀，甚至趁机报复？约伯也真够朋友，一见三个朋友前来认错，立刻前嫌尽释，毫不犹豫的为他的朋友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的愚妄，赐下内心的平安。

从神的吩咐看，三个朋友得脱神的忿怒，关键乃在于约伯是否饶恕他们；其实约伯重得神的悦纳，其关键又何尝不在三个朋友从心里宽恕约伯呢？经上不是明明记载说，当三个朋友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（不是三友）」吗？因此圣徒相交的重要功课之一，就是：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，是大有功效的。」（雅五 16）

主内的弟兄之谊，是建立在真理上，是从爱主敬畏主出发的，这种友谊不怕风暴的冲击，患难时不会消失，人的错误也不会造成破坏；友谊带来神的祝福，友谊也蒙神保守，越久越深。所以读了约伯记，我们千万不要因看了三个朋友帮在约伯，几乎导致「损人又不利己」的结局，就产生不敢去帮助受苦弟兄的消极思想。帮助弟兄，被约伯喻为「医生治病」的行动（伯十三 4）。要知道，是死不救的医生是有失天职，必被定罪有罪；再者，天下最高明的医生，没有一个不是千锤百炼得高明医术的。不肯实习的医生，才是真正的庸医。最好的医生，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过把病人医死的可怕经历，属灵的医生也是如此。不过在我们将病人无意之间医死之时，虽然会令我们汗颜心慌，然而并不至于绝望，因为在我们之上，还有一位「主治医师」，祂能把死人治活！所以让我们效法三个朋友的精神，热心去医治病人吧！

## 二、更美的结局（四二 10~17）

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（“苦境”原文作“掳掠”）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的兄弟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；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安慰他，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这样，耶和华后来

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。他有一万四千羊，六千骆驼，一千对牛，一千母驴。他也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叫基洗亚，三女叫基连哈朴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，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。他们的父亲使她们在弟兄中得产业。此后，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，得见他的儿孙，直到四代。这样，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

约伯从苦境转回的时候，不是他为自己祈祷的时候，乃是「为他的朋友祈祷」的时候。一个专心注视自己的人，是不可能从苦境转回的；也可以说，当他真的信而顺服的吩咐时，他就得以从苦境转回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以行为为证实的真信心，永远会看见神的祝福。所以神的工作常是这样：先解决我们灵里的问题，然后外面的问题很快便会解决了。

这时，可能是约伯的疾病突然消失，身体豁然痊愈了，环境的苦难也逐渐一一克服，许多在他遭灾时「突然失踪」的亲戚朋友，也纷纷出现，并且来到他家，与他一同吃饭，安慰他并送他礼物。人间冷暖有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。从古到今，不论中外都是一样，锦上添花的大有人在，雪中送炭的能有几人？（在此令人越发感到三个朋友的友谊可贵。）对于这些不须要安慰时的安慰，约伯的反应是怎样的呢？他没有轻看，更没有讥笑，因为他内心所有的，全是神的恩典，真正蒙恩的人是心胸宽广的，因此是快乐的，不会受世上人情的冷暖影响。

之后，神加倍的祝福临到他，一切失落的财富，不仅完全恢复，并且加倍。他又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似乎儿女没有加倍，事实却并非如此，因为事实上，他从前的是个儿女并没有失落，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他们的死亡，只不过是比父亲早一步安息在乐园里而已。因此，现在约伯有了二十个儿女，十个在神的乐园，十个在他的身边，这岂不也是加倍的福？在论到他头十个儿女时，圣经似乎比较着重介绍他的儿子，在他后来的十个儿女中，圣经却是相当注意介绍他的三个女儿了。她们是当时那一带最美丽、最敬虔的女子，神并且将她们的名字记载下来，让后世之人知道（可见她们的杰出，甚至胜过一切兄弟）。她们的名字是：

大姐名耶米玛，意即明亮之日（clear day），我们或者可以称她的中文名字为「美晨」。

二姐名基洗亚，意即桂花（cassia）或肉桂（cinnamon），我们或者可以称她为「桂香」。

三妹名基哈朴，意即盛画眉毛颜料之牛角（horn of the eye-paint），如此，我们便可叫她为「慧玉」了（按「慧」字似常与眼睛有关）。

圣经不单记下她们的姓名，并且记载说：「她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」（15节），这实在是旧约时代，一般女子很少有的幸福，可见她们实在是约伯的掌上明珠，约伯将她们看作与男孩子一样的平等和重要。

苦难之后，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，若是他的年龄也是加倍蒙福的话，那么他受苦的时候，十分可能是在他一百四十岁那年，如此，他一共活了二百八十岁；再不就可能就在七十岁时遭灾，这样，约伯一生的年岁便是二百一十岁了。他究竟活了多少岁？其实没有人能确定，也不是一件重要的事，我们能确定的是，他活到「日子满足而死」——走完了当走的路，成就了神要他所成就的事而离开世间。



## 尾 语

曾有人问，神为了造就约伯，因而容许撒旦苦害他。神如此行，对约伯言，虽可说是有此需要，但是对他的十个儿女，以及他家中的仆人言，岂非白白牺牲？神对他们岂不是太不公平？要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思想：首先，我们必须记得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，是一段寄居的日子，我们永远的归宿却是天堂或地狱。因此在这世上的时日或长或短，并不是顶重要的事，最重要的是，在这过渡的日子中，我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？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永远的归宿。

再者，神是全知的，且是绝对公平的，我们相信，当祂容许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，祂不仅衡量约伯的一切，也一定衡量过其他有关人物的一切，结果，祂决定容许约伯受苦，另外，祂也决定，约伯的儿女和其他的仆人在地上的路程已经行完，可以让他们进入永远的归宿里去。从圣经的记载看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约伯的十个儿女都是进入天堂的；至于那些死亡的仆人，若是已信靠了神，他们的归宿当然也是与约伯的十个儿女一样了。并且过了一百四十年，连约伯本人也来到这里与他们相聚。可见神并没有对他们不公平。若从永远的观点看，反而可说，他们比约伯早享受福乐一百四十年呢！

也曾有人在读完约伯记之后，表示遗憾地说：「仍然是以喜剧为结束，太庸俗了。」说这样话的人，可能忘记了本书是述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不是文学家虚构的小说。小说可以用文字的技巧，曲折的情节引人入胜，获得一时心理上的刺激和享受，但「事实」却是不许可捏造或歪曲的。我们承认，并非所有为义受苦的人，在今世都得到了像约伯同样蒙「加倍赐福」的收场，但是这种「最后得福」，却是在今世可以常常见到的事实（在永世则应当是必然的事实）！如果在今世，我们见不到，或许很少见到义人最后得福的事实，谁能相信天上真的有一位全能的、主持公道的神？谁肯相信在永世里再也没有罪恶和痛苦的可能？更何况约伯是一个古今少有的义人，神为了使了历世历代的人明白义人受苦的真相与其最后的结局，所以将他的经历作为一个典型，作为一切圣徒的安慰和劝勉，使他们在为义受苦时，大得力量，胜过撒旦，灵命长进，并且进入到更美的属灵境界中去。若是没有约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，相信必会有不少的信徒失去战胜撒旦的勇气，在为义受苦时，很快便会灰心丧胆了。我们不是看见有些圣徒，在读了约伯记之后，甚至都会有些惧怕过正直爱主的生活吗？所以约伯的事实被神记载下来，确有神无限的美意，祂知道我们信徒大多是软弱的凡人，但祂要藉约伯的见证，使这些凡人在「夜间歌唱」，在撒旦面前「软弱变为刚强，争战显出勇敢」（来十一 34）！我们当为古时有约伯这样的圣徒庆幸，更当向约伯的神（也是我们的神）而感恩！

本书是笔者于一九七九年五月，从远东返美后，继「生活见证」、「箴言分题研经」、「路得记阐微」之后，所完成的第四本小书。在这一年间，蒙一些爱主圣徒的关心和代祷，对这些弟兄姊妹，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。——焦源濂《炉灰中的懊悔——约伯记详解》